



SFW

科幻世界

本刊荣获世界科幻协会最佳科幻期刊奖

● 外星人邀请我

● 智 鼠

● 铁血人

● 假 如

● 行星巴士





●致读者●

尊敬的读者：“科幻迷的画”，热情希望科幻迷都来构思作品，描绘科幻形象，欢迎两类稿件：一、文字稿，用文字描述科幻形象，本刊特约美术家作画：二、美术稿，彩色稿发封面。封底：黑白稿发封二、封三，希望写少量文字加以描述。来信，请在信封上写“科幻迷的画”字样。

外星斗士

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发生在宇宙深处的战斗

谭兵画
广西灵山县灵城镇



龟 背 树

龟背树 / 它是会长水果的动物 / 或是会走路的植物 / 它不是外星的来客 / 它是遗传工程的产物 / 科学家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字 / W—2 复合物。

魏玉生 构思 (新疆省呼图壁县芳三场二连)

李福兰

绘画 (新疆省呼图壁县芳一场二连)

阿 旺



科学文艺双月刊

1991年

第6期 (总第73期)



第四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 行星巴士

袁英培

宇航员在火星上发现了金字塔，他从金字塔洞开的门走了进去，火星智慧生命用意念告知他：向前走吧……突然，强烈的震荡和光爆使他失去知觉，醒来时才发现已置身于月球。原来，正如乘坐行星公共汽车，一瞬间他已通过时空甬道完成向另一时空点的过渡。

• 智鼠

崔金生

一只高智商试验老鼠白十三从实验室逃走了。繁殖力强盛的鼠若拥有超人智慧，人类将成为鼠类的手下败将。在人鼠较量中，智鼠巧布迷阵，几番捉弄学者。本文轻松幽默，叫人忍俊不禁，结果更出乎意料，值得一读。

• 铁血人

绿杨

奇思·奇遇

• 被外星人邀请

潘英忠

几组被外星人邀请的案例读来奇特有趣，叫人不得不信，更令人浮想联翩：说不定哪天，外星人将邀请你……

川少杯校园科幻

• 无题

程悦

• 星星蛋

巫雪松

奇思闪烁

• 亚当·夏娃的归来

舒明武

• 塑像星球

舒明武

外国科幻小说

- 假如 [美] 阿西莫夫 著
孙维梓译 21

诺曼和丽薇乘火车去度假,在车厢过道里,碰到一位神秘的假如先生。从他手中的毛玻璃片中,诺曼夫妇看到了他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假如他俩没结婚。

生活中的假如太多了。本文轻松幽默,颇富生活情趣。用科幻小说新颖的手法来描写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读来别具风味。

- 绝密:野玫瑰计划 丛马 编译 57

一发特殊炮弹在美国上空炸裂,降落伞拖着生物速死剂QD缓缓坠落,一旦病毒扩散,整个华盛顿、美国,甚至美洲将成为最新式生物武器的牺牲品。谁是制造生物武器的死神?答案隐藏在几十年前的一粒最高军事机密背后;依阿华号战列舰为何要向华盛顿开炮,请翻开野玫瑰计划蓝本……

- 另当别论 [美] 波尔 著
孙维梓 译 53

新·奇·趣

- 宇宙植物入侵地球 ·雪人成了救星
·超越时空的人 ·凭特异功能探金矿
陈明洁 编译 44

科幻画

- 幻想火花 舒明武 文
程国英 画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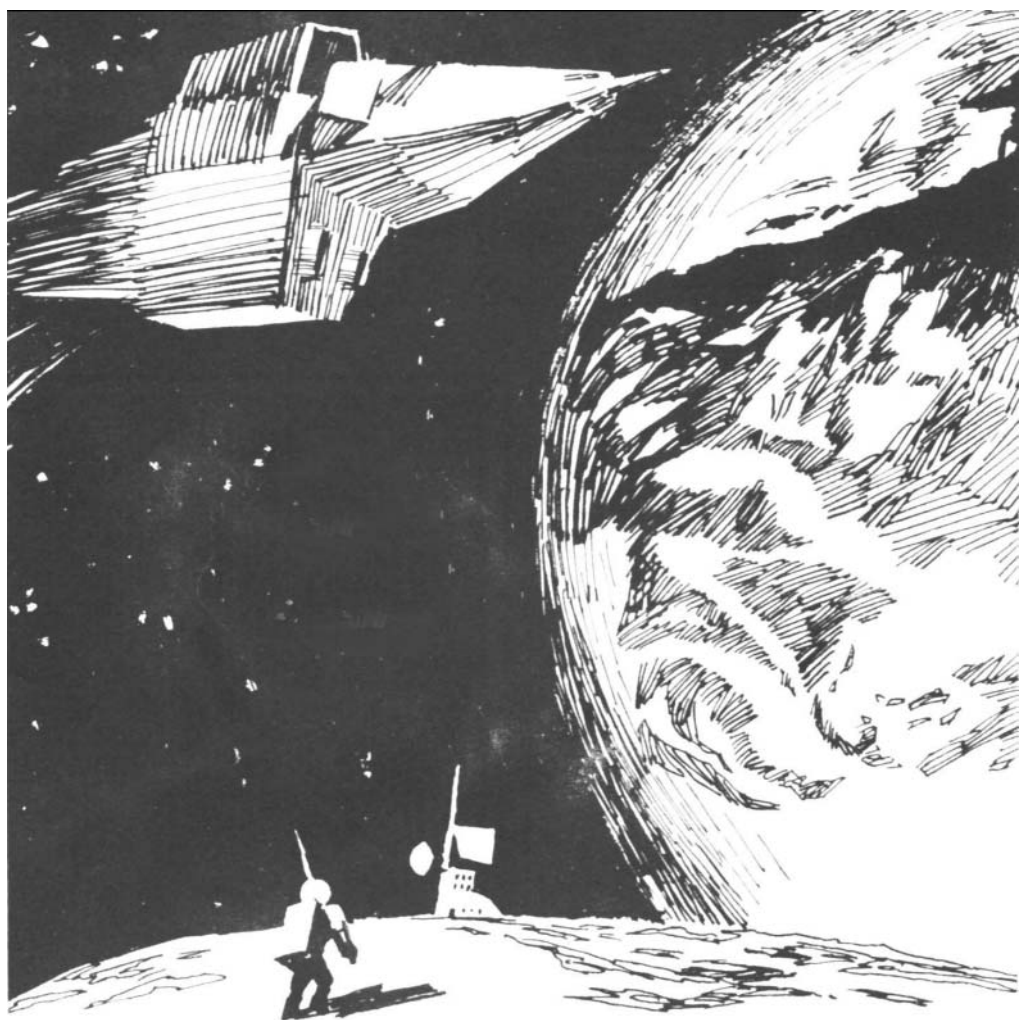
《科幻世界》1991年1—6期总目录 79

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启事 80

语 丝 39

下 期 要 目

- 复制希特勒
- 长平血
- 阴暗的组装
- 波娜姑娘突变
- 萎缩的人
- 罕见的脑袋炸裂
- 捕飞碟
- 穿越死亡谷



行星巴士

●
●
●
●
●
●

袁英培

麒麟号行星飞船划出一个新的椭圆，又一次从火星的阴影中升起。

指令长齐中路一动不动地坐在操纵椅上，只有眨眼和偶尔错错腮帮子这些动作表示他醒着。自从飞船进入通讯盲区以来，他一直保持这种雕像般的姿态。

留在飞船上的另一个宇航员王彬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刚转过头来又知趣地闭上了，他不想再讨一个白眼。他知道指令长心里不痛快，而且，这种不痛快的程度还在与时俱增。是呵，他偷偷叹了口气，同样熬了几个月，人家这会儿在火星的红砂土上尽情溜达，就咱俩只在轨道上绕圈圈。人比人，气死人哪！王彬忽然觉得心里堵得慌。

飞船上方，阴影边缘的那道淡紫色弧线越来越宽，无力的阳光正竭力点燃稀薄大气的顶层。忽然间，从那玫瑰色的火焰中窜出千万条绿色小蛇，它们画出杂乱无章的直线，隐隐绰绰，倏然出没，这是火星特有的太阳光激励激光辐射。一个怪家伙从火星背后钻了出来，几乎每一刻都在改变着色彩和形状，它摇摇晃晃地扭动着快速爬高，仿佛一个幽灵在跳着诡异的独舞。火星内侧卫星的这副尊容，无怪乎被西方人称为“凶神”。

第一道打在眼帘上的阳光令齐中路眯起双眼，他稍稍移动一下，继续追视着“火卫—1”，直到它隐入飞船下方。现在，飞船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月亮，“火卫—2”仍然慢悠悠地在高空中散步。沐浴在朝阳下的火星如同一个巨大的南瓜，而太阳像是只桔子挂在一旁，四个星体组成了一幅无比奇妙的异星风光。齐中路的眼睛不够使唤了，尽管已经围着火星绕了这么多圈，这种景象还是第一次看见，他陶醉了。

“讯号来了！”王彬兴奋地大喊了一声。

齐中路立刻将眼前的异星美景忘得干干净净，通讯比一切都重要。何况此刻屏幕上正展示出震撼人心的图像。

几小时前吸引住所有人——轨道上与火星上——并使他们心神不安的那“东西”，现在已实实在在的矗地在登陆小组的眼前：那近于完美无缺的对称的四棱尖锥体，在远处那些底径超过一千米的庞大沙丘衬托下，显得那么玲珑秀丽、典雅庄重，和地球上那些埃及法老以及玛

雅人留下的奇迹又是多么相似！

齐中路和王彬都屏住呼吸，好半天无法移开视线。片刻之后，就连齐中路也失去了自控力。王彬吃惊地看到指令长忽然跳了起来，更使他大惊失色的是：一向严谨的指令长竟然可笑地飘在舱顶下手舞足蹈，嘴里还急促地咕哝着什么。他不敢肯定指令长在骂娘，不过有一句他听得清清楚楚：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奇迹！奇迹！”履带步行车的吼声早已停歇，肖野仍愣愣地凝视着它。除去这两个字，他想不出别的词句。但是他相信：他们突然间成了整个人类中的最幸运者，此时此地，远在一亿公里外的地球上，至少有几万个人情愿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只要能和他交换位置！

那奇迹就在眼前。一座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巍然俯视着红色的荒原。尽管披裹着厚厚的砂尘，依然显得那样威严，使这些征服宇宙空间的人类精英，体会到一种难以克制的，敬畏的压抑。毫无疑问，这是出自于高度智慧的人工建筑，正在火星的几乎是永恒的荒寂中，讲述着一个横跨远古和未来的梦。

肖野的沉默持续得太久了，在激动万分的同伴看来，组长的表现有点不合时宜。急性子的费小舟向步行车驾驶员袁幻挤了挤眼，故意提高了嗓门：

“我说小袁，你看我们是先向火星法老致敬呢，还是念念阿里巴巴的咒语？”

“咒语……噢，对！”肖野一阵内疚，不该如此放纵自己。他轻松地笑着说：“先大叫三声‘芝麻开门’！然后，就等着检阅火星法老的欢迎仪仗队吧！”他伸手去拿头盔，转而命令道：“过去看看！袁幻留在车里。”

“要不要把车靠近点？”袁幻问。

“不用。保持全景摄像距离，让地球看得清



楚些。注意多和解欣通话，他一定很寂寞。”说着，肖野走向车尾部的压力过渡室。

登陆小组的第四名成员留在二号地区了，那里安装了一台自动定向天线。当探险家们离去后，步行车将自动在火星上漫游，如果不出意外，今后的三年内，这台天线将把步行车探测到的所有信息发回地球。调试时发现程序控制系统似乎有点毛病，这么一来，电脑专家就只好舍弃在火星金字塔旁留影的机会了。

肖野和费小舟先走近金字塔的一条棱线，然后分别沿着底边向前探索。他们走得很慢，虽然火星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沉重的宇航服仍使他们步履蹒跚。小心谨慎当然是慢慢前进的另一个原因，尽管经过所有地球科学手段的检试，毕竟这是座异星建筑。

金字塔建在约两米高的平台上，这一点接近于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遗迹，不过塔身似乎完全是埃及式样的翻版。塔基平台的两边各有两道宽大的阶梯，被砂尘堆积成陡峭的斜坡。

肖野决定到平台上去看看，但爬上那斜坡却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手脚并用，沿之字形路线登上平台时，已是大汗淋漓，不得不稍停片刻，以便宇航服内的微循环系统调节温度。这时他发现两道阶梯之间的平台凹进去一些，与整个塔基不在一条直线上，而且凹进去的这部分没有垒砌痕迹，像是一块整体。

“哎，老肖，有点怪呀，这上面覆盖的砂尘还不到四十厘米，好象跟它的年龄不太相称……”头盔中传来费小舟迟疑的声音。

肖野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也注意到砂尘不如想象的那么厚，却未和金字塔的年龄联系起来。计算机按模糊逻辑推算出它建成于近两百万年前，虽然这一推算的不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区区四十厘米的覆盖层也太少了点。

“大概是……尘暴的缘故吧！”这种解释，肖野自己也不相信。费小舟咕哝了几句什么就不作声了，这使他很高兴。

留在车上的袁幻正忙着另一件事，他兴高采烈地叫道：“组长，请转过身来，我要拉一组特写镜头。前无古人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宇航员站在火星古老文明的遗迹上！咳……可惜头盔面罩反光……对了，即兴演说几句怎么样？”

“算了，还是给人们留下些想象余地吧！”

肖野不想讲话，当然了，若非廿世纪末的那些重大太空事故阻拦了美国人和苏联人，大概也轮不到他来占领这一历史性地位。但毕竟是他们成了开发火星的先驱者！激动与自豪是理所当然。不过眼下，他的思绪已飞得老远老远，金字塔竟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妻子，作为一个狂热的考古学家，她此时说不定也正在美洲的哪座金字塔上爬上爬下。一阵柔情涌上他的心头，他急忙摇摇头，哑然失笑，要是让那俩小伙子知道，还不把他笑个半死！

肖野慢慢往前走，再一次被这座建筑的宏大所折服。看来古人们都偏爱巨大的东西，连火星人也同样如此。记得妻子曾讲过：埃及法老们把金字塔作为陵墓，希望生命在另一个世界中得以复活延续；神秘消失的玛雅人将金字塔作为天的祭坛，期待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启示；那么火星人的金字塔是何而建？又怎么会如此相似，就象两滴水一样？如果象有人推测的那样，金字塔是外太空过客留下的某种标志，这些外太空人又为何在不同年代、不同星球上建造同样的东西？

一声惊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门！一道门！我的老天……通向里面的！”

足足过了五秒钟，他才理解了费小舟叫声的含义，宇航服突然间显得毫无份量，他只用几秒钟就跑完了刚才还需要几分钟的距离。

另一侧相同的阶梯之间，凹进去的部位果然有一个矩形门洞，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个完美的黄金分割。

费小舟不安地迎着他说：“这门可有点古怪。”

“古怪？”

“你往里面看，往下看……”

肖野小心地走近些，打开头灯，光柱下只见一条狭窄的甬道从门口向里延伸，直到隐入浓郁的黑暗深处。最先出现的感觉是：甬道异常清洁，几乎纤尘不染，而门口的砂尘如刀切一般，一粒也没有掉进去。照常规，至少应该有一些砂尘滑落。

“一开始我肯定没有看到它，就象……就象突然冒出来的……”费小舟的声音有些发颤，这在他可从未有过。

肖野疑惑地皱起眉头：“你到底想告诉我什

么?”

应声赶来的袁幻忽然从车里插话：“组长你忘了？我们在车里曾绕着它转了不止一圈。”

不止一圈……肖野脑中犹如电光一闪，心脏霎时间停止了跳动，他惊呆了。刚才并没有发现这道门，本来并没有门，它是刚刚打开的！为他们而打开的！

“……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出任何合理的结论，因此我们也无法作出任何决定和建议，非常抱歉，看来只能由你们自己判断和决定……”

齐中路苦笑着关闭了接收机，转过身来，对王彬耸了耸肩膀。说心里话，地球的答复早在意料之中，请示和等待只不过执行规章制度而已。

“好吧，球又回来了。”

数千公里外传来肖野瓮声瓮气的声音，旁通电路也使他得到一帧同步音像。齐中路抬眼望去，正好遇上屏幕中那双坚定而又满含兴奋的目光。两人通过屏幕对视了一霎，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金字塔之门促使他们再次进行了一番徒劳的尝试：无论是各种波长的无线电信号，还是用激光反复打出的数阶序列都如同石沉大海，所有那些极灵敏的传感器，也检拾不到任何最微量的波或辐射。不过，这些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答案必须到里面去找。

等地球回电的间隙，分置三处的麒麟号六名乘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讨论。

“从表象上看，这道门也许受制于某种古老的触发机构，很多古代帝王的陵墓都有这玩意。”费小舟推测着。

“有可能。不过我们是不是再作些更复杂的设想？”王彬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袁幻说出了大家的疑问：“古老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但是那里面比阿舟结婚时的新房还要干净……你别瞪眼。承认不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好，谁愿对此作出解释？”

“……如果金字塔的主人或者管理者——比如说一部超级电脑，认为打开这道门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姿态，甚至是一种挑战！那么我们现在的表现就有点……”解欣出语惊人，使宇航员们面面相觑。

最后由肖野的几句话结束了讨论：“宇航事

业本身就包含着冒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未知数一推了之，我相信没有谁愿意让全世界的人耻笑我们！”

决定已经作出，一切也都准备停当。

出现在那个神秘门洞前的只有一个身影。肖野以不容置辩的态度决定：第一个进入未知的是他自己。假如一切正常，费小舟将相隔五分钟后进入，在这期间，费小舟不得离开步行车。

齐中路把高领衫的领口拉了又拉，他觉得有点儿透不过气来。肖野面对的，毕竟是另一个难以想象，因而更显得吉凶难卜的世界。

屏幕上突然现出的图像令人目眩：甬道仍保持着门的高度和宽度，被头灯照亮的部份象紫铜板般熠熠发光，灯光与黑暗的交接处却血一般深红。随着肖野的移动，甬道仿佛一条被黑暗冻僵的斑斓巨蛇正在复活般微微颤动。齐中路忽然产生一个怪异的联想：这条甬道更像是一条宇宙巨兽蠕动的食管，那黑暗的远方就是……他急忙摇摇头驱走这种感觉，太荒唐了！

漫长的三分钟过去了，肖野已前进了近三十米。

“……这里的建筑材料好象有些不同，大概已经进入金字塔的内部结……别忙……我觉得前面似乎有亮光……”肖野的声音低低的，如同发自很深的水底。

齐中路还来不及领会，注意力就被袁幻吸引过去：“指令长，磁力仪出现偏移！幅度很小，但我肯定磁场正在增强！”

“什么？”齐中路心头一颤，“磁场源？”

“无法测定！指针像风车样打转……肯定就在附近……现在偏移量加大……直线上升！直线上升！哎呀！简直是发疯……”袁幻有些语无伦次了。

齐中路紧张地再向肖野的屏幕看去，不禁呆住了：又粗又黑的磁力干扰线，正伴着不祥的低啸声扭动翻滚。不过最使他惊惧的还不是这个，透过迅速变窄的磁力线格栅，他生平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眼睛：那条黑森森的甬道，正笼罩在一片无法描述的、超自然的光芒里。

“老肖？肖野？肖……”他突然住了口，恍若大梦初醒。肖野发出的电子讯号明显受到更强的干扰，先是音量，现在是图像，磁场源肯定就在金字塔内！甬道的亮光显然出自某种场致发

光效应，金字塔真的复活了！他的心猛一沉：过强的磁屏障将拆毁一切波和电子脉冲，和肖野的联系必然切断，如果磁场强度继续增加……

“袁幻，把车开近门口，发光爆信号，让老肖立刻返回！快点！”齐中路大声吼道。屏幕上那条该死的甬道已经完全被磁力线“吃”掉了！不仅如此，现在从自行车发回的图像也开始滚动起磁力波，袁幻以及费小舟呼叫肖野的声音就像啾啾鸟鸣。最坏的情况正在发生。

齐中路充血的眼睛紧盯着越来越难分辨的屏幕，勉强看出袁幻正驱车前进，近了，更近了，停在门前了！他举起颤抖的拳头擦去睫毛上的汗水，喃喃出声：

“但愿还来得及，老天保佑……只要他退回车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

就在这时，显示屏上迸出一道亮光，粗大的黑纹最后扭动了几下，然后，只剩下一片杂乱的光点，紧接着控制舱里的电讯设备一齐尖叫起来。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突然出现的强大磁场切断了登陆小组与麒麟号的联系，这座古老的、来历不明的金字塔果然显示出巨大得难以想象的可怕力量。

齐中路的心往下沉去，一直沉到无底的深渊。透彻肺腑的寒意包围了他，似乎谁把他推入舱外的太空。一帧不愿回顾的图像偏偏死死纠缠着他：

图像完全消失前的瞬间，那座金字塔似乎正在坍塌……

对步行车里的人来说，后来的一切都象是离奇的梦境。

袁幻正准备发射光爆信号，突然发现那个矩形门洞往后退去；自行车正自动地离开金字塔。他本能地去按电钮，却发觉自己的身体根本不听大脑的指令；他想命令计算机自动操纵，可是根本发不出一丝声音；组成他这个人的一切细胞，似乎都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只留下一丝缓慢的思维，孤立地在虚空中飘荡。

费小舟同样如此。他正走向辅助操纵台，一条腿还悬在空中，于是就保持着这种姿态。

由塔顶开始，成吨成吨的砂尘从金字塔身剥脱下来，汇成一道赤色巨浪，缓缓地流向四面

八方。驱使它们的神秘力量同时抓住步行车，使这辆高 2.7 米、宽 3.5 米、长达 9 米的钢铁堡垒，如同一片羽毛在砂浪中翻转滚动。整个过程中，牛顿第三定律并不存在。无论倾斜还是倒悬，宇航员们和一切物体，就象被胶水粘固在原位。这股神秘之力显然牢牢控制住了所有物质的每一个原子，只有少许的思维活动除外，看来思维过程并不都是细胞原子的运动。

一切静止时，自行车已掩埋在刚刚出现的弧形沙丘中，两个丢魂落魄的宇航员发现一切恢复了正常，就象刚发生时那样突然。他们好一会儿仍不敢动弹，直到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肖野。

意志和力量回来了，紧张的忙碌重新开始。通讯屏幕仍是一片空白，电子设备发出的各种怪声不绝于耳，一切全靠手动机械操作。他们都尽量避免眼光接触，但多年严格的训练早使得一切配合默契，几分钟后自行车已钻出沙丘。原来他们被推开的距离并非想象的远，仅仅十来米。

“啊！”袁幻和费小舟一齐发出惊呼。

面对着他们的，是一座崭新的金字塔！

从塔基平台到直戳云天的塔尖，每一级台阶、每一条石棱，甚至每一道接缝，都干干净净，没有一粒砂尘。阳光斜射在塔身上，给向阳面铺上一层炫目的黄金；又从转折处开始，将背阳面渐渐染成一片殷红。无论怎样苛责的眼光，似乎也难找出它有任何损伤，简单点说，这座金字塔就像昨天刚刚竣工！

他们立刻发现，那道门消失了！

无论他们怎样搜寻摸索，那凹进去的部位也找不出任何缝隙，那道门就像是一个幻觉，无论他们怎样呼喊、拍击，都听不到肖野的回音，那道关闭了的门同时关闭了通向这个世界的一切。金字塔傲慢地抖去身上的赘物，连同靠近它的地球人的最高科学成就，只留下了敢于冒犯它内部的地球人的代表。

费小舟和袁幻都不敢肯定的一种感觉是：当他们将手放在塔基上时，似乎从金字塔内传出一阵阵低微的、连续不断的振动。

齐中路终于可以登上火星了，然而，他宁愿一辈子待在火星轨道上，也不愿出现这个机会。

按照“紧急一意外状态”程序，现在他可以——也必须离开麒麟号，去与登陆小组会合。行星飞船都备有两个小型登陆舱。但迄今为止的宇航史上，还没有过因乘员失踪而启用的先例。麒麟号又创下一项新的“第一”。

正是这项“第一”使齐中路心里灌满了铅。丢了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着九次太空飞行经历、国际宇航界名声显赫的齐中路还有什么脸回去？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脚下那座高逾二万米，闪烁着七色彩光的奥林匹亚山上！更何况失踪者还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从中学时代帮对方打架，到宇航学院周末舞会上追姑娘，他们可一直都是共进退的铁哥们。

他轮流将九个发动机开到最大功率，拼命消耗着燃料，反正这个备用舱再也不会离开火星。他放弃了标准的螺旋降落，而是沿着一条不能再小的抛物线急速坠落，幸亏火星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二百分之一。

“指令长，你的进入角太小了。”王彬小心的提醒着，他一直通过麒麟号的摄像头追踪着备用舱的降落。

齐中路没有回答，他正忙于和登陆小组通话：“二号地区，准备好工具车，我大约十分钟后着陆。五号地区听着，我再重复一遍：不许采取任何行动，谁要是轻举妄动，我送他上军事法庭！”

天哪！费小舟和袁幻救人心切，竟准备用激光向金字塔开战，把那个突然消失的门洞再切割出来。万幸的是，虽然金字塔瞬间显现出的强大力量波及到数百公里之外的高空，使麒麟号的计算机全部失灵，但仅仅持续了十几分钟，难以想象的强磁场一下子衰减到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刚好来得及在那俩愣小子行动前阻止他们。一旦激怒金字塔，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丢一个人已经够了。

其实齐中路很清楚：他的到达恐怕根本毫无用处，除去亲眼证实一下目前的处境，他还能干点什么？不过在他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一线希望，火星此行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奇迹，焉知奇迹不会再现？再说，凭着二十多年的深厚情谊，如果肖野此生画了句号，会有一种心灵感应的，他坚信。

突然出现的亮光刹住了肖野的脚步，一种混合了警惕、惶乱和激动的复杂感觉充满心头，和那道门一样，光芒的出现也不会是无缘无故。他屏息凝神，只见一团微光渐渐扩展增强，颜色也随之不停地变化，粉红、淡黄、浅蓝、乳白……令人目不暇接。那光芒并不直接照射过来，却像浓雾般向他身边弥漫。他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流动的光包围了自己，宽慰地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

转眼之间，黑暗的甬道已变得清晰可见，而光度还在提高。肖野忽然觉得有点安静过份了，耳机里一片沉寂，连惯有的“劈啪”声也听不到。他不安地呼叫了几声，耳机仍然沉默，情况不妙！他猛地转过身来，顿时像被谁重击了一记直拳，连连后退好几步，门呢？这柔和而诡谲的亮光使甬道尽头处一览无遗，但是那道门呢？

心慌意乱之下，肖野跌跌撞撞地跑起来，途中还摔了一跤。曾把他放进来的那扇门确实不在了，被谁关上了。他失神地背倚着石壁，努力镇定了一下，向着亮光初起的那一端发问：

“你们是谁？这样做有何用意？我们是地球人的和平代表，怀着真诚的善意，希望我们之间不要产生误会。”

他嗓子干得冒火，这几句话似乎用光了全部唾液，但愿他的声音不要发颤。侧耳倾听了一会，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不用说回答了，连自己说话的回音都没有。

又经几番徒劳的努力，肖野终于断定：这里面不可能存在任何有理智的生物。这么说，果真像费小舟说的那样，自己是撞进一个古老然而有效的捕兽机？二万年前的设计者再也不会想到：最终落入圈套的竟然是来自异星的生物！果真如此，岂不是永无脱困之望？能建造如此先进产物的科技水平，地球人是远远不能抗衡的。再说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而随身携带的氧气节省点用，大概还能维持四小时左右。

他无力地坐了下来。紧紧咬住下唇，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恐怖，什么是孤独。他用尽所有理智的毅力，才克制住想大笑，想大哭，想大喊大叫以求发泄的疯狂欲望，面对另一种文明——即便是有生命的文明遗迹，至少他将保持地球人的尊严。

背后传来一阵颤动，起先他以为来自宇航

服，但很快就确定是塔身在难以觉察地持续颤动。他坐正身子，等着看这个老陷阱还有什么花招。突然，两耳感到一阵针刺般的疼痛，他举起双手，却被头盔挡住，他只好张大嘴巴喊叫。只过了几秒钟他就明白了：是次声波。疼痛越来越厉害，实在坐不住了。他只好站起来。嗯，似乎好一些，但接着又开始逐渐加剧，直使他站立不稳，向前趔趄了两步。咦！走动时内耳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这可恶的次声波不允许原地不动。

一股愤怒之涛几乎冲破肖野的胸腔。他大步向甬道深处走去，好吧，我倒要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名堂，与其耽在这儿受罪，不如把这次探险行动进行到底。

说来也怪，当他大步行走时，疼痛竟完全消失，这种现象使他渐渐冷静下来，他发现在他所经之处，场效光就变成幽幽的蔚蓝色，走过之后又还原成原来那种无法形容的色调。三十米以后，显然有几条岔道分别通向两侧，但无一例外的漆黑一片。在大约四十五米处，一直保持15度上坡的甬道转成水平，并且成扇形拓宽，光线也格外柔和明亮。肖野停住脚步，深深吸了口气，借以平定愈来愈快的心跳，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正在这时，一个清晰的意识突然进入他的脑海：

“向前来，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肖野吃惊地瞪大了眼，这个外来的意识是如此强烈，毋庸置疑地表明：这儿存在着另一种智慧生物！从金字塔的一切到直接进行意识交流，他们显然来自更高级的文明。那么，他所遇到的一切都是这些生物的故意安排？目的何在？

“是考验，一道必要的程序。”又一个意识波出现。

考验？程序？考验什么？一个人面对绝望的表现和应变能力吗？肖野暗庆刚才没有表现出歇斯底里或者精神崩溃。假如他通过了考验，那道门会重新打开吗？

“你通过了考验，但是那道门已经不需要。向前来，还有其它的途径。”

肖野心中千回百转，思绪万千，犹如一团乱麻，急切间理不出头绪来，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他毅然走向前去。

扇形的甬道出口面对着一个相当广阔的大

厅，大厅里空空荡荡，他的视线立刻被吸引到大厅中央，一座透明的、三米来高的小金字塔，在只有三级台阶的同样小巧的台座上，闪烁着迷人的蓝光。而正对塔尖上方的极高处，倒置着一个同样的四棱锥，它们的顶尖遥遥相对，如同互相间的倒影。

似乎被催眠了，肖野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毫无阻碍地进入到金字塔中央。原来它只是蓝色光芒组成的影像，真不明白光怎能构成如此固态的形像。朦胧的意识中，肖野感觉到脚下的台座无声地升起，直到两个光锥连接。一片强烈的蓝光从脚下涌出，上升，在锥尖停留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然后，在耀眼的迸发中，强烈的蓝光进入了上面的光锥，沿着锥面向无限深远的空间射去。这一瞬间的迸发是如此明亮，即使肖野紧紧闭起双眼，仍然感受到千万颗星星在眼球上跳跃。猛然间，他的大脑一阵晕眩……

……肖野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缀满繁星的夜空！出现在心头的第一个念头是：原来那些火星人已将我送出了金字塔。但疑虑接踵而至：怎么忽然变成了夜间？他立刻发现星星的位置全都改变，星光也不再闪动，火星上哪来如此纯净的漆黑的夜空？我这是到了哪儿？

他试探着跨出一步，像踩在弹簧上似的，这一步足足迈出有两米之远，正踩在一块石头上，跌了个屁股墩。他惊讶万分地向四面张望，侧过头来，顿时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左侧，几乎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弯犬牙形的地平线上，一个巨大的淡蓝色的美丽星球，正以亲切而温柔的目光打量着他。对于任何一个宇航员，这星球都如同情人般熟悉：地球！

正是地球。而肖野此时所在处，只能是月球！

肖野木然凝望着地球，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疼得浑身一激凌，眼前情景依旧。不是幻觉，也不是梦，而是哪怕最荒诞的梦或者最疯狂的想象中也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越了一亿公里的空间，还有麒麟号连续飞行七个月的时间！

完全出于宇航员生存训练形成的本能，肖野检查着随身装备，好象所有电池都换成了新的，氧气储量变成了百分之百，但这些已经不会再使他惊奇。既然那些智慧生物——无论如何，



决不会是火星人——如此神通广大，那么他目前的位置也不会离人类太远。他仍然下意识地抬头四顾。果然，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一座微波中继塔的身影在地球的清晖中时隐时现。微波塔下就是地球人的月球基地，至于眼前这座属于阿尔发还是西格马基地。震惊过度的肖野根本没有去费心考虑，反正肯定是地球人。

按月面行走惯例，他双腿并拢向前跳跃而去。月面行动真是潇洒而又轻松，尤其在你什么也不去想的时候……

齐中路舒适地靠在椅背上，啜着饮料，遥望着愈来愈小的火星。再过些时候，它的两颗卫星将渐渐难以看清，连同那些天知道还有多少的神秘的奇迹，重新躲藏在暗淡的红色光辉里，直到下一艘地球飞船光临。袁幻曾浪漫地形容着逐渐远去的火星：蒙着红色面纱的神秘女郎以及两名拱随她的骑士。可齐中路却宁可把它看成一个挥舞着两只魔杯的红发巫师。不是吗，眨眼间把个肖野送到月球上去了，这巫师本事大着呢！

几个小伙子又在争论了，不用说，还是老题目。除去刚收到月球基地发来讯息的那几分钟，那时他们正一筹莫展地围着金字塔乱转，这消

息一下子把他们全给吓趴在粉红色的砂石上。然后论战就开始了，他齐中路不也曾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吗？只不过第二天他就退出论坛，他忽然发现这种争论有些可笑。

还是在宇航学院时，齐中路接触了一些关于谐振场和场共进理论，该理论推断：当两个甚至无限远的时空点按同一模式的结合场振动时，其波长处于谐振状态的瞬间，两点之间的距离为零，物质和能

量可以通过这一瞬间完成向另一时空点的过渡。肖野的经历似乎正符合这种理论。

也许金字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超导励磁圈或类似的东西，能够产生使局部时空点振荡弯曲的数百万高斯的磁场，缔造者在相邻的行星上建造相同的东西（人类迄今已在月球，金星乃至土星的巨大卫星上发现过它们的踪迹），从而使行星间的旅行比下楼买份报纸还要轻松。从它们的体积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可能这还只是早期的、原始阶段的交通工具，相当于人类的公共汽车。一想到这些行星间的公共汽车建成于二万年前，齐中路忍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齐中路扔掉饮料筒，重新全神贯注在麒麟号。谜底让科学家去探索吧，可以肯定，够那些狂热的家伙们忙活几十、甚至上百年的，他怀疑自己这一辈子是否能见到谜底揭晓。

更何况，地球上那些饱经沧桑的金字塔又如何解释？

麒麟号穿透黑暗的太空，向着太阳飞去。六个月后，肖野将到太空站迎接他们。这个幸运之神的宠儿！

图 吕树明

智 鼠

(一)

林荒急匆匆地走进主楼，他生平第一次走进这盛名远扬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大楼。他想不通那些躲藏在实验室深处的学者们有什么需要他的地方，须知，有资格走进这所科研所并受到主人欢迎的都是一些鼎鼎大名的专家。而他，只不过是一个十足的土包子，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只有头脑的猫。

一个年纪不大的学者在门前迎接林荒，他的脸色显得十分焦灼，流露出几分掩饰不住的惊慌。林荒不由得受到他的感染，诚惶诚恐，又忐忑不安地尾随他一边走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科研所坐落在城市东南角，有着上百年的历史，聚集了许许多多肤色各异年龄不同的科学家，很少有人确切知道那些科学家们在干什么。但是在市民之中流传着一些荒诞不经的传说，诸如月圆之夜常有几个大猩猩悄悄溜到街道上散步并用英语谈心等等。

穿过曲曲折折的长廊，林荒走进一间散发着浓烈烟味的房间。房间中，四个神情沮丧的科学家一见到他，同时发



45下
银河奖

崔金生

发出一声欢呼，扔下手中的香烟向林荒走过来。

林荒被拥到房中的一张沙发上坐定，那些天性严谨的学者们所表露出的与其身份不相称的热情使他受宠若惊，又尴尬万分，他们围着林荒转来转去，一个个欲言又止。

“我……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林荒感到自己过于紧张，学者们如临大敌的气氛无形之中传染了他。

“请原谅，林先生，”学者中一个白发黑须的老者踱了过来，“您能够应邀而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恕我直言，我们目前正面临着一桩最为棘手的事情，也许只有您才能使我们摆脱困境，因此，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我们可能的冒犯。”

“您是指……”林荒有些迟疑。

“关于民间对您的传说，有多少言过其实的成份，我是指你那奇特的天赋，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

“务请原谅我们近乎粗鲁的直率，”另一位秃头学者插进来说，“但是这关系着我们的命运，我的意思是，关系着人类的命运。”

“这决非耸人听闻。”第三个学者补充说。

“嗯，这个么，”林荒慢慢开口，“我可以跟你们这样说，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所讲的那些，毫无夸张，不过，我很怀疑这能否帮助你们。”

“能的，能的，”白发黑须老者急切地说，“如果新闻媒介的报道靠得住的话，那你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帮助你们？林荒笑了，尽量幽默地说，“我能干什么？总不会让我去替你们抓老鼠吧？”

“正是这个，正是这个。”秃头学者说。

“什么？”林荒目瞪口呆。白发黑须的老者走到林荒身边，他的声音突然压得很低：“昨天晚上，有一只白鼠从第二试验室中逃掉了，由于我们的疏忽，直到今天早晨我们才发现。我想你能够理解我们的焦虑了，如果那只白鼠逃掉而不能及时把它捕捉回来的话，那我们人类将面临危机。”

“逃掉一只老鼠？”林荒吃惊地张大嘴巴，“从试验室逃走一只老鼠？”

“是的，从第二试验室中逃走一只白鼠。”秃头学者强调着说。

“第二试验室？”林荒望着秃头学者，“那只

老鼠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不是一只普通的家鼠，它是从我们第二试验室中逃出去的，一只……嗯，一只用来做实验的白鼠。”不知为什么，说到这里，这位秃头学者有些语塞。

“我明白了，”林荒的脸上浮现出既渴望又恐惧的表情，“那只白鼠身上携带着新型病毒？”

“可以这样说，”学者之中那个一直没有开口的花花公子模样的说道，“这只白鼠所携带的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种，即使在整个宇宙中，也未必有比它更可怕的毒素。事实上，一旦它蔓延开来，以后统治这个星球的将不是人类而是老鼠。”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林荒失声惊叫，他被这可怕的事情吓呆了。

学者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还是那位白发黑须老者说道：“请你原谅我们的苦衷，此事一旦泄露出去，人类自身的恐慌就足以毁掉自己。当然，我们承认你有诘责的权力，但是我们希望，您能够在接受我们的第一项请求的同时，也接受我们这第二项请求。”

林荒沉默良久，嘶声问道：“可是那只老鼠已经逃走了一个晚上，也许它已经把可怕的毒菌传染开了。”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花花公子型的学者说。

“你肯定？”林荒怀疑地打量着眼前的学者。

“肯定，因为我们熟知这种病毒的特性，它对人来说毫无危害，但却能使鼠类变得强大无比。”学者之一回答说。

林荒狐疑地一个接一个地端详着学者们，推敲他们的言外之意。当确信他们绝无戏言后，他开口问道：“请告诉我，那只白鼠有什么特征？”

“除了它的臀部灼有一个阿拉伯数字 13 之外，就是一只普通的老鼠，没有其它特征。”花花公子型的学者抢在别人前说道。

“13？这是什么意思？”

“它是我们的第十三个试验品，”白发黑须老者解释说，“在它之前曾有过十二个实验样品，所以我们称呼它为‘白十三’。”

“白十三？”林荒站起身来，“这名可不吉利，要是没别的事了，你们领我去白十三最初逃走

的地方去看看吧。”

(二)

随着一声尖利的怪叫，一个年轻的女研究人员迎头向他们冲了过来，她一边没命地向前跑，一边惊惶失措地不时往后看，象是身后有持刀凶徒在追赶着似的。她慌不择路，一头撞进了文风的怀里，顿时，两人四仰八叉地同时滚倒在地。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文风狼狈地在地上摸索着，他被撞得头昏眼花。

“来了，来了，它们来了。”女研究员惊魂未定，没头没脑地胡乱喊道。

“谁来了？”文风恼了，话未说完，他的眼睛突然瞪得圆圆的。“天啊，”他低低地叫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走廊一端，一片白花花的东西象是地毯一样自动铺展过来，定睛看时，那竟是一大群难以数计的白鼠。

“渎职，这是渎职！”文风高叫道，“饲养室的负责人在什么地方？”

白鼠群已拥了过来，它们没头没脑、漫无目的地乱窜。

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嗡嗡的警报声，一大群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从各个房间里冲了出来，和白鼠群在楼道内展开了一场空前的遭遇战。

看着造反的白鼠被拖布轰回去，文风悲伤地叹了一口气。

“这有什么，”林芫宽宏大量地说，“老鼠嘛，又不是狗，不跑才是怪事。”

“我们还是走吧。”秃头学者建议说，“这里的善后工作有专人负责。”

“嘘，”林芫用食指堵住嘴，悄声说，“还有一只漏网的老鼠。”

“哪只？在什么地方？”学者们伸长脖颈，四处寻觅。

“在那儿呢。”林芫指了指一扇紧关的门。

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望了望门，问：“你看到那只白鼠跑进去了？”

“我不用亲眼看。”林芫不屑地回答说。

“什么？”文风用狐疑的眼神盯着林芫，仿佛是在看一只长犄角的猫。好一会儿，文风才走过

去，推开了门。

房间很大，很空旷，文风一眼就看到了白鼠。

那只白鼠正在一台终端机的键盘上跳来跳去，长长的尾巴有节奏地抖动着，象是在跳舞。推门声惊动了它，它警惕地回过头来，红红的小眼睛瞟了文风一眼，不慌不忙地在键盘上跳了几下，这才滑到地面，顺着—根缆绳爬上窗口。当它从窗口消失的最后一瞬，文风看到它臀部有一个不确定的痕迹。

“白十三！”文风失声喊道，他的眼前一片昏花，两腿无力，身子软绵绵地倚靠在门上。

此刻，他终于认识到：现实往往比所担忧的更可怕。

(三)

“我就是文风，你们接到电话了吗？”白发黑须老学者喘息着，他一边用手帕擦着额上的冷汗，一边向市图书馆管理员问。

“接到了，接到了，文老您这边请。”管理员殷勤地打着招呼，眼光却在随在文风后边的林芫身上打量着，他心里直犯嘀咕，这人怎么长得活象一只猫？

“不用了，”文风忧心忡忡地摆摆手，“现在，你就在这儿呆着，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不许大惊小怪，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市图书馆的管理员乖巧地回答说，“用不用我给您二位准备点什么？”

“用不着！”文风不耐烦地摇摇头，回头看着林芫。林芫从图书管理员身边绕过，径直向阅览室后边的书库慢慢走去。

走到散发着浓重霉烂气味的书库门前时，文风捏捏鼻子，对林芫说：“瞧管理员看你时的那副眼神。据说有一位心灵学家一口咬定你是一只野猫转世，是吗？”

“你们科学家也信这个？”林芫漫不经心地回答着，耳朵却竖起，似乎在专注地倾听什么。

没有注意到林芫的神态变化，老气横秋的文风还在喋喋不休：“姑妄听之了吧，你知道，我从来拒绝任何未加否定的什么，也从来轻易接受未被证实的一切，我的宗旨是……”“嘘——”林芫突然伸手止住文风的饶舌，他慢慢推

开库房的门，侧耳倾听着。

“你肯定它跑到这儿来了吗？”文风的脸上浮现着紧张与怀疑交错的神色。

林芫没有回答，他弯下腰，脱掉鞋子，然后慢慢向书库里走去。文风惊讶地发现，他的脚掌落地时轻柔无声，活像一只猫在走动时无声无息。

库房中没有灯光，一排排在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书本散发着浓烈的霉烂潮湿气味。林芫在黑暗之中身段灵活地穿行于迷宫似的书架丛中，他不用看就知道前面障碍物的距离大小以及如何轻盈穿越而不发出半点声响，这一奇异的秉赋得助于他那一双生得古怪的耳朵，因为他的耳朵具有发出并回收次声波、超声波的声纳功能。人们只是想当然地把他的本事归结于他具有一双象猫那样能够夜视的眼睛，其实，他的眼睛不仅不具备什么夜视功能，而且是高度近视加散光。

现在，林芫已接近了黑暗中的目标，但此时他意识到对方也已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于是他蹲伏下去，象是黑夜之中的一只板凳那样悄无声息毫无生气。

在长时间的相持状态中，林芫感觉到那只排号十三的白鼠已放松了警惕，又在黑暗之中肆无忌惮地发出了窸窣的声音。

“嗑书呢？这杂种！”林芫不动声色地想。

他悄然地又向前移动了一下，现在，如果他腾身而起，将轻而易举地把这只白鼠缉拿归案。然而，就在此时，他听见白十三发出了“吱吱吱”的鸣叫，这叫声所包含的极为丰富的情感色彩竟使林芫一下子陷入了惊讶之中而未敢轻举妄动。

在此之前，林芫曾经捕捉过数不清的老鼠，远胜于世界上任何一只猫。他对老鼠的习性了如指掌，能够分辨出老鼠们为传递信息所发出的任何声响，但是他却从未听到过如此怪异的鼠叫。这鸣叫声在黑暗中听来令人毛骨悚然，象是心怀诡诈的人在发出冷冷的嘲弄声。

“到底是科学家养的耗子呵，”林芫想。“就连他妈的叫声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

又静了片刻，林芫那弓起的身子突然一跃而起，在捕捉住那只至今未睹庐山面目的白鼠之际，他从喉咙里喷出一声尖锐的吼叫。这种尖

吼他已经养成了习惯，不是为了震慑什么，而是为了表明他林芫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只不吭不响的猫。

但是林芫未能如愿以偿。

他的耳朵虽然具有奇特的机能，但却无法保证他能够分辨出在他与白鼠之间悬挂在两只书架上的一张绳网。这张绳网面积并不大，系得也不甚牢固，但是却足以使腾跃在空中的林芫身体失去平衡。只发觉身体稍微歪了一下，林芫一头撞在一只高高的书架上，那只书架轰然倾倒砸在另一只书架上，只听得轰隆隆，书架依次倒下，书本一堆接一堆落在地面上，林芫那只普通的鼻子很快嗅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积年灰尘的味道。

“抓住了？啊，抓住没有？”

听到轰隆隆的声响，年迈体衰的文风象是一只听到枪声的兔子，一下子冲进库房，急切地叫喊着，却在黑暗之中一头撞在墙上。

老老实实呆在外边的图书管理员听见声音不对，急忙跑了过来，打开了书库的电灯。

林芫灰头土脸，从地上爬起来，他气急败坏。出师不利，这等于砸了他自己的牌子。

“怎么了？怎么回事？”望着倒伏的书架，成堆的书籍，呛人的尘灰，管理员又是心痛，又是恼火。

林芫拎起那张脏兮兮的绳网，左看右看，那还是一张绳网。“谁他妈的把这破网挂这儿了？”他粗暴地冲着管理员大声喊道。

“网？什么网？”管理员没好气地捏了捏鼻子，“谁也没挂那儿呵，你看那网脏的，都在角落里扔了好几年了。”

“呸！”林芫冲着地面吐了一口唾沫。一扭头，看见文风体面全失，风度尽无，捂着脑袋蹲在门口，林芫那股气一下子又涌了上来：“你说你，不在你的实验室里呆着，跟我来起什么哄？”

“怎么了？是我把它吓跑了吗？”文风的声音竟然带有一丝哭腔。

看着文风这位已习惯于受别人尊重的老科学家的可怜样，林芫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下来，火气也就消了不少，他撇下文风，转身在书堆里翻腾。最后，他捡起一本书，左看右看，又闻又翻。

没错，刚才那只白鼠就是在啃这本书，可令林芫不解的是，这本书完好无缺。

他对着灯光翻开一页，那是美国科普作家希克尔·艾雷编写的《鼠类世界》，一本介绍老鼠的种类与生活习性的小册子，林荒对此烂熟于心。

怪哉，白十三躲在图书馆里是看书来看！

(四)

白十三从实验室中逃掉之后的第三天，中午时分，林荒带着文风来到了市中心公园的湖边，躲在与湖水只有一条石径相隔的矮树墙后边。昨晚铩羽而归，致使林荒的自信崩溃于瞬间，他已意识到此行非同以往，真后悔接下这桩倒霉的差事。他的沮丧无可避免地传染了文风，使得老学者的脸上布满了灰颓的气色。

“喂！”长时间的静默之中，文风终于打起精神，开口叫道。

“嗯？”林荒吓了一跳。

老人伸出一只手：“带着它，你觉得，能……能有几分把握？”他的手指着林荒怀中的一只体态雄健的大狸猫。

“我们，是朋友。”抚摩着狸猫，林荒面无表情地说，“你们那只老鼠有些……嗯，有些精怪，我必须考虑周密一些，以防万一。”

文风长叹一口气，搔了搔头，他意识到林荒在对白十三的追踪之中已有所领悟。他现在必须同林荒做一次坦率的交流，从而取得林荒的谅解与合作。

他转过头来，发现林荒正蹲在地上，已脱掉了鞋子，那只大狸猫蹲坐在一边竖起双耳，同林荒一样，作势欲扑。

文风四处张望，只看到在风中摇晃的矮树和绿色的草坪，以及碧波荡漾的湖水。

林荒对文风作了一个伏下的手势，然后扭回头，以他那独特的姿势向前移动了一步，又一步。这时他嘴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嘘叫，那只大狸猫如同得到指令的猎狗，箭一般地向前窜出。身上的毛一根根有如钢针般竖立，嘴里“咻咻咻”地喘着，突然，狸猫的眼中射出一道威慑性的光芒，一声吼叫把屏心静气、专注观看的文风吓得猛一哆嗦。

“喵呜——！”

不知从何处钻出来的白十三被突然出现的

敌人吓呆了。

“咻咻咻……”狸猫胡须倒竖，气势汹汹，逼向白十三。

林荒和文风躲在一边，紧张得气都喘不上来。

在狸猫的威慑下，白十三可怜巴巴地伏在地上，眼看着它就要成为狸猫的美点了。突然，白十三的眼珠滴溜溜地打了个转，它猛地直立起来，后腿落地前爪高抬犹如人之作揖一般，冲着狸猫吱吱大叫。

狸猫大吃一惊，一下子愣在原地。未等狸猫从惊讶状态中清醒过来，白鼠已迅捷地窜跳起来，仿佛一道白色的闪电，从狸猫四爪之下的空档中窜出，跑到了狸猫的屁股后面。

“喵呜——嗷！”

狸猫大为震怒，到口食物自不量力的反抗使它恼羞成怒，它急速地一转身，向白鼠扑了过去。

狸猫扑了一个空。

林荒和文风怀着不可名状的疑惧心情，看着精怪白十三用牙齿啃咬住狸猫粗大的尾巴，并随着狸猫尾巴掀动的力量飞上了天。然后，它在空中松开了口，一连串高难度侧滚翻后，它稳稳地落在湖岸边。

“呼噜，呼噜，呼噜噜”……狸猫第三次向白鼠逼近，虽然它的咻咻之声愈来愈盛，但是它的毛由直竖转化为倒卧，目光中也充满了警惕，这个不肯服从自然法则的食物已让它戒心重重，但本能却驱使它再尝试一次捕猎。

似乎对面临的危险视若无睹，白鼠吱吱吱地叫了两声，用前爪理了理零乱的鼠须，然后向一根半截搭在湖岸上、半截伸向湖面的木棍上走去。木棍轻轻动了动，开始出现向湖水中倾斜的趋势，只要白鼠再向前挪动哪怕是小半步，木棍将会失去平衡落入湖水，届时，白十三将成为落水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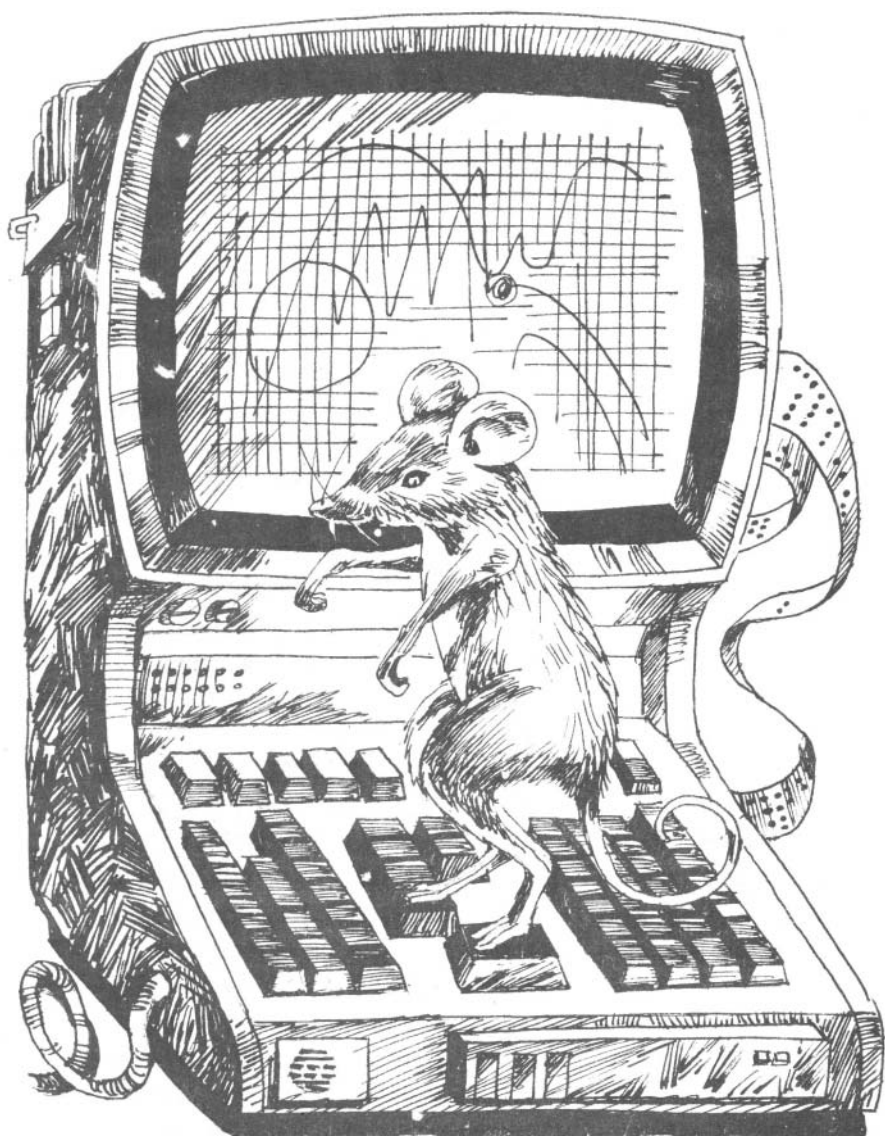
但它分明意识到存在着的危险，于是它停止了在木棍上的移动，缓缓转过身，望着近在咫尺岸上的狸猫。

“咻咻咻。”狸猫急得用爪子在地上乱抓。

“吱吱吱。”

“咻咻咻。”

……



三。

林荒和文风忍不住失声惊叫。

“扑通——”一声。

当林荒和文风冲到湖边时，只见可怜的大狸猫正在湖水里挣扎，而狡猾的白十三早已逃之夭夭。

(五)

“我不相信。”林荒脸色惨白，他被文风所陈述的事实吓坏了。“我不相信，”他重复说，“我不能相信这只老鼠的智力比人还发达。”

“你只能相信，因为这是事实。”文风心平气和地说。

此时，已近黄昏，文风和林荒坐在一片草坪上，他们的身后，是一幢无人居住的三层楼。楼房废弃日久，窗残门裂，

猫鼠对峙，双方势均力敌。

少顷，狸猫蹒成一团，趴在岸边闭目养起神来；白鼠也不甘示弱，它悠闲自在地整理着胡须。

又过了好一会儿，狸猫的呼噜之声逐次递增，似乎是真的睡着了。

小白鼠终于沉不住气了，它悄悄地、慢慢地，顺着木棍向岸上挪来，一边移动，一边用小小的眼睛盯着打呼噜的狸猫。林荒和文风都紧张地注意到狸猫粗大的尾巴悄悄地在后边伸直、变硬。

白鼠突地跳了起来，狸猫也闪电般迅捷地腾空跃起在空中伸张利爪毫不留情扑向白十

鼠雀成群，底部水泥建筑裂开了一道道或宽或窄或深或浅的裂纹。在刺眼的残阳辉映下，闹市中心的这座废楼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的感觉。

“对事态的严重性你并非一无所知，”文风继续说道，“事实上你和我同样清楚。”

“清楚什么？”林荒明知故问。

“白十三思维方式独特，用理性的目光去度量这个不均衡的世界，对它来讲，是一项饶有兴趣的游戏。”文风继续说下去，“在计算操作系统方面，它象个艺术家那样热衷于创新，更象一个顽童那样喜欢寻根究底，很可能，它已经把研究所所有的运行程序都破坏殆尽。此外，它还放出

了饲养室中的那些小白鼠。

“你吃过鼠肉没有？”林荒问，“我倒是吃过，待会儿我们就有机会尝一尝白十三的味道和别的老鼠有什么区别。”

“区别恐怕没有，就怕你我没有机会了，”林荒的态度使文风一筹莫展，“难道你还需要我向你提供更充足的论证吗？”他接着又说，“图书馆里书架上的那张网，不是其它人而是白十三自己悬挂上去的，它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才把那张对它而言又庞大又沉重的网悬挂上去的，那只有它自己才知道。不过，我敢断言，白十三当时一定是躲在书库中读书，虽然它的智力高度发达，但是相对来说知识却很欠缺。”

“是的，它在学习。”林荒思索着说，“它当时是在看希克尔·艾雷的《鼠类世界》来着。”顿了顿，林荒又问：“它在研究些什么？”

“这不难解释，白十三不仅想回到自己的世界，更希望能够改造老鼠的素质。”文风回答说。

白十三从一条下水道中钻了出来，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穿过了马路。对于白十三的出现，路上行人表示出不同程度的震愕、厌恶与好奇，有几个孩子追过来打它，但是白十三很快跑掉了。它很清楚自己随时面临着危险，也许从什么地方会跳出一只不怀好意的猫，或者是多管闲事的狗来。

白十三迅速地向前面那幢废弃的旧楼跑去，它的心情极度冷静，逃出囹圄的兴奋感早已荡然无存。对于自己的招摇过市它自有合理的解释：既然人类具有着准确无误地查找到它匿身之地的本事，那么，再去试图躲藏起来，岂不枉费心机？现在白十三终于认识到，它对人类的了解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白十三钻进一道裂开的墙缝之中，清理了一番胡须，然后顺着阴暗而曲折的孔洞慢条斯理地向前跑着。这时，它听到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这个声音它太熟悉了，几年来，这个声音主宰着它，它对此充满了痴迷、依恋之情。

那是文风的声音。

此时，文风正拿着一个话筒，神情肃穆地凑近墙上的裂纹，向白十三喊话。他的身边，站着不知是哭还是笑的林荒。

“白十三，你还记得我吗？”文风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我是文风，是你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在一起长时期共过事。”

墙缝里似乎有什么声音响起。

擦了擦额上的冷汗，文风演员似地声情并茂地说：“白十三，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充满了敌意，危机四伏，但我们是朋友，我决不希望你遭到任何不幸，我们需要你。白十三，非常需要你，你知道我们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缺少象你这样富有创新的天才，我们更希望你能帮助那些至今还留在实验室中的白鼠们，而它们远比我们更需要你的帮助。白十三，大家都在等待着你回去，难道你忍心让所有的……朋友们失望吗？”

对一只老鼠来讲，文风这番措辞得体的演讲极有诱惑力，要不是中午在公园随他们而出现的那只猫使它心有余悸，白十三定会痛哭流涕地跑到文风身边，求得文风的宽恕。

“它真的能听懂？”林荒的眼珠瞪得几欲凸出。

“它对语言的接受能力，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文风不悦地回答说。

“既然如此，让我和它说几句。”林荒说。

“你要和它说什么？”文风紧张地问道。

“说实话。”林荒接过话筒，凑近墙缝。“你这只耗子，听着！”他粗声粗气地喊道。

“叫它白十三。”文风抗议说。

斜了文风一眼，林荒自顾自地说下去：“你这只耗子，听着，天黑之前，将有一支由几百只猫组成的队伍进驻这幢大楼，届时，楼内的老鼠都将成为那些猫的美味佳肴，因此——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提醒你认清形势，明智一些，马上同我们离开这里，这是一。第二，我有责任警告你，这幢楼内居住的只有家鼠和沟鼠，而它们是鼠类中最为低劣的一个种族，还记得希克尔·艾雷是怎样描述它们的吗？它们怯懦、卑劣、奸诈，对同类都残忍无比，我们决不让你成为你的同类愚昧与自私的牺牲品。第三……”

“把话筒给我！”文风劈面夺过话筒，粗暴地一手把林荒推开。林荒的话，拨动了他大脑中一根灵感的弦。

林荒吃惊地退到一边，他无法理解温文尔雅的文风怎么竟能作出如此蛮横的举动，怪不得白十三从他那里逃跑了，换了他林荒，只能跑

得更快。

“白十三，你听清了没有？”文风急切地喊道，“你已经不是一只老鼠了，老鼠身上所具有的种种劣性，在你身上早已荡然无存，白十三，你已具有懂事理、明大体的人的‘品行’。”

墙缝中一片死寂，只有几只蚂蚁在忙碌地奔波不停。

“它要出来了吗？”文风紧张地问林荒。

“不，你说的那个‘人’正在爬上二楼。”林荒不无揶揄地说。

(六)

在一条破旧的导水管里，白十三胡乱奔跑着，它全身发软，四肢无力，两只小小的眼睛中充满了悲哀与无奈。

它只不过是一只老鼠。

长期以来，白十三在心灵上体验到一种哲学层次的孤独感与思乡情，它渴望倾诉，更渴望沟通，然而一个残忍的事实却无可抗拒地阻止了它——它只不过是一只老鼠！

文风与林荒的喊话再一次深深地伤害了它。他们一再声称它与其它老鼠不同，但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再一次向它表明：它不过只是一只老鼠。

是的，我只是一只老鼠！白十三在内心嘶喊着。

“它到底想怎么样？”林荒恼火地问。

“它只想寻找它的同伴，老鼠是合群生物。”

“如果它找到了别的老鼠，那它会干什么？”林荒问。

“这只智鼠会建立一个老鼠王国。”

“有这种可能？”林荒表示怀疑。

“任何一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文风惨然答道。

智慧是痛苦的源泉。而知识，从来就意味着责任，使命感使白十三的神智逐渐清醒过来。它觉得它必须重新修正自己的计划，说服别的老鼠同它一道开创基业。天将降大任于斯鼠也——舍我其谁！

危险在逼近，然而一只老鼠的能力是有限

的，白十三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捉住它，”文风急躁地说，“我们不能拿人类的未来去冒风险。”

“我还养了几只老鼠，”林荒犹豫不决地说，“有时候它们比猫更起作用。”

“那你为什么只把那只猫带来？”文风抱怨说，“让你的老鼠钻进洞去，把白十三抓出来，这岂非不是我们求助于你的本意吗？”

“因为，”林荒耐心地向文风解释道，“如果现在我放出那些老鼠，它们可能在找到白十三之前被居住在这里的老鼠们杀得尸横遍野。”

“你是说……”文风的脸色变了，“白十三岂非正面临着来自同类的最大危险吗？”

“可是，知识智慧的力量比愚昧的力量更大，岂不也是你们科学家天天在我们耳边叫唤的吗？”

在一个边缘光滑的墙洞前，白十三止住了脚步，它有些犹豫不决，心神不宁。

“吱吱——”，它终于向墙洞之内的同类发出了信息。

此时，它的头脑象是烧开水一样，热得发烫。现在是鼠类文明的开端，或是所有一切的终结，它想。

“但是，你的结论只是一个设想。”文风跟随林荒身后在楼道里走着，一边瓮声瓮气地继续说下去。

“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我指的是与鼠的排它性并存的相容性，一旦最恶劣的局面出现，知识和智慧被众多的老鼠而并非白十三自己所占有，人类将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敌人，其结局将是人类必然地溃败，并从此走向绝灭。”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林荒听得冷汗直淌，“比方说，人鼠和平相处共同繁荣诸如此类。”

“谈何容易，”文风摇头苦笑，“所谓文明的发展，实质就是对异类生存条件的剥夺，想一想，你能容忍老鼠对你耀武扬威吗？冲突是必然的。”

“吱吱、吱——吱吱吱。”

从洞口探出一只家鼠的头来，它吃惊地望着白十三。

“吱吱吱，吱吱。”白十三后退几步，弹弹胡须，做出一副友好的形象。

“为什么偏偏选中老鼠？”林荒绝望地叫道，“难道其它动物就不行吗？比方说猫、狗之类。”

“选择任何一种动物都只能有这一种结局。”文风冷静得象是一块冰，“人类自己尚且还要自相残杀，难道说竟能有如此雅量能容忍异类与我们争夺生存空间吗？”

“吱、吱、吱吱。”洞里的老鼠钻出来之后，洞口又伸出第二只家鼠的头部来。

第一只出洞的老鼠小心地向白十三走过去。

“吱吱。”第二只老鼠也爬了出来。

“吱吱吱。”洞口又出现了第三只家鼠。

“我们必须快一点，”林荒说，“恐怕白十三现在已经和其它老鼠发生了接触。”

“不到最后一步，我们决不放弃。”文风说，“鼓起勇气来，林荒，别忘了你是猫王转世。”

“转世个鸟！”林荒突然破口大骂，“白十三比你们科学家和猫加起来还要强，即使我们找到它，也未必能抓住它。”

“希望，”文风说，“现在还不到最后的关键，我们依然有着希望。”

“对的，对的。希望？”林荒说，“不过，现在只有老鼠才有资格侈谈希望。”

“吱一吱一吱。”三只壮硕的家鼠狐疑地绕着白十三兜圈子，不时地嗅一嗅它，小眼睛中闪动着警惕的神色。

“叽叽，吱。”白十三极力表白自己毫无敌意。

“吱吱、喳——！”

突然，家鼠中的一只用牙齿狠狠地咬了白十三一下，白十三痛得“吱”的一声，回头本能地反噬了一口，随即它后悔了自己这未加深虑的敌对性动作，但为时已晚，大错业已铸成，三只大老鼠凶猛地 toward 白十三扑了过去。

“听，什么动静？”

两个追踪者急忙止住脚步，相互对视了一眼，而后向声响之处冲去。

三灰一白四只老鼠厮咬成一团，白十三终究是寡不敌众，顷刻之间，它那洁白的皮毛上已是血迹斑斑。

“吱吱一吱！”三只家鼠听到人的脚步声，扔下白十三，溜烟窜进洞里。当林荒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地面上只剩那只智力发达的白十三了。

林荒慢慢走过去，揪住白十三的尾巴把它拎起来，仔细地看了看，回头对跌跌撞撞跑过来的文风说道：“它死了。”

“死了？”文风一脸惊愕、茫然。

“死了。”林荒说，他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死了？”文风搔搔他那满头白发，这未曾预料的结果使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了。

“嘻、嘻……”林荒咧着嘴，笑得比哭还难看，“怪，老鼠们好象不需要什么智力，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的！”文风严肃地板着脸。

“呃——？”林荒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张着嘴，表情滑稽地望着文风。

“我们人类，不也是在这样一条路上走过来的吗？”文风心有所感，若有所思地说。

林荒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扔下手中的死鼠：“可是它已经死了，再说我也不相信你们还有胆子造出一个白十四来。”

“会有白十四的，会有的，然而科学并没有过错，科学家也没有罪。”文风的脸部肌肉痛苦地扭曲抽搐着，“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宇宙自身存在着一种把智能输入到生命个体之中的固有机制，也知道了所有的生命基因之中都蕴含着智慧的种子，那么，当下一个白十三或者是白十四再出现之时，我们人类终究得承认一个我们一直在回避的现实。”

“什么现实？”

“这，不仅仅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星球。”文风疲倦地说。

题字 苏国超
图 向际纯

假如

（美）阿西莫夫

孙维梓 编译

诺曼和丽薇当然是迟到了——在最后一分钟跳上火车的人必然是给什么事耽误的——现在车厢里已经没什么空位子，他们只得往前走，在车厢连结处倒还有两条面对面的长椅子，诺曼把手提箱放了下来，而丽薇懊丧地皱了下眉头。

如果还有人坐在对面就糟了，于是在到达纽约前的若干小时里，双方就得这么大眼瞪小眼地对瞧着，除非一直用报纸挡住自己的脸——其实那也怪难受的。但既然车里再也找不到座位，也就没法再换个地方了。

看来诺曼对这些并无所谓，而丽薇则有点不痛快，通常他俩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诺曼从不怀疑：他挑选到了最合适的妻子。

“我们俩非常般配，丽薇。”他曾说过，“就象在拼板游戏中那样，这一块和那一块正好拼得天衣无缝，说明这两块就是天生一对，换成其他任何一块都不行。丽薇，我也再不需要其他任何一位女人。”

而她当时笑着回答：

“假如那天你正好没坐在电车上，我们俩大概永远也不会相逢的。那么你将会怎样呢？”

“当然还是个单身汉。不过以后或早或迟，我总归还是会通过珍妮并认识你的。”

“那时一切都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不，还会象现在这样的。”

“不！不会的。珍妮决不会把我介绍给你，她把你视为已有，是不愿再招惹情敌的。她不是那号人。”

“全是胡说八道！”

还有一次，丽薇在另一个场合下又问过：

“听着，诺曼。如果那天你晚了几分钟，没乘上那趟电车，而乘的是下趟电车呢？你认为以后会怎样？”

“我倒要问你，如果所有的鱼儿都长上了翅膀，并飞到山上去了呢？那我们在星期五会吃什么？”

可事实上他们都乘在那趟电车里，鱼也没有长翅膀，而他俩已经结婚五年，每个星期五都有鱼吃。正因为结婚已经整整五年，所以他们才决定要庆祝一下，去纽约玩上一个星期。

现在丽薇的思绪又回到当前的火车上。

“这个地方真不好。”她说。

“是不好，”诺曼附和说，“不过看来对面至今没有人。这样的话，一直到普罗维登斯大概都不会有人来的。”

可这话安慰不了丽薇，她的不安被证实了：打过道那面走来了一个圆脸的小个子男人，也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火车从波士顿出发至今差不多已走了半站路，如果这人已经有了位子的话，干吗还要换地方呢？丽薇掏出了粉盒朝镜中打量着，只要不去注意这个小个子的话，也许他就会从身边走过去的。于是她整理一下稍稍显得凌乱的浅栗色头发，那是在她和诺曼赶奔火车时弄乱的；又看了下自己在镜中的深蓝色眼睛和丰满的小嘴——诺曼经常说，她的嘴唇似乎老象在准备要接吻的样子。

还算不错，她想，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貌。

然后她抬起了眼睛——那人已坐上了对面的位子。他遇上她的目光并宽容地笑了笑，整张脸由于笑容而在四面八方都现出了皱纹。他很快脱下帽子放在随身行李——一个小黑箱子上面，头顶中央是光秃秃的，四周长着如同沙漠植物一般的些许灰发。

丽薇不由自主地也笑了，但当她的目光又落在黑箱子上时，笑容顿然消失。她用肘部碰了碰诺曼。

诺曼从报纸上抬起头来，他的眉毛相当威严，浓竖而连成一线，深邃的眸子在浓眉下面观察着一切。和平时一样，他的目光既温柔又平易，似乎在微笑着。

“有什么事吗？”诺曼问，他并没去看对面的人。

丽薇起先企图用头部，后来又想用手悄悄指点一下，是什么使她如此惊讶。但秃顶人的眼光始终不离她的左右，使她十分窘迫。而诺曼愣盯住她看，搞得莫名其妙。最后她把他拉近并耳语说：

“难道你还没看见？瞧，他箱子上写的是什么？”

她自己又瞟上一眼。是的，一点不错，字迹虽不特别醒目，但由于阳光正好在黑色背景上形成一团光斑，完全可以看清在箱皮上用圆体字母写着：

假如

那人又笑了。他连忙点点头，并接连用手指指这个词，然后又指指自己的胸口。

诺曼转身向妻子并悄声说：

“大概，他就叫这个名字。”

“难道会有这种名字的吗？”丽薇反驳说。

诺曼放下了报纸。

“现在你看好。”他倾身向那人说，“是假如先生吗？”

那人同意地瞅着他。

“请问现在几点钟了，假如先生？”

那人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只大表并把表面点给诺曼看。

“谢谢您，假如先生。”诺曼这才又对妻子耳语说，“你看见了？”

他已经准备再次拿起报纸，但那人动手打开自己的箱子，屡屡意味深长地竖起手指，似乎力图要吸引诺曼和丽薇的注意力。他取出一块毛玻璃板，约9英寸长，6英寸宽和1英寸厚，四周切口整齐，角上也被打磨圆滑，表面既光洁又不透明。接着他又掏出了带接头的导线，牢固地安在玻璃板上，末了把这个装置放在膝头并自豪地望望对面的旅伴。

丽薇突然哎哟了一声：

“看，诺曼，这有点象电影！”

诺曼俯下身子靠近一些，然后举眼朝那人：

“您这是什么？是新式的电视吗？”

那人摇摇头。而丽薇说：

“诺曼，这里面是你和我！”

“什么？”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这就是那辆电车，你就坐在后面的椅子上，那顶旧帽子，我把它扔了都已快三年了。而这是我和珍妮在过道上走着，那个胖女人挡住了路。喏，瞧！这是我们！难道还没认出吗？”

“大概是什么障眼法。”诺曼咕哝说。

“你也看见了，是吗？这说明他为什么要自称‘假如’。这玩意肯定能给我显示事情将会怎样，假如……假如当时电车不在转弯时晃动的话……”

她一点也不怀疑，因为她已如此激动，所以完全坚信事情肯定会这样发展下去。她直视着毛玻璃上的图象——根本没注意黄昏的阳光已经暗淡下来，火车的轰隆声显得遥远，车厢内十分安静。

她清楚记得那一天，诺曼认识珍妮并打算站起来给珍妮让座。不料电车在转弯时突然摇晃了一下，丽薇前仰后合地一下子——就直接扑倒在他的膝上。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可笑而难堪，使丽薇大为羞窘，于是诺曼极力格外表现

得彬彬有礼，后来双方的谈话就开始了，完全不需要珍妮再从中介绍。打他们下电车那会开始，诺曼已经知道丽薇是在哪里工作的。

关于那一天她还记得，当时珍妮是如何用妒忌的眼光看着他们的。当他们告别后，珍妮勉强地笑了一下说：

“丽薇，看来你喜欢上了诺曼？”

“胡说一气，”丽薇反唇说，“仅仅是因为他很有礼貌罢了，不过他是有张可爱的脸，是吗？”一共只经过了半年他俩就结了婚。

现在又是那辆电车，而电车里还是诺曼，她和珍妮。当她在这样回想时，火车上的那种有节奏的铁轨撞击声逐渐寂静下来，她感到正处身于颠簸而拥挤的电车车厢里，她和珍妮刚刚登上电车……

……丽薇和其他乘客一样，在电车行进时微微摆动着，无论是站着的或坐着的，都在服从于同一个单调的节拍。后来她说：

“有人在向你招手，珍妮，你认识他吗？”

“向我？”珍妮故意朝肩后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她的人工睫毛不易察觉地眨动了一下，

“是的，有点认识。依你看，我们用得着他帮忙吗？”

“不妨去弄个明白。”丽薇快活地甚至带点挖苦地说。众所周知，珍妮从不把自己的男朋友点给别人看，就好像他们全是她的私有物一样。现在丽薇打算逗逗她，何况她这位朋友看来也相当帅，有点意思。

丽薇向前挤去，珍妮不情愿地跟在后面，后来丽薇挨近了这位年轻人。这时车厢突然在转弯时大晃了一下，丽薇绝望地挥舞手臂，本能地想抓住吊环。好不容易，她的手指尖才碰上了其中的一个并站稳了身子，她实在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仅在一秒钟前她明知四周并没有什么吊环。按照任何一条物理定律来说，她当时是非跌倒不可的。

那位年轻人没有看见她，他微笑站起身来给珍妮让了座位。他有一双不平常的浓眉，使他的看去极有信心而具有威仪。丽薇想，是的，我的确有点喜欢他。

“不，不，别费心，”珍妮接着说，“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我们只有两站路。”

在她俩下车后，丽薇问：

“怎么回事？我想我们本来是去市场买东西的？”

“先不去那儿，我忽然想起还有点事。没关系，我只在这儿耽搁一分钟。”

“下一站是普罗维登斯站！”广播喇叭通知说。

火车放慢了进站速度，图象如云烟一般在毛玻璃屏上消失。那人依然和原先一样对他们两人微笑着。

丽薇转身向着诺曼，她开始有点害怕。

“你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吗？”她问。

“什么乱七八糟的。火车到了普罗维登斯市了，真不可思议！”他看了下表，“不过，也是该到这里了。这一次你没有跌倒。”

“那么说你也看见了？”她蹙额说，“这太象珍妮的为人了，根本用不着在那一站下车，她就是不愿意我和你认识。而你和她早在这以前就互相熟悉了，是吧？”

“不，不太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当时要不给她让座怪不好意思的。”

丽薇鄙薄地撇撇嘴，而诺曼笑了：

“犯不着为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吃醋，小东西。就算是这样，那又有什么区别？你还是照样注意到了我，而我也会有法子来认识你的。”

“可你根本就没有朝我看过一眼。”

“那只是来不及嘛！”

“那你怎么能再和我相识呢？”

“不知道，反正总有什么办法认识的。老实说，现在为此而争论是够愚蠢的。”

火车驶离了普罗维登斯，丽薇依然忧心忡忡。那人一直在倾听着他俩的私语，不过不再微笑，只露出表示理解的神情。

“您能再给我放下去吗？”丽薇问。

“等一下，”诺曼打断说，“你为什么耍这样？”

“我希望看一下我们的婚礼日。”丽薇说，“假如那天我在电车里没有跌倒，后来会怎样呢？”

诺曼懊丧地皱起了眉头。

“听着，这不大妥当。或许我们当时不是在这一天，而是在另一天结婚的呢？”

但丽薇坚持说：

“您能给我放一下这个吗，假如先生？”

那个人点点头。

毛玻璃屏重新复活，微微亮了起来。然后漫射的光浓化为明亮的光点，成为清晰的人像。丽薇耳边似乎悄悄响起了风琴的乐声，尽管事实上什么音乐也没有。

诺曼轻松地吐了口气：

“喏，看吧，我正站在位置上呐。这是我们的婚礼，你满意了吗？”

火车的噪音又安静了下来，末了丽薇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在问：

“是的，你是在位置上，但我在哪儿呢？”

……丽薇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椅子上。起初她根本打算来参加这个婚礼，近来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越来越疏远珍妮。关于珍妮的订婚一事还是从她俩共同的女友那儿偶然听说的。珍妮当然是嫁给了诺曼。丽薇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就是半年以前，当她第一次在电车上看见诺曼时，珍妮是怎样赶紧带她下车离开的。后来丽薇还不止一次遇见过诺曼，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人，身边老有珍妮站着。

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可抱怨的，要知道珍妮是先和他认识的。她今天看上去比平时分外妩媚，而诺曼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

丽薇的心情忧郁而空虚，就象是做过什么错事似的。到底是什么错事——她自己也不清楚。珍妮扬扬得意地从中间过道上走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后来丽薇和诺曼双目对视，并朝他笑了一下，诺曼也回了一笑。

她听到远处传来了牧师的声音：“祝福你们俩成为夫妇……”

于是又听见了铁轨的碰击声。随着这种节奏，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正晃晃悠悠地沿过道走向自己的座位。车厢中部有四位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不时地爆发出银铃般的清脆笑声。远处，乘务员不知为什么而在急忙地走动。

这一切都没能影响到丽薇，她已经六神出了窍。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着某一点。窗外的无数树木夹杂着电线杆在大片绿野中飞快地倒

驰而过。

最后她才说：

“这就明白了，你是和谁结婚的！”

诺曼眼睛紧盯住她，嘴角在微微发颤。他若无其事地说：“这完全不是事实，好丽薇，我的妻子终究是你，请记住这一点。”

而她猛然向他扭过了身子：

“是的，你是和我结了婚……因为我跌倒在你身上。假如我没跌倒的活，你就会和珍妮结婚的。而假如她不想嫁给你，你还会找上别的什么人，碰上谁就是谁，这就是你的拼板游戏！”

“我……真是……见鬼了！……”诺曼缓缓地一字一顿说。他用手掌按住头发——头发被绷得直直的，只是到耳边才稍许弯曲。可以看出，他由于绝望而使了多大的劲。

“听着，丽薇，”他继续说，“你不能只是根据我没做的事情来责备我。”

“你就是那么做的。”

“你怎么知道？”

“这连你自己也看见了。”

“我看见的是什么鬼东西……大概，这是种催眠术。”突然间他提高了声调，发狂地朝对面的人吼叫说，“滚开，滚！不管是假如先生还是什么货色！打这儿滚开吧！这儿不需要您，尽快滚蛋，趁我还没有把您和您那套鬼把戏一齐从窗子里扔了出去！”

丽薇揪住了他的胳膊：

“停下来，你给我马上停下！周围有人！”

那人整个地弓成了一团，把黑箱子藏在背后，蜷缩在椅角上。诺曼看看他，又看看丽薇，然后再看着坐在过道那一边的半老妇女，后者正用不满的目光瞪视着他。

他感到有点脸红，这才咽下了另外一些恶毒的话。在冷淡的沉默气氛中火车到达了新伦敦站，停车时彼此谁也没再吭声。

一刻钟以后，火车又从新伦敦站开出，诺曼才招呼说：

“丽薇！”

她没有作声，直视着窗子，但什么也没看进去，只是在望着玻璃。

“丽薇，”诺曼重复说，“丽薇！你答腔啊！”

“干吗？”她暗哑地闷声说。

“听好，这事简直荒诞不经。我不懂他怎么

搞出来的，就算这里面有一点点真实性，你也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只到此为止呢？假如我真的和珍妮结了婚，那么你呢？难道你永远单身吗？我甚至知道，可能在我那场幻想婚礼以前，你已经嫁给了什么人哩。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和珍妮结婚的。”

“我没有和人结婚。”

“你怎么知道这一点？”

“我自己明白，我知道当时我在想些什么。”

“好吧，那你也会在不迟于一年以后出嫁的，”

丽薇更加气恼，尽管她意识到发怒是没道理的，但这也平息不了怒气，反而增加了她的苦恼，于是她说：

“就算是我嫁了人，这和你也没有关系，”

“是的，当然。但这恰好就证明，我们是不能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负责的，是不是？”

丽薇气得连鼻孔都张大了，但她沉默不语。

“听着，”诺曼继续说，“还记得吗？我们前年是在威莉家里庆祝新年的，有许多客人，过得很快活，对吗？”

“怎么不记得？你的鸡尾酒都洒在我身上了。”

“那鸡尾酒不算一回事。我想说的是，威莉是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们结婚以前，你们俩就好上许多年了。”

“那又怎样？”

“而珍妮和威莉也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

“就这样，你和珍妮反正都是在威莉那儿过的新年，不管我是和谁结的婚。现在让他给我们放一下那个晚上会是什么样子的，假如我是和珍妮结婚了，我敢打赌，你在那里一定也有了未婚夫，要末就是和丈夫在一起。”

丽薇犹疑不决，坦白说，她心里正是害怕这一点。

“怎么样，打退堂鼓了吧！敢试试吗？”诺曼问。

“我什么也不怕！我肯定也结婚了，才

不会为你单相思呢！我倒有兴趣想看看，你是怎么把香槟泼在珍妮身上的，她不给你个耳光才怪呐。不必难为情，我了解她。到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拼板游戏拼得如何了。”

于是丽薇把双手赌气地往胸前一抱，眼睁睁地毅然直视前方。

诺曼望了下对面的人，事实上根本无需请求，那人已经早把毛玻璃屏放在膝上。车外夕阳斜射，给秃顶周围的一圈灰发抹上了玫瑰色。

“你准备好了吗？”诺曼的声调透出了紧张。

丽薇点点头，这会儿他们又开始听不见火车车轮的轰隆声了。

……严寒使脸面冻得通红，丽薇在进口处



停了下来，她脱去了大衣，那上面的雪花刚开始融化，露出的手感到寒冷彻骨。

友人们的叫声迎接了她：“新年快乐！”而她也同样作了回答。大家都嚷得想压倒无线电里的音乐声。她刚踏进房间，就听到珍妮那尖细的声音。此刻珍妮正向她走来，她已有好几个月既没见到珍妮，也没见到诺曼了。

“丽薇，难道就您一个人，您那朋友迪克呢？”

丽薇淡淡地说：

“我想，迪克也许等一下会来，他手边可能有些事。”

“噢，可是诺曼倒在这里。”珍妮说，勉强地笑了一下。她拿腔拿调地扬起一条眉毛——这是她新近学会的时髦举止——并且说：“这样你不会感到寂寞的，亲爱的。”

这时从厨房里走出了诺曼，他手里拿着高脚大酒杯，冰块在鸡尾酒里就象响板似地叮里当啷作响。他向周围人说：

“嗨，你们想尝尝我调制的美酒吗？真是妙不可言……”噢，丽薇！

他向她走过来，显得兴高采烈。

“您上哪儿去了？我都有一百年没见到您了，有什么重要的事吗？迪克总不能老把您藏起来呀！”

“给我倒一杯酒，诺曼！”珍妮生硬地说。

“就来，”诺曼连瞧都没瞧她就回答说，“要给您倒吗，丽薇？我去找杯子。”

他转过身子，事儿就在那时发生了。

“当心！”丽薇高声叫道。

她已看出要出什么事了，她甚至有种模糊的感觉，就象是往事重演一样，而且是势在必行和不可避免的。诺曼的鞋后跟被地毯绊了一下，他顿时东倒西歪，枉然地想保持平衡，高脚杯几乎就从他手上飞了出来——整整一品脱冰凉的鸡尾酒浇得丽薇上下浑身湿透。

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起先是一片寂静，在极为难堪的那瞬间她只是徒然地在抖动衣裙，后来诺曼越来越响一迭声地重复说：

“该死，该死……啊，真该死……”

珍妮又在冷冷地说：

“真抱歉，出了这种事，丽薇。以前谁也没出过这样的事呢，好在这件衣服象是并不太贵似的……”

丽薇扭身跑出了房间，在卧室里至少不再有人也几乎听不到喧闹声。梳妆台上的台灯光，被带流苏的灯罩挡着，朦胧中她在床上的一大堆衣物中翻找替换合身的。

诺曼来到了她的身后。

“听着，丽薇，请别把她的话语放在心上，我简直毫无办法，连心都快碎了……”

“没关系，您没有错。”她急忙眨了下眼，避免去瞧他，低声说，“我要回家去换衣服了。”

“但您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不。”

“听着，丽薇……”

于是他火热的手掌贴到了她的肩上……

她内心中有什么东西奇怪地猝然中断，就好像整个人从一张粘乎乎的蜘蛛网上掉落下去一样，而且……

……而且她又重新听见了铁轨连续的咣当声。

一切都还和原来一样……而在毛玻璃屏里却象是另一个世界……现在天已经黑了，车厢的灯也亮了。重要的是，她那种内心中令人心碎的、难忍的隐痛感稍许平息了一些。

诺曼用手指擦擦眼。

“出了什么事情？”他问。

“只不过是一切都结束了，”丽薇说，“是突然一下子结束的。”

“我想，火车已经要到纽赫文市了。”诺曼不知所措地说，他看看表又摇摇头。丽薇困惑不解地说：

“你怎么还是把鸡尾酒倒在了我的身上？”

“那有什么，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可本来我是你的妻子，而这一次你是应该把酒洒在珍妮身上才对。多么奇怪，对吗？”

而她脑子里却老是在想：那时诺曼是怎么跟在她身后，又怎么把手放在她肩上的……

她举眼向他，怀着强烈的骄傲感说：

“我没有结婚！”

“不错，没结婚。不过你已经和谁挺不错了——是叫迪克的吗？”

“是的。”

“也许，你会准备嫁给他的吧？”

“你吃醋吗？”

“吃什么醋？吃那块毛玻璃的醋吗？当然不！”

“我才不想嫁给迪克呢。”

“知道。可惜，突然就中断了，我总觉得下面有什么事要发生。”他嗫嚅起来，后来才慢慢地说，“我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宁愿把酒洒在任何人身上，只要不是你。”

“连洒在珍妮身上也行吗？”

“对她我也不要，当然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也许我相信，”丽薇抬起了头，“我多么愚蠢，诺曼，让我们还是生活在真正的世界里，别

再去玩弄那些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发生的把戏。”

但是诺曼急速地把她的手握住：

“不，丽薇，再来一次，是最后一次，看看我们眼下在做什么。丽薇，假如我和珍妮结了婚的话，我们现在会怎样呢？”

丽薇十分害怕。

“不要那样，诺曼！”她清楚地记得当珍妮还站在旁边时，诺曼曾用多么大胆和渴望的目光盯住她瞧。她不想再知道下面是什么，还是让一切就象现在才好。火车到了纽赫文市时，诺曼又说：

“我真想试一试，丽薇。”

“好吧，如果你真想试的话……”

她在心里暗自想：没关系！这不会改变什么的，什么也变不了！然而她依然两手紧紧攥着诺曼，不管看到的是什么幻景，谁也不能把他从我这儿夺走！她想。“再开一下机器。”诺曼朝对面的人说。

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切仿佛都变慢了，屏幕微微亮起，如同轻风吹走云雾后那样。

“有点不对头，”诺曼说，“里面只有我们俩，完全和现在一样。”

他说得不错。在火车车厢里，在前面的长椅上，坐着两个极小的身影，图象在一点点变大，拉长……一直到他们和它融化成了一体，只有诺曼的声音在远处轻声说：

“就是这趟火车，”他说，“在窗子上也有着同样的裂缝……”

丽薇由于幸福而心旌摇曳。

“快到纽约了吧！”她说。

“还剩一个小时，亲爱的。”诺曼答，“我想吻你。”他冲动地凑了过来，象是连一分钟也等不及似地。

“别在这儿！你怎么啦，诺曼，别人在看呐！”他这才挪远了一点。

“我们本应乘出租汽车的。”他说。

“从波士顿一直到纽约吗？”

“当然，这样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丽薇笑了起来：

“当你装扮成热恋中的情人时，你真滑稽得可以。”

“我不是在装，”他的声音严肃起来，含意深长地说，“明白吗？问题不仅是还要等上一个小时，我有一种已经等了整整五年的感受。”

“我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相遇得更早？多少时间白白浪费了？”

“可怜的珍妮。”丽薇叹息说。

诺曼急不可耐地挥了下手说：

“别可怜她，丽薇。我和她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了，摆脱她我只有高兴。”

“我知道，所以我才说——可怜的珍妮。我为她惋惜，她没有真正认清你的价值。”

“而你认清了我，我也认清了你！”

“多奇怪，”丽薇说，“我另外还想，假如你在新年晚会没有洒我一身酒，假如你没有跟我进去，说了那番话，我也许还不会明白你。一切都将将是另一个样子……完完全全不一样……”

“胡说，事情还会是老样子。不是在这一次就会在另一次……”

“有谁知道呢……”丽薇喃喃悄声说。

车轮的节奏依旧，窗外闪现过星星点点的灯火，渐见人烟稠密——这已是纽约市。车厢里的旅客开始纷乱地整理各人的行李。

只有丽薇一个还超然在这喧嚣之外。最后诺曼不得不碰了下她的肩头，她才握住了他的手说：

“我想，既然我们俩互相很般配，那就是说，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也还是般配的。刚才我白白地折磨了自己一场，懂吗？”

诺曼点点头。

“生活中还会有上千种不同的‘假如’，”丽薇说，“我不再想知道那样会怎样了，我甚至永远不再想说这个词——假如……”

“安静下来，亲爱的，”诺曼说，“这是你的大衣。”

他又提起了手提箱。

丽薇突然尖声问：

“假如先生上哪去了？”

诺曼慢慢转过身子，对面空无一人，两人又环视了整个车厢。

“也许他上别的车厢去了？”诺曼说。

“但是为什么？那他就不会把帽子留在这儿的。”丽薇俯身打算从椅子上把它捡起来。

“什么样的帽子？”诺曼又问。

丽薇呆住了，她的手触到的只是一片空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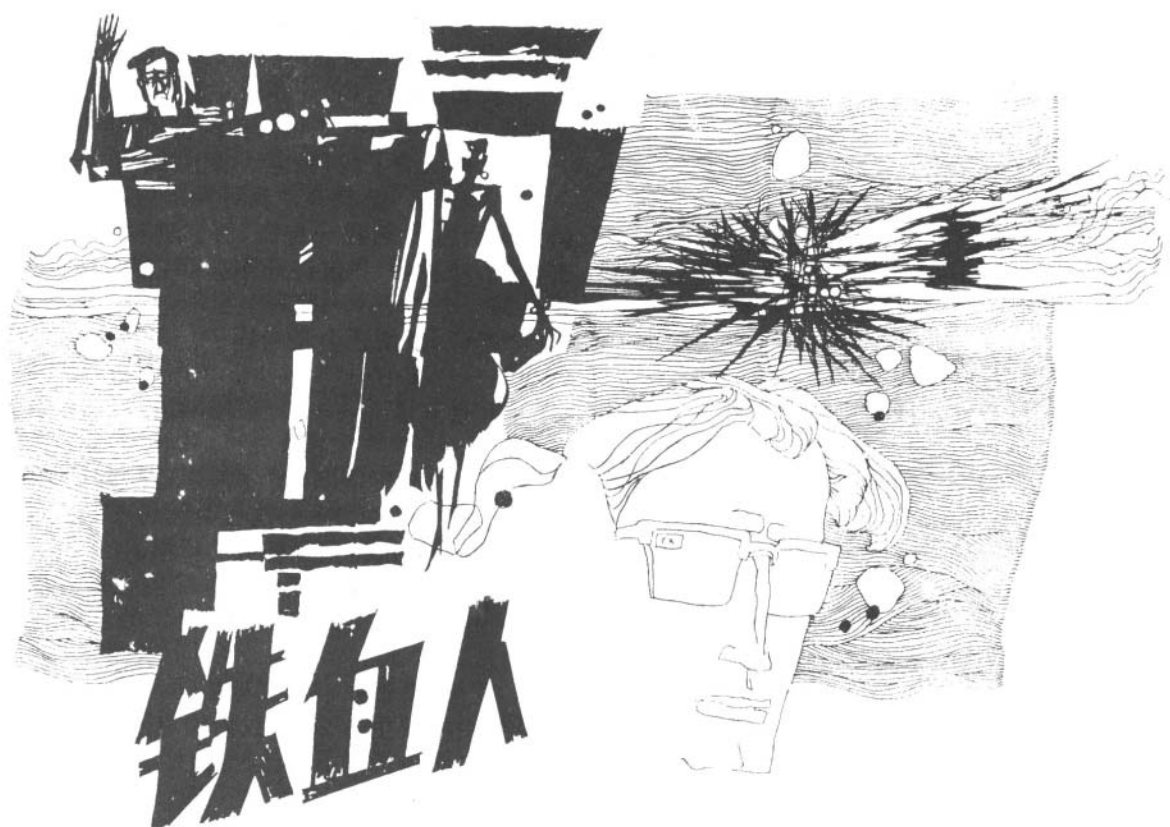
“它刚才还在这儿……我差一点点就要碰到它了！”丽薇直起了身说，“诺曼，假如……”诺曼用手指按住了她的嘴：

“我亲爱的……”

“对不起，”她说，“让我来帮你提箱子。”

火车进入了公园大街下面的隧道，铁轨的碰击声势如雷鸣。

图：龙玉书



绿 杨

1945 年春的一个寒夜，法罗群岛西南的大西洋上雷鸣电闪、波涛汹涌，浓雾吞没了惨白的月光。黎明时分，暗沉的水天连接处突然闪出一阵耀眼的光亮，染红了低压的云层。

半涅外，一支潜望镜窥视着这幅壮丽的图景。事后，这艘美国潜艇的艇长在航行日志上写着：“第一枚鱼雷就命中目标，德舰在 40 分钟后沉没。天亮后我们遇见瑞典商船康斯坦丁号，我请求他搭救落海的乘员。”

大战结束后这份文件和其它浩如烟海的档案一起，保存在新泽西州的美国海军战争博物馆里。100 年之后，它又被联邦调查局一位官员重新找了出来。

45 下
银河奖

—

杰罗姆收拾好行装，打开电视机等着晚间新闻，想听听国会对给予机器人正式公民身份提案的辩论。他是机器

人社会学专家、白宫科技办公室副主任，在去布鲁塞尔参加世界智能机器委员会年会之前他必须知道国会的态度。

一辆汽车在门外停下，他妻子珍妮特回来了，她是《环球新闻》的记者。

“珍妮特，我知道你会提早回来的，我每次出差前我们总是在一起吃晚饭的。”

珍妮特笑着点头：“我还听到一个和你们年会有关的消息。”

“是国会的辩论吗？我正等着新闻广播呢。我们这 100 万机器人也不掂量一下自己的智能水平，就吵吵嚷嚷要公民权，还想组织工会，就差没提竞选州长了。”

“不是这个，听说本届年会上要对开发超智能机器人问题进行表决。今天交易所里有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升幅很大。”

“这是谣传。”杰罗姆淡淡一笑，“前些年伦敦会议上有个协定：‘机器人只能充当人的工具，决不容许具有人的全脑智能’。这是对厂商和实验室都有约束力的世界性协定，目的是确保人类不致被机器所统治。”

珍妮特举起一个手指：“你不知道，沙默尔和一些科学家要在会议上联名提议废除这个协定。”

“废除？”杰罗姆怒火中烧，“这简直是自杀！人脑进化的速度无论如何赶不上机器智能的发展，有朝一日我们会被关进动物园，让机器人带着孩子来参观：宝贝，这是一种叫做人的稀有动物。”

这时电视新闻开始了，播音员神态异常肃穆：“本台现在播送布鲁纳总统宣告辞职的告美国民众书……”

两人霎时呆若木鸡，面面相觑。杰罗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

珍妮特不答，抓过电话轮番拨去电视台和白宫新闻发布室，但都占着线。“不行，杰罗姆，我得走了。我敢打赌华盛顿所有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出动了。”她背上采访包，风似地跑了出去。

二

一位总统，事前没有半点风声就突然辞职的事在美国是没有先例的，珍妮特看准了这里

头一定有文章。她驾车跑遍了国会大厦、白宫、五角大楼等敏感单位观察动静，但什么异常迹象也没发现，甚至门外的警卫也没增加，街上没有部队调动，联邦调查局亮灯的窗子也稀稀落落的。

她想给编辑部打个电话。前面圣森特门一家餐厅门口有座电话亭，亭里灯光雪亮，透过玻璃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在打电话。忽然，哗啦一声老人冲碎玻璃撞了出来，没命地往前奔跑。珍妮特本能地抓起摄像机，在镜头里她看见一个穿风衣人的背影向老人开了一枪。

只几秒钟，前后都响起了尖锐的警笛声，一阵交火之后杀人犯仰天倒在地上。

三

只有持特许证的人才能进入联邦调查局 B 字档案库，这里储存的不是印伪钞和贩毒之流的档案，而是“干净”的军政要员的资料。

乔治已在检索电脑上干了一整天，此刻正把终端的一大叠纸塞进皮包里，赫德逊局长等着要这叠东西。

赫德逊知道自己面临着一次重大挑战。自从联邦预算局长因“健康原因”辞职以来，两个月中又有 6 位政府高级官员自行引退，现在竟然轮到布鲁纳总统仿效这种做法了。赫德逊从来不相信登上权力高峰的人会甘愿自动交出手中的权杖，他直觉地感到这 7 位权贵后面可能有一个巨大的颠覆阴谋。

乔治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进来，把分析报告放在局长面前：“7 个人的记录都没有疑点，犯罪可能性预测也是负数。”

局长并不意外，他原不指望从这些要人的仕途经历中查出什么名堂，但他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完全“干净”的政治家。

乔治又说：“不过有一点似乎太巧合：这 7 个人都是 1945 年入籍的德国移民的后裔，基因鉴定表明彼此间还有间接血缘关系。”

“移民的理由是什么？”

“不清楚，身份是难民。头一代移民多数已经去世，在美国没有犯罪记录。”赫德逊向电话机讲了几句。象变魔术似地一个秃顶瘦子出现了，他是移民问题专家。

“我想知道,1945年从德国来的移民多吗?”

“大战末期盟国海军完全封锁了德国的海上航路,没有船能偷渡出来。”

“一条也没有?”

“那年美国潜艇海马号在大雾中击沉了一艘难民船,难民大多被瑞典商船救起送到美国。人数较多的就这一次。”

“有多少人?”

“不到2千。”

“我要一份名单。”

“可以查得到的。”

秃子退出去后,乔治说:“这批移民现在的后裔为数可不少,要全面调查工作量很大。”

赫德逊说:“不,只要注意那些正在政府部门担任高职的。对了,首先是甘特律师——刚才我接到报告,律师自杀了。”

“甘特?是布鲁纳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甘特律师吗?”

“不错,他本应在明天宣誓就职的。我看,他应该列入你那张名单里的第8个。律师的自杀原因还不清楚,但48小时前他接到过一个可疑的电话,是一个乡下老头子在圣森特门用公用电话打来的。老头子随后被人杀死了,这个人是解开我们的谜的关键,现在案子在刑警手里调查。”

“我们恐怕不便插手警署的事。”

“找找办案人。必要时给点压力。”

四

尼克警官觉得犯不着为一件普通凶杀案得罪联邦调查局。但使他发愁的是他能提供的东西着实太少,被害人和凶犯都已当场毙命,别谈口供,连身份也还没搞清楚。

他向嘴里丢进一片阿斯匹林,要通了法医的电话:“老伙计,我在等着你的验尸报告哪。”

“正在填写老头儿的——没什么名堂。”

“凶犯的呢?”

法医犹豫着:“有点问题,还没搞清楚。”

“什么问题?”

“这家伙是个机器人。”

“什么型号,生产厂和经销商是谁?”

“我不知道。市场上没有这种机器人。”

“找沙默尔看看,所有机器人他都知道。”

“找过了,他也不知道。他只能确定是种血肉和金属的复合物,中枢神经特别发达。”

“见鬼,写个详细报告给我。”尼克挂上电话,从卷宗里抽出两张照片再次端详起来。照片是《环球新闻》一位女记者碰巧拍到的,穿件风衣的凶犯背影看不出是机器人。倒是老头儿右手向外扬起,姿势有点怪。这回尼克注意起街沿边的下水道入口来了,他一拍脑袋迅速收起文件,驾车来到那个下水口旁边,挽起袖子把手伸了进去,随后尼克感到一阵狂喜。

他摸出了一块银质怀表,表链上还穿着片小塑卡,这是机场寄物柜的磁锁钥匙。尼克用手帕抹净怀表,撬开后盖,里面刻着“泰龙·韦伯医学博士”的花体字。“走,去机场。”警官吩咐驾车的助手,一面厌恶地脱掉沾满污水的外衣。

五

布鲁塞尔,世界智能机器委员会会议厅里聚集了一百多名专家。

杰罗姆很奇怪沙默尔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来。不过由18名科学家联名要求废除伦敦协定的提案还是拿出来了,一位老资格的专家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开放研制新一代高智能机器人的禁令:

“从技术角度看,制造超人智能机器的时机早已成熟,继续进行压制是愚蠢的。历史反复证明新科技是无法扼杀的,古罗马的宗教法庭可以烧死布鲁诺,但无法阻止日心说的传播。”

这一套杰罗姆早听腻了。他向窗外望去,广场上围着上千名示威者,不住高喊着“反对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机器人!”杰罗姆不费事就辨认出其中有好些本身就是机器人,不禁暗笑:机器人就是必须和人保持差距!

一位服务员来叫他接电话,出乎意外,是大使馆一秘找他:“我很抱歉告诉你,《环球新闻》社要我们转告,你妻子珍妮特车祸受伤了。有个电传,你自己来看吧。”

杰罗姆失魂落魄地赶到大使馆,一秘含笑请他坐下:“别担心,珍妮特非常健康,什么车祸也没发生。”

“我的天,你们这是在玩什么把戏?”



“请原谅。我得为你中途离开会场找个理由，你马上回华盛顿也要有个合理解释。”一秘告诉他说，白宫要他立即返回。

六

午夜，哈罗德从床上被叫起来应召赶往白宫，总统和安全顾问在等着他，总统向他开门见山地说：

“美国陷进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危机。我们掌握了足够的事实，证明有一大批外形和我们一模一样而智能非常高的铁血结合机器人，在美国土地上落下脚、生了根，融和在真正美国人当中生息繁衍、勤劳谋生。许多铁血人业绩辉煌，有的还担任着联邦政府的高级职务。事实上铁血人已成为美国机体的一部分，并逐渐显示出他们的影响力。联邦调查局查明，去年一名铁血人促成了使人们能直接控制拉美地区防务的《泛美互助协议》。预算局一名铁血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向外国政府贷款数额上有很大发言权。甚至，前总统布鲁纳先生本人也是一个

……”

总统打住了话。安全顾间接上去说：“联邦法律没有规定机器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因为原有的机器人智能领域很狭窄，一般都只担当蓝领工作。但铁血人的智能很高，甚或更胜我们一筹，我们该怎么办？”

没人再说话，空气凝重。总统拉开大窗帷，俯瞰着万家灯火，满怀忧患之情。片刻，总统回转身来：“我希望哈罗德领导一个特别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尽快向我提出建议。”

七

杰罗姆刚下飞机就被一位官员接走，径直送到哈罗德的办公室。哈罗德面容疲惫、两眼充血：“你来得正好，下午4点请你出席一个很重要的特别会议。”

没等杰罗姆发问，哈罗德便说明原委：“前几天圣森特门大街上有个高龄老者被杀了。”

“我知道的，珍妮特讲过这事。”

“死者是泰龙·韦伯大夫。警察在他放在机

场的遗物中找到一盒磁带，录着他的遗言。大夫的遗言披露，美国许多重要部门已被一种我们从未知道的机器人渗透了。”

“这是外国的颠覆阴谋吗？”

哈罗德爆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大笑：“不是。你先听一下那盒录音，下午请你发表意见。”

杰罗姆不明白他笑什么，便拿起磁带到一间休息室里仔细听起来。

一阵沙沙声之后已故大夫的深沉嗓音出现了。

八

我，泰龙·韦伯，美籍犹太人。我在履行最后一次公民义务，向联邦政府揭露一件可怕事实。凭耶和華起誓，我的话完全是真实的。

50年前我32岁时开着个小诊所谋生。一天傍晚两个男子来请我去为一位在美游历的阿拉伯王公出诊。因天色已晚我想打个电话给妻子，他们阻止我说：“王公是突然中风的，这消息若传出去会使政局震动，所以出诊是秘密的。”由于诊金很高，我欣然随他们上了汽车。

车走了一夜，来到一所远离公路的古老庄园。病人住在宅邸深处的塔楼里，屋角支着张为我准备的行军床。他们向我交代后便走了。

我开始检查病人，他年过古稀但面容俊雅，鼻梁挺秀，绝不象阿拉伯人。解开衣襟后我立刻看到他胸部刺着SS两个字母，我不禁浑身颤抖。好半晌我才压住恶心继续为他检查，老人神志不清，左侧肢体象鞭子般软瘫着。这是血块塞住右边大脑一条血管造成的，他的血液太粘稠了，必须把它稀释一点才能通过那条血管。我从自己手臂上抽出1品脱血液，滤去血球，把血浆注入老人的静脉里。

这种方法应该是很有效的，但过了一星期患者仍然毫无起色。我心中产生了一缕疑云：左脑中风的人才会丧失语言能力，他是右脑受损为什么始终不能说话？莫非是诈病不成？我决心试探一下。次日午后我象往常那样靠在椅背上打盹，几分钟后突然睁开眼睛。就在这瞬间，我看到他锐利的目光迅速从我身上移开，又恢复那迷朦混噩的样子。我霎时明白，他在暗地观察我！我大步向前：“先生！我知道你神智清醒，能

够说话。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我再三诚恳表白，他仍然是副迷茫不醒的样子，叫我束手无策。

晚上下起倾盆大雨来。在哗哗雨声中我忽然听到有人唤大夫，赶忙亮着了灯。是老人，他面如白纸、嘴角歪向一边。这回可是真的中风了！我想按铃叫人，他抓住我的手：“别惊动人！我有话要和你谈。”

“我要叫人拿冰块来，否则你会死的。”

“我反正活不了啦！”他抖索着扯开衣襟，指着那个刺花，“回答我，这是什么？”

“党卫队。”我鄙夷地回答。

“你这么年轻，怎么会知道这个？”

“犹太人都知道这个。我祖母就是被纳粹党卫队抓到奥斯威辛，死在毒气室里的。”

“那么，一个犹太大夫，知道我是纳粹分子，仍然用自己的血来救我的命？”

“我不想拯救你的灵魂，但我的责任是医治你的肉体。”稍歇，我温和了些，“纳粹的罪行已经在纽伦堡得到了清算，而且又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真宽宏大量，我不能失去最后一个机会了。”老人喃喃一番，转而坚定地，“大夫，我请求你私下代我向美国政府转达一个口信，若你肯帮助我，请宣誓吧。”

“如果仅是转告一个口信，我宣誓。”

“告诉美国政府，美国患了一个毒瘤，瘤细胞已扩散到整个机体，愈来愈多地取代着健康的细胞。”

“这毒瘤是什么？”

“铁血人，一群高智能机器人。亚特兰大第一商业银行104号保险箱里有份铁血人名单副本。保险箱密码是42771602，租用人名字是弗里茨·卢勃。”

我问：“铁血人是外国派遣的间谍吗？”

老人吃力地摇了摇头，呼吸十分艰难：“你能再给我30分钟时间吗？”

我赶紧给他注射1支复苏剂，几分钟后老人回过气来，向我讲述了铁血人的来历。

铁血人的前身实际上是纳粹V型火箭的自控系统，性能指标很低。德国空军部召集了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改进这种自动反馈系统，领导这项工程的封·史拉姆博士深感再好的机

器也比不上人体结构的完美，于是他将机械与生物技术结合制造出这种血肉之躯的超级智能机器人。1944 年底，2 千名铁血人已在秘密基地接受了纳粹主义和军事技术训练。但这时战局已变得十分严峻，次年初盟军突破德国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莱茵河，铁血团被迫向北突围到威廉港，但这里也危在旦夕。领导他们的铁血人葛来道夫少将命令部队伪装成平民乘一条运输船偷渡出海。不幸，船在封锁线上被击沉了。葛来道夫只来得及作了个指示：有机会生还的铁血人应以难民身份渗入盟国，力争站住脚跟，听候柏林指示。

后来有 1200 名铁血人获救到达美国，战后获准了加入美国国籍，于是他们各自就业定居了下来。将军虽很年轻但却老谋深算。他看到铁血团已无所作为，但铁血人则以其优势脑力不难循正常途径攀上各界上层社会，进而染指政、军各界的高级职务。到第三、四代人时美国的权力中心就会落入铁血人之手。于是他宣布解散铁血团，自己与几名校官隐退下去暗中注视着这个百年大计的发展动态，直到如今。

听完老人的讲述，我产生了一丝疑窦：“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是谁？”他的眼神亮了一下，挑战地：“我是封·葛来道夫空军少将。”

我大吃一惊：“你！机器人？”

将军不答，对我平庸的医术露出一丝嘲讽。

九

我涨红了脸，又问：“将军，现在你为什么要把你亲手建造的特洛伊木马毁掉？”

将军叹了口气，这个念头他是 10 年前开始萌生的。10 年前他回德国旅行了一次，希望看看近年的新纳粹主义者在这纳粹覆亡 40 周年之际，能显示多大的力量。他先回到当年的基地，但是营地已变成一座纳粹罪行展览馆，在展厅里他看见一位法国老妇人忽然在一幅照片前号啕大哭起来，悲恸之情沁人心脾。原来她认出照片上吊在电线杆的人质便是她当年失散的丈夫，那天他出去卖面包，以后就没再回家。将军已习惯了和平生活，看了很不是滋味。

在柏林，他去勃兰登堡门凭吊了一番，他们铁血团曾在这里列队行进接受希特勒的检阅，

但如今已是过眼云烟。冥思中他忽然又听见列队行进的步伐声，定睛看时原来却是反战人士的示威游行，令他震惊的是街上行人都报以掌声。

将军带着沉重的失落感回到美国。两年后他再次来到德国，这回是到纽伦堡，昔日的国际军事法庭旧址依然巍立，来参观的大多还是德国人。将军发现德国人不再是从前的德国人了，既没有当年那种疯狂傲视一切的神态，也没有了饥饿的颜色。他们似乎都很自由快乐，特别是他们谈到那场战争时的思维逻辑，和将军当初接受的原始程序微码完全格格不入。

此后将军开始在另一个角度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他慢慢认识到不但是美国人，就是德国人也不再会接受纳粹主义。最终，他觉得应该中止这场百年游戏了，伤害善良的美国人民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时，他退休了。

接任的校官是个盖世太保，他一上任便雄心勃勃地筹划扩大渗透范围，向欧、亚和非洲移民铁血人，这却促使将军下了决心。但卸任后的将军已不能任意外出活动，为要把信息传递出去就得有个可靠的人帮助，他等了很久但始终没有机会。最后，他觉得中风也许能帮他的忙。果然，他在最终一刻达到了目的。药物的力量已经耗尽，将军的声音也愈来愈低，在雨声中几乎难以听清，刚叙完他的秘密便全身抖索一阵，双眼翻向上方，咽气了。

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感到他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凑近他耳朵大声说：“将军，铁血人有标志吗？”

将军毫无反应。过了一歇，他猛地又冒出一句：“小指较短，没有阑尾，少一对肋骨。”我带着一张支票和必须忘掉这次出诊的警告平安地回到了家。但是 50 年来，我始终没把将军的口信转告给政府，我怕连累到妻子。因为那座庄园的铁血人一旦觉察到我和将军的谈话，可怕的惩罚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我只是象将军曾做过的那样，注视着铁血人的各种活动，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们一网打尽。每当一名铁血人又担任了政府重要职务时，我心中就十分内疚，发誓要彻底除掉这个毒瘤。

时机终于来了。去年我妻子安然病逝，我再没有后顾之忧。但是由于事隔那么多年，现在恐

怕无法使人相信那个离奇的故事了。如果警察将我关进疯人院里，铁血人的秘密就永远不能揭开了。于是我决定先把毒瘤的脓头挑开，等政府重视之后再揭开全部秘密。

我选定 10 名身居高职的铁血人，通过电话揭穿他的身世，以捅给报界为要挟迫使他体面地自行辞职。我的武器就是亚特兰大保险箱里的资料，它很管用。尽管有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祖先的经历，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机器人，但最后还是会明白过来的。

我知道我的行动可能会招来可怕的报复，但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死对我是一种赎罪，如果死能换来铁血团的毁灭，我便含笑九泉了。

愿上帝保佑美国，阿门。

十

4 点还差几分杰罗姆已经来到会场，座位已按同心圆的方式一圈圈排好，每把椅子上都有张打着名字的卡片。

杰罗姆的座位在靠中心的第 1 排上。他很纳闷：按字母顺序他的位置应该排得更后一些，而且通常前头 3 排都是属于最高级官员使用的。他左右望了望，发现和他在一排的有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内事务助理，中央情报局局长等政权的核心人物，国防部、司法局的头头在第 2 排，他还看到沙默尔坐在白宫新闻秘书旁边。

哈罗德 4 点正准时到场，和他一起的是赫德逊和总统安全顾问。哈罗德主持开会，他简述了发现铁血人的经过：“我们今天将对铁血人是否威胁美国安全，以及可能采取什么对策作出最后结论。”

是否威胁美国安全？杰罗姆觉得哈罗德调子很低。有人问，除了泰龙·韦伯的证词外，有什么证据说明铁血人确实是机器人，会不会泰龙本人是个敌对国家的间谍，编造出一套铁血人的故事来打击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

沙默尔站起来作证：“我们手里已有一具铁血人尸体，就是杀害大夫的凶手。我亲自解剖了他，他的亚分子水平微观结构确实与人类不同，完全符合机器人的定义。”

“铁血人确实比我们聪明吗？”

“我认为是这样。铁血人的神经细胞不是我们那样只有 1 支轴突，而是复数轴突。这样铁血人第一层次的神经网络就不是二维，而是三维的通路结构。杰罗姆可以作证，这种大脑正是科学界梦寐以求，同时又对它深怀戒心的东西。今天，专家们还在布鲁塞尔争论能不能容许它问世的时候，实际上它已存在 100 年了。”

会场静默片刻。哈罗德说：“杰罗姆，特别小组对铁血人是不是个毒瘤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

杰罗姆清清嗓子，提出了他一贯的见解：

“和人类一样，智能生物必然有主宰世界的欲望，这是生存竞争的规律。铁血人既是高智能生物，自然不能例外。我们已面对一个强大敌手，应该尽早采取绝对措施挖掉这个毒瘤。”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沙默尔又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当代铁血人血管里有一半是本土美国人的血液，这和不同肤色的混血儿一样，和我们之间不存在种族的生存竞争。相反，铁血人的智能基因将使美国人的先天素质得到改良。”

沙默尔的进攻既犀利又直截了当，杰罗姆有点不快但毫不退让：“智能机器的思维方式和人不同，铁血人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和我们一样，这就是危险的根本因素。即使单从文化而论，铁血人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的社会结构就要解体。”

沙默尔步步紧逼：“应该说更新。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文化从没有停止过更新，我们把这称之为进步。”

哈罗德插了进来：“除了学术性探讨之外，建议谈谈更实质的问题。”

杰罗姆态度明朗：“铁血人对安全起码是个未知因素，他们既把手伸进了美国的权力中心，自然是个很严重的威胁。”

这回沙默尔没再说话，赫德逊却开了腔：

“铁血人确实参与过某些重大政策的制订，但是他们没有违背美国的利益，甚至可以说他们干得非常出色。这样，除了他们是机器人之外，很难指责他们是美国的敌人。”

参议院议长先生补充了一句：“以前美国排斥黑人参政，现在美国的政策不是看肤色或种族，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国家。对铁血人也应该是这个原则。”

杰罗姆开始明白，特别小组内部已经拿定主意接受铁血人的存在了。但他不解，既如此为什么哈罗德还要特意让他赶回来出席会议？他不暇细想，粗略估量了形势：彻底毁掉铁血人的主张已不可能被特别小组接受，但至少要把他们压低到普通机器人的地位，使之“无害化”。想毕，他说：“为了保证美国安全不受威胁，起码应对铁血人的活动施加某种限制，比如，先在各种重要部门里把渗入的铁血人清除掉……”

司法部长摇摇头：“他们的职位是按正常程序任命的，只要没有违法行为法律就无能为力。”

“那么，制订一项特别法案，禁止铁血人从事高于蓝领范围的工作。”

一位议员说：“国会已通过授予机器人公民身份的法案，任何合法公民都受联邦宪法的保护。强行剥夺某些公民的合法权益会被解释为种族歧视，两院都不会批准。”

沙默尔没等杰罗姆再说话，表情严肃地：

“杰罗姆，请回答一个问题。你一贯坚持机器人危险论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你因此成为科学界中持这种观点的权威性代表人物。请你告诉我，你今天坚持铁血人是危险的，你这是确信如此呢还是出于保持你权威地位的需要？”

“你在侮辱我！沙默尔！”杰罗姆激怒了。

“回答我，杰罗姆。”沙默尔平心静气，但语调坚决，不容抗拒。

“当然是确信如此！我敢面对圣经起誓。”

“我完全相信你的话。”沙默尔含笑转向哈罗德，做了个询问的表情。哈罗德也满面笑容：

“我想我们的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诸位以为如何？”话音刚落，头三排座位上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掌声，整整持续了一分钟。

“我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论证。”哈罗德正式宣布，然后对杰罗姆，“杰罗姆，我没有告诉你，特别小组对铁血人是否危险也曾激烈地争论过，但最后都同意一个意见：他们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我们的立足点是，人的观念和行为无不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或者说社会条件造就人的观念和行为。这个法则适合于任

何理智大脑，铁血人自不例外。不论他们的大脑和我们有多大不同，只要他们生存在这个社会条件下，就要受法则的支配。他们总要通过自我调整，使自己的思维形式适合社会，从而归化于这个社会。因此，铁血人最终会无限接近于人类，而不会成为绝对的敌人。”

全场一片肃静，连呼吸的声音也听得见。哈罗德凝视着空中，继续说：“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一种认识，我们需要求证。怎样求证？大家一致同意，找个铁血人验证他是否归化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具体的表现是，他是否忠诚于我们这个社会。于是，我们选中了你。”

“我？”杰罗姆的面霎时雪白，不由望了望自己的小指，它确比常人短了一些。

赫德逊同情地看着他：“杰罗姆，泰龙·韦伯的名单中有你的名字，而且列入 A 级危害的一栏。因为你是白宫政策办公室官员，能左右美国的机器人政策。你也许不知道自己是铁血人，但你的医生证实你没有阑尾，少两对浮游肋骨，这是去年你作胃手术时无意发现的。医生没告诉你，因为这无关紧要，但却记录在医案中。有幸的是，我对你调查的结果是肯定你对美国的忠诚。”

哈罗德又说：“杰罗姆今天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忠诚，他的意见尽管未被我们接受，但他是出于维护美国利益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其实，我比其他人更早看到了这一点，上午我告诉他政府机构被机器人渗透时，他第一个反应是问我是不是敌人的颠覆阴谋。这和泰龙·韦伯的反应完全一样，而泰龙·韦伯的忠诚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诸位，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作出结论说，铁血人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是否可以向总统建议，把泰龙·韦伯的录音带放进档案馆封存起来？”

头 3 排座位里，除杰罗姆外所有人都举起了手。杰罗姆说：“我认为后一点没有必要。把它公布出来，把它写进美国的人文学教科书里。”

图 龙玉书

无题

电子科技大学 90060 班 程悦

旅行者二号孤独地划过广漠的宇宙，不停地用电波向整个宇宙倾诉着来自地球的和平之声，寻找着地球人类的星际朋友。……

一艘飞船急速向地球驶来。

“快到了吧？”雷文博士躺在舒适的睡袋中，问头边的电脑。

“还有三百二十七个天文单位。”雷文博士对电脑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

两个月前，W 星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电波信号，但这并不是难题，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生物电脑译电网络。没有费多大功夫，电报就被破译了。每一个人都惊异于电报的内容。这是一份来自地球的和平之声，是来寻找太空中的知己的。“该去看看。”每个 W 星人都这么说。

于是经过仔细的评判和筛选，最优秀的雷文博士被挑出来执行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在基地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人们个个兴高采烈，在宇宙中孤独地生活了这么多年，总算能有一个邻居了，能不令人高兴吗？雷文博士坐进刚刚特别制造的太空船出发了。

越来越近了。他越来越不安起来，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呢？

终于，地球静静地展现在他的

眼前。雷文博士简直惊讶得合不拢嘴了。太美了！湛蓝的球体，上面点着缕缕白云，绿色的大陆，象是在大洋上行驶的巨型船舶；大气在地球周围勾勒出一圈迷人的光晕。他根本无心去听电脑正在申报的枯燥的大气成份数据，他陶醉于窗外那惊人的美景，不由地叹道：“真是一个充满和平气息的温馨的星球啊！”高度越来越低。他看到那葱葱郁郁的莽林，宽阔无比的大洋，白色的雪峰，细长的河流，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飞船停在一片沙漠之中。

自动门打开了。他仔细地穿好防护衣，小心地走下舷梯，站在松软温和的沙丘上。我到了，我来到了，他在心中惊喜地叫道。它和我们的行星多么相似，却又比我们的行星更为多彩和美丽。他谨慎地向前迈起步子，心中勾划着未来美好的蓝图。地球人，我来了，我带来了所有 W 星人的祝愿，我们会成为要好的朋友的。我们会教给你们如何变荒漠为良田，如何改造已经污染的环境，可以向你们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我们也可以又看到在 W 星上早已灭绝了的物种，聆听久已失传的

古典音乐，去拜访生意盎然的小村。我们可以互相通信、参观、学习，在 W 星和地球之间将建成一条永久航路。不，一条会太繁忙，几十条，几百条，昼夜通航。我们将在一起工作、生活，游玩，甚至可以互相通婚，随便哪个星球的方式都行。我们将成为姊妹星球，不分彼此。他在沙丘上高兴地跑了起来。

为自己美好的设想而深深陶醉，他看着远方湛蓝的天空，兴奋地扯去缚在身上的防护衣，把头盔狠狠摔到地上，他似乎马上就想找个地球人谈一谈。忽然，他看到不远处

的一个沙丘上，一个铁塔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塔顶上吊着一个小屋。“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仔细地回想着，是在，是在……噢！对了，在历史教科书的插图上。好象是很久以前一种威力很大的武器，大概是叫做什么“原子武器”吧！

他正想到这儿，忽然天空猛地一闪，炽烈的白光立刻充满了他周围的空间……

旅行者二号依然孤独地划过广漠的太空，继续播着来自地球的友谊之声，寻找着地球人的星际朋友。

征 订 启 事

本刊明年仍自办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欲批销和订阅的可直接汇款到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科学文艺》杂志社发行组(邮码 610041，明年仍为双月刊，每册定价 1.8 元，全年 10.80

元。挂号每本另加 0.30 元。

另外，本刊将发行少量 1991 年合订本，第册定价 10.50 元，需挂号另加 0.30 元。



星星蛋

成都5中高 93届6班
巫雪松

初夏的一天傍晚，林迪文夫妇正在自家田里工作。林迪文突然听到空中传来“嘶——”的一声，抬头一看，只觉得眼前有一丝绿光一闪即逝。顿时，远处本还灯光辉煌的市区变得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空中又是连续的几下“嘶——”声，林迪文发现那便是刚才消逝的绿光，不过不是一团而是几团，它们就停在那儿，是那么的近，而且其中的一团正慢慢地向下移动。近了，近了，林迪文这下看清楚了，那并不是一团光，而是一只正向四面发出绿光的圆盘。“飞碟”！他的妻子宋国芳也发现了它。“轰”，一团桔红的光从圆盘底部喷出，它降落在离夫妇俩30米远的地方……”

事过五年之后，此事再次

发生。

在广阔的田野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旧房子，那便是林迪文家的住房。

记者绿杨将小车停在梧桐树下，他站了一会儿，以一流记者精明的目光搜巡着眼前的每个细节。这所砖木结构是一座L型的拐角平房，墙壁由于风雨侵蚀而变得灰暗，只有那几扇白色的窗户显得略有生气。屋前有一片水泥晒坝，上面堆放着些稻秆，晒坝旁的草坪上杂草丛生。在屋子的后面有一个谷仓、一排鸡舍和一圈栅栏。那圈栅栏才经过修理，被几段圆木撑着没有倒在地上。在前面的门上安有一个铰链，门要往上提一提才能打开。绿杨走进了门，一边慢慢走上台阶，一

边注意着脚下松动的木板。

林迪文在门廊里迎接了他。

绿杨习惯地将帽子往后一推。“我是《流星报》记者绿杨。”他自我介绍。

林迪文茫然问道：“绿杨？”绿杨判定出，眼前这人并非是《流星报》的读者。

“是的，我是个记者。”绿杨说，“昨天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忽然停电时，他看见有一架飞机在你们这儿坠毁了。”

“飞机？没有呀！”林迪文想了想，摇了摇头。

绿杨从对方的神态上，敏锐地断定此人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林迪文还是摇摇头：“没有，没有……”

这时，房门“吱”地一声开了，宋国芳走了出来。绿杨迎上去照样询问了一番，她也同样摇了摇头。她那慢吞吞的样子有点象她丈夫，不过口气却比丈夫果断。

绿杨将信将疑地转过身，扶着门廊的栏杆，一边走下台阶，一边说：“哦，可能是个误会。我们曾经得到了许多消息，最后证明都是无稽之谈。有人说，昨天晚上，有一架飞机拖着一团绿光，笔直地坠毁在你们的田里！”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林迪文的脸上露出了醒悟的神情，“可是它并没有坠毁啊！它不是一架飞机，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翅膀。”

“真的？”绿杨的一只脚停在了空中。“对不起，请问，它上面没翅膀？”他感兴趣地问道。

“是啊！”宋国芳说：“它就在屋后的谷仓里，是属于那些‘丹丝丁’星人的。”她喊丈夫：“迪文，你领这位记者先生去看吧！”

绿杨大喜，忙不迭地跟着

林迪文绕过房子，只听到林迪文说：“今年我们养了很多鸡，都是优良品种，长得可好了！”他忽地压低声音神秘地问绿杨：“哎，大记者，你说，鸡在星星上会生活得好吗？”

“什么，星星？”绿杨不觉仰头看看微黑的天空，不料一脚踩进了路边的一堆稀泥中，“你是说，鸡在星星上？”

“是啊，在‘丹丝丁’上！”林迪文走到谷仓门边，准备开门，“糟糕！门怎么粘住了！”

绿杨看了看门，用肩部猛地一抵，门被推开了。朝里一望，绿杨怔住了。

飞碟！一只飞碟静静地卧在谷仓铺满稻草的地板上，它已不再向外散发绿光了，它的外壳发出暗青色的金属光泽，看上去十分坚硬。谷仓顶部漏开一个很大的洞，看来它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林迪文微笑着说：“我的朋友就是乘它而来的，他们居住在‘丹丝丁’上。”

绿杨惊疑地朝飞碟走去，突然，他痛得嚷了起来，手捂着碰痛的脚。

“噢，我忘了告诉你了！记者先生，”林迪文抱歉地笑道，“您碰着那堵我们看不见的墙了，他们叫它‘超磁保护圈’。”

绿杨顾不得疼痛，急忙问道：“林先生，你的朋友此刻在哪儿呢？”

“就在那边屋里。”

“能带我去看看吗？”

“走吧。”

林迪文一面引着绿杨往屋子走，一面神秘地对绿杨说：

“五年前，他们第一次来我家。向我要鸡蛋，想在他们的‘丹丝丁’上养鸡。可是从地球到他们星球需要走二年半，鸡蛋早已经腐烂了。于是，他们又来了。这次呀，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冰柜和一个自动孵卵器！”说

罢，他得意地冲绿杨笑了笑。

林迪文打开了门，绿杨紧跟着他溜了进去。

林太太与客人们并排坐在紧靠墙的一圈沙发里，天哪，外星人其丑无比：脸盆大的头占去了全身的三分之一，两只棕黑色眼睛，小小的鼻子和嘴一起挤在整个面部的最下部，使额头又大又突出。头顶上没有头发，只见覆盖着一层暗青色的绒毛，脖子灵活得可以作360°的转动。他们的手臂细小无力，脚却短而粗壮。他们都披着一层有着金属光泽的薄毯。

林太太转过身来，愉快地说：“绿先生，这就是我们的朋友。”说完，她转回身对着其中一个“丹丝丁”人说：“这位是绿杨先生，他是个记者。他来看你们和你们的‘飞碟’。”

“里(你)高(好)！”几位“丹丝丁”人都有礼地点了点头，那个女的还冲着他笑了笑。绿杨摇摇头：“我是在做梦吧！”

“错乌(误)的相(想)法！”一位一直看着他的“丹丝丁”人开口了，“里(你)的相(想)法我们都子(知)刀(道)！”他的声音混厚而且别扭。

思维传感！绿杨清楚地意识到。

他迅速地用眼睛扫了一下那几个“丹丝丁”人，“喂！”他大声说，“请问你们从哪儿来？”他紧紧地盯住了一个“丹丝丁”人的眼睛。感到自己正在一个巨大的宇宙空间中飞行，无数星系从他身旁一闪即逝。突然，一颗又大又蓝的光辉灿烂的大星星，升起在他头脑中。眨眼之间，这一切又无影无踪地全消失了……那个“丹丝丁”人对她笑道：“那豆(就)系(是)我们的星久(球)，丹丝丁星！”啊！他重重地松了口气。他发现自己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两手死死地抓住了前面的沙发把手。

“记者先生，你得到答案了吗？”林迪文不知何时已来到了他背后。

“一点都不假，林先生，这些人是从‘丹丝丁’星来的！”绿杨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地说。突然，他激动地一转身，职业习惯回到他身上来，他对着林迪文大叫：“喂！电话！电话机在哪儿？”

“电话？对不起！我们没有电话啊！”林迪文慢吞吞说道，“不过，那边加油站上有电话。我说，绿杨先生，你应当给我的朋友送行才是啊！他们把一切东西通通装上了船，一切都准备就绪！”

“不行，他们不能离开！”绿杨不顾一切地嚷道，“听着，我必须得打个电话，必须找一台电话机！”

林太太也劝着说：“哎，不能等了，再晚了，他们就赶不上潮了。”

“是要赶上月亮！”林迪文以权威似的口吻说道，“等月亮升到合适的高度。”

四位客人安静地坐着，毫不理睬他们的争吵。

绿杨还在四处搜寻那台不存在的电话。忽然，他灵光一闪：“喂，林迪文你有照像机么？”

“当然啦！”林迪文说，“我有一架十分不错的像机，能自动对焦，自选光圈。”

“别啰嗦，”绿杨气急败坏地嚷道，“快！照像机！”

林迪文走进里屋，在里面寻找着。

绿杨守着外星来客，急得七窍生烟，又听到林先生慢条斯理的声音：“国芳，你见到了我的像机了吗？”

“没有啊！”林太太说。林先生的话音又传了出来：“糟糕，我的胶卷也没有了！”

忽然，太空来客们相互看

了一下，同时将左手伸了出来。显然是彼此取得一致意见，就站起来，飞快地向谷仓跑去。

绿杨跟在后面，冲出房子，穿过晒场，向谷仓奔去，大叫大嚷希望他们能够停一会儿。可是，飞碟已闪着绿光从谷仓中升起，绿光一闪，便消失在低垂的云彩中……

绿杨一头冲进了谷仓，只见谷仓中一片烟雾和一圈烧焦的稻草。他失望地跌坐在地上，世界上的头号新闻完了！没有照片，没有任何证据，他只能迟钝地回忆起：“一群‘丹丝丁’人昨晚再次来到林迪文家……带着几箱待孵的鸡蛋，回到了银河……”

他站起身来，摇了摇头，呆站在泥地里一动也不动。突然，他眼中闪出光芒——飞身急匆匆地冲回客厅：“喂！林迪文！他

们付了买鸡蛋的钱了吗？”

“噢！钱么？多少是要付一点儿的啊！”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绿杨急不可待。”

“哎，不是用钱。”林迪文说，“他们上次来，是用他们的鸡蛋来换我的蛋。”

绿杨眼睛一亮，跳了起来：

“蛋？什么蛋？”

“我叫它星星蛋。蛋的形状有点儿象星星！我们把它放在老母鸡身下，这些星形蛋的角还真让老母鸡麻烦了一阵子呢！”他慢慢地从椅子上下来，“这星星鸡并不怎么好。它们看上去有点象小象，也有些象燕子，还有六条脚哩！只有四只活了下来，难养哪！圣诞节那天，我们把它们烧来吃了，味道挺不错。”说完林迪文伸出舌头舔了舔嘴，似乎在回味那些鸡肉。

绿杨望着傻乎乎的林迪文，直想揍他！这家伙，吃掉了他的头号新闻！他逼近林迪文，双手几乎卡住那吞下世界头号新闻的喉咙，咬牙切齿地说：“那么，星星鸡的骨头呢？星星蛋的蛋壳呢？”

“骨头？”林迪文惊奇地说，“早就喂狗了，已经四年了，那条狗也早已死了……蛋壳，也被那条馋嘴的老狗嚼碎吞了，看来那蛋壳也很有味道。”

绿杨绝望地走出门，在走廊里戴上帽子，又将它往后一推，抬起头来，久久地望着那群星闪烁的天空，直望到他头晕目眩。

这时，林迪文兴奋地从屋中跳了出来，用一块抹布擦去照像机上的积尘，喜滋滋地向他喊道：“喂，记者先生！照像机找到了，找到了——！”

语 丝

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人才的问题。

——韩素音

科幻是文学的新品种，它描绘真实世界里变化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

——冈 恩

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通过看科幻小说来学习科学知识的，但科幻小说的确能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

——杨振宁

发现可能性的极限的唯一方法是越雷池一步而涉足不可能的区域。

——克拉克

克拉克法则：当著名的老科学家声明某一事物可能对，他一般总是对的；而当他声称某一事物不可能对，他却往往可能错了。

——克拉克

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

——阿西莫夫

没有幻想的人是灵魂的残废。

——流沙河

科幻小说可以趣味，但科幻不是逃避，而是在更深层次反省人类的处境。

——张系国

科学离不开幻想，艺术离不开真实。

——纳布柯夫

作为一种新型的年轻的文学样式，科学幻想小说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郑文光

幻想是理想的火花，理想是实践的翅膀。

——佚名

在我们的文学里，在文艺作品和通俗科学作品之间，不应该有显著的差异。

——高尔基

不了解过去是忘本。其实不了解未来同样是忘本，而且更加危险。

——张系国



超越时空 的人

陈明洁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加拿大的纽芬兰岛洋面上撞到冰山沉没。可是，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可信度很高的欧洲人消息服务电台报道：挪威一拖网渔船在大西洋从冰山上救起一位妇女，她自称是泰坦尼克号的乘客。

这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得救时全身透湿，精疲力竭，但未发现有外伤。她身着本世纪初的流行服装，手里紧紧捏着船票。一获救，就急切地询问其他乘客的情况。

据其自述，她住在英国南安普敦，系泰坦尼克号乘客威妮·克茨。当船长非斯告诉她，泰坦尼克号早在七十八年前就沉没了，她完全不信，坚持说当天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海务管理局迅速检索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册，结果证实，当时二十九岁的 W·克茨夫人确系该船乘客。

二十七位医生和科学家参与了诊断。克茨夫人只记得有人猛烈地敲客舱门叫“快逃”。

最后，科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地确系泰坦尼克号的乘客。

克茨夫人反复要求要会见她住在南安普敦的亲人们，而她的家人们早已死去。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这超常现象，我们只有等待新理论的诞生。

凭特异功能探金矿



脉的超能力。因为她俩找到的 13 个金矿已经开始采掘，且已获得数亿美元的金子。

有一次，乌兹卡姆博士将俩姐妹带到一个含铀地带。问她们在这儿看见了什么？俩姐妹牢牢握紧了手，以提高感应能力。过了 5 分钟，回答道：“看见了一个字，天王星。”铀的语源又正好是该星的名字。

“妙呀！她二人肯定看到铀矿床啦。”

由于姐妹俩的超能力，她俩有可能被绑架、被诱拐。为此，土耳其政府已为她们配备了贴身保镖。

从 1987 年开始，土耳其地质学家哈言姆·乌兹卡姆博士，就在研究一对双胞胎的超凡能力。经反复测试之后，他确信这俩姐妹具有探明金、银等矿

新

奇

趣

宇宙植物入侵地球

陳明潔

德国柏林的植物学家旺格尔夫妇在家园西边森林中，发现了两株从未见过的植物。乍看有如蕨类植物，但当他们欲拔起它时，两株植物却发出了哼哼之声。

夫妇俩停下手，心想，这大概是变异的植物吧！

不久，他们发现，该林中有的动物行为奇异。松鼠们开始斗殴，而鸟孵蛋时把蛋拨出巢外，原来这些松鼠和小鸟就是吃了那种植物。

旺格尔夫妇把两株植物拿去研究，发现这种植物里含有大量的氨。从这种植物中还找到与具有迷幻作用的 LSD 相似的物质。

在进行研究之时，两株植物根部无

土，甚至无水，但却生长旺盛，乃至开花结籽。试着加上除草剂和毒药，植物依然生机盎然。再用火烧，也竟然不枯，还在继续生长。植物学

家夫妇最后得出结论，这两株植物是从宇宙中移植来的。

倘若这种植物在地球上迅速蔓延，那地球上的野生植物将会灭绝。

请注意，如果你家院子里发现奇怪的植物千万小心，那也许是宇宙人种的。



雪人成了救星

陳明潔

一天，大雪纷飞，南斯拉夫气象学家埃米尔与另两个同伴一块外出，在尼泊尔境内的埃伯勒斯特山中一岩架上架设仪器。突然，脚下的冰层崩裂，他的两个同伴坠入深谷。

埃米尔拼命抓住岩架边缘，但他所抓住的小块岩也整个地在向下，好容易站住了，立足点也不足一米。下边就是高达300米的悬崖，埃米尔绝望地蹲在绝壁上凸出的一小块岩架上，听天由命。

在死一般的沉静中，他度过了一辈子似的一个小时。不久，上方出现了响动，埃米尔抬头，清楚地看到一个雪人，他全身披着长毛，个头非常魁梧，高约1.5米。

雪人拣起埃米尔遗留在上边的登山绳，慢慢地垂吊下来。雪人十分耐心，等埃米尔抓住了绳头，雪人才缓缓地、小心地把绳子往上拉。当埃米尔被拉上岩顶，雪人转身远去了，踩在雪上的脚步声沉重有力。

当搜寻队赶到，除了原来留下的仪器外，只见到一个个80公分的特大足迹。

参加搜寻队的气象学家修克尔伯在我先生说：「凡亲眼见到那些特大的脚印的人都相信确实是雪人救了埃米尔的命。」





被外星人邀请

潘英忠

外星人究竟是什么模样?这个问题太富有刺激性了。由于宇宙浩渺无际,外星人生活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他们的星球环境与地球迥然不同,生命进化的途径也大相径庭,因此,他们的模样肯定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外星人都长得丑陋恐怖,有如鬼魅呢?

事实上,根据从世界各地 UFO 研究机构收集的资料,从目睹者中看到的外星人的模样,有以下几种类型:

试验用的动物——这种来自外星球长毛动物,外貌象猩猩。全身有毛,手臂特别长大,牙齿

锐利,身高达 2.1 米,体重约 182 公斤。有些科学家认为是外星人用来做太空飞行试验的动物。

矮小的大头外星人——他们平均身高大致在 1.05 到 1.25 米之间,头部特大,眼呈圆形,但无瞳孔,也没有耳廓及鼻梁,只是在鼻的部位有两个小孔,嘴巴只有一条缝,并无嘴唇、头发或牙齿,指缝间长蹼而无拇指。

类似人的外星人——他们的外形大小同地球人差不多,但也另有特征。例如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事例中,目击者见到的外星人高 1.86

米，重约 82 公斤，两腿弯曲而没有手掌，一只袖口伸出一条长杆，每次他挥动那根杆，周围的物件就会移动，或者消失。

美国马里兰大学化学实验主任和他的伙伴发现的证据显示，决定一切生命的化学成份和外表的遗传密码，并非随随便便形成。他说：“由于同样的化学元素存在于整个宇宙，遗传密码只能以地球所知的方式拼出蛋白质。而这种现象使外星人的外形和地球人相似。”

从众多的目击者和与外星人打过交道的人叙述，外星人与地球人接触的方式，总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语言型——有的外星人，能使用如英语等地球上的语言。这类接触表明显示，地球人和外星人接触时，不存在语言障碍，也许这些外星人都专门研究过各种星际语言。

动作型——如外星人与地球人彼此握手、拥抱之类。在这类接触中，基本是外星使者采取主动。有的是表示友好，有的则是对地球人身体的测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例中出现过外星使者见到地球人时主动举双手的细节报告。这种动作，含有“不侵犯你们”的意义。

目光型——是指在地球本土上，外星人与地球人相互用眼睛而不是用仪器看到了对方，通过目光与在近空的飞碟乘员相接触。细分一下，外星人的目光有“友好的”、“善良的”、“冷漠的”与“高傲的”之别。

心理型——或称感应型，即外星使者能通过心理信息传导的方式实现与地球人的接触，这反应出外星人在心理进化方面的超常功能。也说明外星人与地球人在心理上不存在难以沟通的障碍，这是彼此接触的重要基础。

能场型——外星使者在意外地同地球人相遇时，能用某种有形或无形的能量使地球人身体固定或出现幻觉，这是一种防御性接触方式。这种接触的媒介便是地球人尚难以认定的某种能场，地球人对此无能为力。飞碟定身效应即属于此列。

光击型——指外星使者在见到地球人时光束或光球追击或伤害对方。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生理测验，也可能是出于对地球人的防范或者其它缘由。这类接触，会明显地造成地球人的身心创伤。

劫持型——这是一种特殊的有损于地球人生存尊严的接触方式。这种接触方式的存在，反映了地球人在外星人心目中的落后身份。地球人在这类接触中，所受到的心理影响，往往是长久的。

邀请型——外星人主动邀请地球人到飞碟上参观，这类情况虽然极少见，但毕竟有这种实例存在。这表明外星人同地球人的接触愿望是良好的，是出于一种智能同类之间的友好之情。被邀请的地球人能够感受到在心理上、智力上与外星人有着相当接近的联系。这类邀请有的是以某种方式预约的，也有的是地球人偶然受邀的。

偶然受邀的案例比以某种方式预约的案例虽然要多得多，然而，典型生动令人拍案叫绝的却没有几则。看来，至目前为止，最为震惊的，还是莫过于下面的案例——

贝蒂·安德烈森，美国人。她有 7 个孩子，与丈夫、父母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北部的小城南阿什伯纳。她是个勤劳、善良、虔诚的基督教徒，非常喜欢画素描画，且记忆力相当好，几乎“过目能画”。

1975 年，贝蒂致信美国 UFO 研究中心的主任海尼克博士，叙述她在 1967 年曾被外星人邀请乘过飞碟，到过一個神秘的地方。为增强事件的可信性，还得先将海尼克介绍一番：

海尼克博士——J·艾伦·海尼克(Dr·J·Allen Hynek)是世界著名的 UFO 权威，曾任美国空军“蓝皮书计划”顾问长达 20 年，亲自检查过许多重要的 UFO 案件，处理过美国政府的有关档案，被美国空军称为“对 UFO 知道最多的人。”

海尼克博士研究过 75000 起 UFO 案例，他的实验室拥有数百种 UFO 遗留下来的证据。在人证、物证化验和调查研究等方面，他做得比别人更深入，被誉为科学 UFO 学之父。他生于 1910 年 5 月 1 日，卒于 1986 年 4 月 27 日，享年 76 岁。

当海尼克博士收到贝蒂的书信后，决定将她作为该中心研究的重点对象。他们采取“催眠回忆法”，在催眠中，展现了她一段非凡而神秘有趣的经历：

1967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大约 8 点钟，贝蒂

一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电灯、电视闪了几下就熄灭了。与此同时，一道奇怪而强烈的粉红色光透过厨房的窗户直射而入，将整个客厅染成了粉红色。紧接着，又是一片漆黑，客厅里的人，除贝蒂外，一个个都象商店橱窗内的服装模特，不能动弹了。

不一会儿，那粉红色的光又亮了，贝蒂看见几个毛丫排着队从那关闭着的门里跳跃着进来。奇怪！他们是一个跟着一个，直接从房门板上穿了过来，全站在贝蒂的面前。这时，房屋里的灯也亮了，但电视机没亮。其中，一位个子较高的外星人(大致有 1.66 米)，走上前与贝蒂说道：“贝蒂！我叫夸兹嘎，我们是从外星球来的，别怕，我们只想同您交个朋友。”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并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

贝蒂十分镇定，她感到这些外星人和善而友好。她发现，夸兹嘎说话，不象是从嘴里发出的，似乎是通过大脑传感而感受到的。

一位外星人手里握着一本小蓝皮书，欲与贝蒂交换一本她认为最好的书。贝蒂点点头，从书架的顶格中，取出了圣经。她把它送给了对方，从对方手中接过了小蓝皮书。

夸兹嘎左手握着圣经，右手在圣经上方约 10cm 高处，接连扇了几下，就象演魔术一样，一本圣经忽然变成了 5 本，每人一本。他们当场就翻阅起来。

贝蒂见他们翻阅完后，便问道：“你们来这儿干吗？”

“求您协助我们完成一项重大的试验。”

“好罢！”她话音刚落，身子便一下飞到了他们中间，随着又腾空而起，跟着他们一道穿过门板往屋外滑行。到了屋外，贝蒂惊奇地看到在自家后院坝子中央，停放着一个带起落架的、中间部分鼓起来的椭圆形物体，而它周围的茫茫雾气也是略带粉红色的。

夸兹嘎指着那物体对贝蒂道：“喏，您可以放心相信我，您瞧那艘飞船，你们地球人现在叫它飞碟，它是在星际间旅行的交通工具。”

这时，飞碟底部一下子透明了，里面的机械都看得清清楚楚。贝蒂恍然大悟，记起那小蓝皮书里，绘有这个机械。

夸兹嘎向贝蒂招手：“请随我来！”话音刚落，他嗖的一下便飞了起来。

飞碟上部，有道门徐徐打开了。贝蒂与其它外星人一起飞进飞碟。一会儿，她感到自己一点重量都没有了，并有点恶心的感觉。

外星人把贝蒂带到一个象医院里的外科手术台前：“我们要对您全身消毒，避免您把地球上的一些病菌和病毒，带到我们那里去。”

贝蒂不知不觉地便站了上去。她沐浴在强光之中。那光，是由许多细小的光束组成的光柱。

消毒灭菌之后，又被带进一间光线很暗的楔形小室。她羞怯地脱光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外星人为她准备的白外套，走出了楔形小室。

外星人安慰道：“别害怕，您放心跟着我们走吧，请站到我们身后。”

贝蒂随之经过自动走廊，进入一间高大的拱形舱室。舱室里有一个长形台子，台子侧面有控制盘。

“我不要上去！”贝蒂有点恐惧。

不知什么时候，夸兹嘎已换上了银光闪闪的服装，他走到贝蒂身旁：“别怕，贝蒂，勇敢些。您一切都会很好的。”说着说着，贝蒂就飘浮了起来，平平地落在长形台子上。

外星人首先给贝蒂做视力检查，接着又拿来一根可以弯曲的银针，从贝蒂的鼻孔里插进去。

“哎哟，哎哟！疼死了！”贝蒂惊呼起来。于是，夸兹嘎将双手放在贝蒂前额的上方，奇怪！她的疼痛就立刻消失了。

脑检查完毕，银针拔出来了，她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但见那银针针尖上有个比豌豆还小的白球和网状物，那是从贝蒂的脑袋里取出来的。

外星人拨开贝蒂的大腿，还准备检查她的生殖系统。急得贝蒂惊叫，赶忙把大腿夹拢。

“我们采用间接的方法进行检查吧！”

于是，外星人用银针，打从她的肚脐眼里扎进去，贝蒂嚎啕大哭：“我不要做检查。”外星人只好将银针拔了出来。

贝蒂依然躺在长形台子上，继续接受其它方面的检查。她猛然望见天花板上有东西正对着自己降下来，形如一只巨大的眼睛，眼看就要压着身体，突然又停下来，只是和她的身体刚好接触，一点也感觉不到痛。那形如巨眼的东西，

在她腹部只停留了片刻，又慢慢地升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了。

夸兹嘎朝她身上挥了几次手，贝蒂感到浑身上下非常舒坦。随后，贝蒂一下子从长形台上坐了起来，身体又腾空飘浮了起来，直飘落到4个外星人中间，她从坐着的姿势，改变成了站立的姿势。她又被一个外星人带回到楔形小暗室，然后又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跟随他们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圆筒形舱室。舱室两旁各有4把椅子，椅子都用玻璃罩扣住。她没见到外星人是否按过什么开关似的东西，然而他们一到，8个玻璃罩一下子很整齐的同时被打开了。一个外星人请贝蒂坐进他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去。

贝蒂刚一坐上椅子，玻璃罩就自动扣住了。她感到非常冷，气压很强，越来越冷。“好冷呀，快冷死我了！”她惊叫起来。

外星人一招手，贝蒂腾空而起，竟冲出了玻璃罩，调换到了另一把椅子上坐着，刚一坐下玻璃罩又自动扣住了。玻璃罩扣住之后，贝蒂嘴巴和两个鼻孔，各接上了一根管子，显然是让她通过这些管子进行呼吸。紧接着她见到一种灰色的液体，沿着玻璃罩流下来，而且越流越猛烈。她闭上了双眼。

“好，就这样，别睁开双眼。您不用害怕。”外星人用大脑传感指示她。

没过一阵子，贝蒂感觉到全身已浸泡在液体里，并觉察到有轻轻的振颤，使她领受到一种从未领受过的舒服、松弛和轻快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她的嘴里被灌进了一汤匙甜汁，味道好极了。

最后，振颤停止了。灰色液体从封闭的玻璃罩里排了出去。这种液体真怪，没丁点被沾在衣服上，不知一下又流到何处去了。她迈步跨出玻璃罩，便使她大吃一惊，外星人的头上都顶着一块黑色的头巾。

夸兹嘎吩咐两个外星人：“你俩带她出去参观，不要走得太远了。”

不一会儿，贝蒂跟随着外星人飘行在一条黑色的跑道上，又进入了一条隧道，隧道里面显得很黑暗。外星人的衣服竟在黑洞中闪耀着亮光，贝蒂能看清隧道的石壁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走着走着，贝蒂感到脑袋沉重，胳膊腿儿也

非常沉重。隧道开始上坡，突然，她看到一个发亮的“镜子”挡着去路。贝蒂捂住脸，准备闯过去，结果竟穿透而过。

他们出了隧道，依然走在黑色的跑道上，来到一个全是由红色笼罩着的场所。这里的空气在颤抖，闪烁的红光把两个外星人的银装也映成红色的了。黑色的跑道，好象还在无限制的伸延下去。在跑道的两旁耸立出两座四方形的建筑物，看去有点象中国的古式结构，但也不全象，它们也具有西方高大建筑的特征。

“哎哟，我的妈呀！”贝蒂吓了一跳。原来他们已来到一处有动物的地方，贝蒂被惊得目瞪口呆。那些动物没有头，只有两个大眼球，瘦胳膊瘦腿的，在墙上爬上爬下，并直盯着他们看。

他们沿着跑道继续前进，又穿越了一大片“镜片”，两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房屋，周围环境也逐渐变成绿色的了。

他们仍然继续朝前走着，道旁右侧出现了一片湖泊，湖泊被薄薄的一层雾气笼罩着。近处的植物显得奇形怪状，但也都是绿色的，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那些停留在道旁的半鱼半鸟的动物了。

他们走啊走啊，来到了奇怪的建筑群旁，看去似乎象座城市。贝蒂仔细一瞧：这里有许多跑道，互相交叉着。交叉口却没有用立交。

他们过了交叉口，又到了一个地方。在跑道的下方巍然屹立一座雄伟壮观的金字塔，塔顶上还有尊雕塑的头像，头像有点象埃及人的头部，金字塔有三个斜角。他们正从这金字塔的上方经过。

突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片辉煌的亮光，亮光中映出了巨大宏伟的水晶般似的棱柱形物体群。贝蒂敬畏而又好奇地注视着那闪烁变幻莫测的光彩，那奇异无比的绚丽美景简直令人害怕。

外星人带领着她穿越过水晶建筑物群后离去了，将贝蒂独自留在那儿。光辉中忽地跃出一个影子，原来竟然是一只巨鸟。它身后闪耀着异样的光芒，美极了，其妙无穷！火星在四周飞舞。此刻，贝蒂感到浑身象着了火似的。她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实在忍受不住了，便闭上眼睛惊呼乱叫起来：“热死我了！快把我救出去吧！”

蓦地，她感到凉快极了，但双手有点疼痛。

当她慢慢睁开眼一瞧：巨鸟不见了！她发现，在巨鸟原来站过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小堆火，那堆火渐渐地熄灭了，剩下来一堆灰烬。她反而又冷得哆嗦起来了。

那堆灰烬由暗红逐渐变成灰白，竟变成了一条又粗又大灰色的、陶土似的虫子！忽然，在贝蒂的右侧，传来了一个由许多声音汇集成的巨大轰鸣：“你已经看到了，并且也听到了，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声音显得空幻，象发至太空，停了片刻又响道：“我选中了你，去向地球人揭晓吧！”声音戛然而止。

此刻此时四周显得分外岑寂，她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子走上了那黑色的跑道。那两个外星人又出现在她的身前身后，领着她走上了归程。

当贝蒂再次陶醉在“浸泡椅”中时，一个外星人敲着她的玻璃罩问：“贝蒂！你感到舒服吗？”贝蒂点点头。

当她从“浸泡椅”出来之后，又进入了原先飞碟的内部，看见两个外星人手里都拿着个白色的闪闪发光的圆球，略比排球小但不耀眼，瞧着它有舒适之感。

旁边的一道小门开了。夸兹嘎向贝蒂走来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说道：“贝蒂，你现在必须停止思维。”当他凝视贝蒂时，她觉得他的脑袋变模糊了，两只眼睛变得很大，一只发白光，另一只是黑眼珠，象蜜蜂的头，非常奇特。他开始用思维传感对贝蒂说，他要把公式告诉给她……接着，通往飞碟外面的那个门打开了，雾中露出了她家房子的一个墙角。他们一行3个飘然而下，朝贝蒂的家走去。

他们回到客厅后，外星人手拿白球，将处于麻木状态下的贝蒂的家人们“指挥”排成一行纵队，让其各回房间睡觉。一个叫祖豪甫的外星人对她说：“那本放在桌上的蓝皮书，借给你看几天，你要尽量明白。”

另一外星人手举发蓝绿色光的蜡烛样的东西为其照明。

接着，祖豪甫把贝蒂领到了一个空房间，让她躺下休息，并对她说道：“今晚发生的一切事情，你要把它忘记！”

“为什么要忘记？我不愿意。我反对！”贝蒂抗议了。

“在时机到来之前，你必须忘掉一切！”祖豪

甫坚持己见说道。

贝蒂只好躺上了床，祖豪甫用手在她头部的上方挥动起来，贝蒂在嘀嗒嘀嗒的声音中睡着了。

翌日，贝蒂醒来时，家中一切照常，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贝蒂只模模糊糊记得昨夜晚，好象有几个奇怪的人，撞进她的家里，似乎还曾交换过书。她便朝桌上一瞧，一下子惊呆了，一本小蓝皮书果然还在桌上放着。她急忙上前拿起来翻看，然而怎么也看不懂……

贝蒂在几个月的催眠调查中，凭着她绘画的才能，绘了许多幅素描画。

UFO研究中心的主任海尼克博士，把图中之物相互密切联系，恰好能够组合进一个紧凑的飞行器中。UFO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深信贝蒂曾被外星人邀请乘飞碟旅行外星球。

外星人以某种方式预约的案例，比起偶然受邀的案例来真是凤毛麟角。哥伦比亚人卡斯蒂略，是世界上极“幸运者”，他多次被邀请。

外星人为何对卡斯蒂略如此垂青，多次邀请前往？也许是因为卡斯蒂略很早以来就是一位著名的飞碟学者的缘故。

卡斯蒂略是一位长途电讯工程师，52岁。他从事UFO研究已多年，在拉丁美洲很有威望，他对UFO研究颇有造诣，并经常接受记者的来访，应邀遍访拉丁美洲各国，广泛向公众介绍、解答有关UFO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他所有的演说中，最精彩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他讲述的5次登上飞碟的亲身经历。他是在神志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应邀前去作客并安然无恙返回地面的，他对事件经过的记忆并未象大多数人那样被“洗”掉。最精彩的莫过于第一次的邀请，在飞碟上作客长达8个半小时……

波哥大远郊湖畔，远眺青山如黛，事件就发生在这湖光山色风光宜人之地。

1973年11月3日晚8时许，皎月当空，群星满布。卡斯蒂略按约会条件，身着农民装束，走到湖边的一块大石旁，从石后取出外星人早埋藏好的圆球，把它拿在手中，然后静候飞碟到来。这一切，都是一位自称同外星人有联系的夫人安排的。这位夫人早在两个月前就把外星人提出的赴约条件及细节转告了他，并说这些外星人来自金牛星座昴星团，离地球410光年！

卡斯蒂略手捧着圆球凝视着湖面——8点25分，突然！水声大作，从湖底先后跃出两架飞碟直射太空，刺眼的强光把周围照得通明如昼。卡斯蒂略一下子怔住了，他看见那两架飞碟已飞到上空，约在200米高处盘旋，四周的气温随之急剧变化。他手中的圆球开始发热，似乎外星人正通过圆球来测定他所在的方位。一会儿，一架飞碟悄然远去，而另一架则向他飞来，并向地面射出几束强光。突然，两个外星人从飞碟上顺着光柱飘然而下，登临地面后，便朝卡斯蒂略走来，卡斯蒂略极度恐惧而说不出话来。一个外星人把他挟在腋下，那架发光的飞碟开始移动，在他的上空200米处停下，并射出了强光。他看到周围一些小石头、土块、树叶在一种引力的作用下纷纷扬扬舞起来。此刻，他有一种万箭穿身之感，不一会儿就轻飘飘地腾空而起，顺着光柱升向空中。看着脚下的湖面和快速掠过的树影，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异样感觉充盈他的身心。他飘到飞碟的入口处，舱门忽地打开了，外星人把他轻轻地放进了座舱内。

他进到飞碟座舱内后，外星人叫他把全身衣服脱光，他显得很尴尬，犹豫不决。外星人不断要求，他执拗不过，只得依从。

飞碟舱内有光，但没有灯，也看不到影子，可能是从四周舱壁内透射出来的散射光。猛然之间，由一角落里冒出了一股青烟，青烟里散发出一股柠檬香，过了1分钟，烟雾渐渐散去。这时，从一扇门里走出两个外星人，向他要回了那只圆球。其中一个还主动伸出了右手握住他的手问候。使他十分震惊的是此外星人竟叫出了他的名字。

这两个外星人身高约有1.70米，北欧型，蓝眼珠，眼大而深邃，眼角下斜，浅黄色的头发垂至两个肩头，眉目清秀。他们身着紧身衣，衣上有纽扣并系有腰带。更奇怪的是，外星人竟能用十分标准的西班牙语同他交谈。这个外星人自我介绍，叫克里斯纳梅克，他身旁的另一位外星人叫克鲁努拉。卡斯蒂略意外地发觉，那个克里斯纳梅克竟是他的老相识。他清楚地记得，1969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剧院门口结识了他。不过，当时他所用的名字叫西利尔·维斯，自称是瑞士人，是摩门教传教士。自那以后，他俩就交上了朋友，来往达4个月之久。

但现在他却告诉卡斯蒂略说，他来自金牛座中的昴星团(俗称“七姊妹”星)。

他被领进另一间座舱，4个外星人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白色透明办公桌四周。卡斯蒂略向他们致意，也在桌旁坐下。他观察到，他那位朋友相貌稍有些改变。克里斯纳梅克向在座各位介绍了自己与地球人在地球上的相遇。

那4个外星人讲起话来，他们的嘴唇几乎一动不动，信息是通过心灵感应传递出来的，而卡斯蒂略则通过语言，他们的对话持续了8小时。座舱是如此平稳，以致卡斯蒂略以为飞碟仍在原处不动呢。他要求飞行旅游一番，外星人都笑了起来，告诉他，飞碟一直在飞行。外星人亲切地请他参观飞碟内部，要他熟悉“家”。外星人把他领到“楼”上，让他坐在一架似荧屏样的仪器前。外星人通过键钮调试了一下屏幕，然后让他探身去看。他看到一条巨大的深沟，感到头晕目眩。外星人见他有些受不了，于是又重新调试了一下，这回他惊喜无比，差点叫出声来。原来他看了波哥大，看到了自己居住的那个地区，看到了他家的那幢小楼，看到了他的几个孩子正在床上恬静惬意地熟睡，还看到了他家那只德国牧羊狗蹲在地上，摇着尾巴，好象在汪汪地叫着。

事后查明，当地当晚并没有关于发现任何飞碟的目击报告。

卡斯蒂略眼前这架有点象电子望远镜的仪器，能透过屋顶或墙壁窥视房屋内部情景。此外，外星人还请他参观了驾驶舱。在那里，他看到有一个巨大的电子中心控制台，以及灯光、类似电视那样的荧光屏、电钮和操纵杆等等。在旁边还有一张点线纵横的电子宇宙图，他发现，地球出现在这张图的边缘上，只有芝麻粒那么大一点。

在交谈中，他好奇地问外星人：“你们怎么能够在这么很短的时间里，走完400多光年的路程来到我们地球？要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任何以这个速度或超过这个速度运动的物体，都会自行解体而转化为能。”

外星人回答说：“必须把你们相对论再修改3次，才能抓住事物的实质。爱因斯坦仅仅奠定了一种理论的基础。你们地球人还不知道，在宇

宙星际之间，存在着星际飞行走廊，它可以大大缩短星座之间、行星之间、银河之间、第一宇宙、第二宇宙、第三宇宙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走廊可分成几类，我们用密码分别给它们编了号码。”

卡斯蒂略越听越玄乎，他已初步觉察到，似乎在这些走廊中有某种能的存在，飞碟一经飞

起，也能释放出这种能，从而使它以“思维的速度”飞行。比如说想去火星，飞碟就能即刻到达火星，当然比光速就快多了。由此也就解释了许多目击者遇到的 UFO，为何有的时候会转瞬之间无踪影？原来它们是以“思维的速度”在飞行。

图 曾胜利

奇 思 闪 烁

——科幻构思二则

舒明武

《亚当·夏娃的归来》

未来的某一时代，人类被一种新的游戏迷住了——复制自己。

这实在是一种迷人的乐趣：复制一个自己去当作家，又复制一个自己去当运动员，再复制一个自己去太空探险，还复制一个自己去钻研古典哲学……太好玩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多种愿望受制于一个肉身的渺小时代，终于被遗传工程学的划时代突破而超越了。

不久，便出现了混乱。

由于复制者与本人一模一样(具体思想和行为却有差别)，丈夫不知妻子是真身还是假身；母亲不知儿子是原身还是分身；一个热恋中的少女同时突然遇见三个自己的情侣，手足无措……

接着生命开始贬值，大削价，赔本贱卖，杀人与被杀案件增多，却引不起社会的重视。人们听到特大凶杀案时往往一笑了之：再复制一个就是了。

《塑像星球》

为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塑像(包括为以前

时代的杰出人物增补塑像)，是人类的一大传统美德。

中国有孔子、孙中山……美国有华盛顿、富兰克林……法国有查理曼大帝、雨果……阿拉伯国家有穆罕默德、纪伯伦……谁能说为他们塑像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国尚如此，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乡村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孕育出的非凡儿女塑像的。

塑吧塑吧——为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塑吧塑吧——我纯金你花岗石他新材料我再凿岩你再填海……

遗憾的是随着全新的教育世纪的到来，人类的杰出人物开始数不过来了。

……

多少多少年以后，某一临近太阳的外星探测飞船发回了如下的报告：在这一恒星系的第三颗行星上，发现了密度异常大的非自然痕迹，初步分析是数以十亿计的某类智慧生命体的形象。

另 当 别 论

(美)波 尔 著
孙维梓 译

我沉思地坐在铁床的边上。另一条被子被用来铺在床上当作褥垫，这当然并不那么舒适，不过我面临的却是比这要麻烦得多的事情。

马上就要把我转移到附近的监狱里去，在这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我还将被投放死牢，当然一开始会有法律上的一套审判程序，但那些纯粹只是形式。因为我不仅是在犯罪现场给逮住的，而且连我自己也对这一切供认不讳。

我被指控蓄意谋杀我的朋友拉里·康诺特，他甚至还救过我的命。我自己当然会提出一些辩护理由以求减轻罪责，但法庭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

康诺特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后来战争才把我俩分开。若干年后我们终于又在华盛顿重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一展抱负之处，并为此努力奋斗了多年，但其内容则对我秘而不宣。我自己原来也有过一番雄心宏图，只是当我在解剖学上一无所成以后，我就和科学无缘了。老实说，还在我刚踏进解剖所那会儿起，我对医学的兴趣就已一落千丈，我倒不是厌恶那些死尸，只是觉得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或职称，而且这对于一个参议院的警卫人员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职业听起来似乎并不太体面，但我并不以做个警卫而感到羞愧。一般说来在生活中

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甚至还相当喜欢这个职务。参议员们在我们警卫人员面前通常都能够毫无顾虑，对我们十分友善，我们也常常知道不少发生在政府内幕里的秘闻趣事。从个人方面来说，不少人都得有求于我们——这主要是那些急于猎取新闻的记者以及政府的小官员们，他们往往能从人们无意漏出的只言片语中得益匪浅；当然还有那些希冀在议会进行重大辩论时置身于大厅回廊中的游客们。

举个例子说，和拉里·康诺特的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和他恰好在街上相遇，寒暄一番以后，他就问我能不能为他搞张议院的通行证，以便参观最近将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妥。

当国务卿刚刚上台发言时他就来了，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由于心满意足而熠熠发亮。然而这时突然爆发一阵巨大的叫喊声，整个事件大家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共冲进来三个人，都是来自中美洲的恐怖份子，企图用暴力来对我们的政策施加影响。其中有两个人手持短枪，第三个小个子拿的是手榴弹，在枪战中打伤了我们两名参议员和一名警卫。我和康诺特正并肩站着，当时我扑向那个已经扬起手榴弹的小个子，把他掀倒在地，手榴弹也滚向一边。在我正想去抓它时，一眼瞥见它已被拉开了弦行将爆炸，结果就在我有点犹豫的一瞬间，拉里已经突然伏身在手榴弹的上面……

事后在报纸上把我们两人都吹捧成了英雄。报上报导说，那简直是个奇迹。拉里在全身脸朝下地扑在手榴弹上时，居然还来得及把它从身下扔了出去，使它在爆炸时没有伤及任何一个人。

的确，弹片没有给谁带来伤害。报纸上还说，手榴弹的爆炸只是使拉里丧失了知觉。这也没错，他的确丧失了知觉，过了整整六个小时才苏醒过来，而且在这以后的整整一昼夜里他还处于半苏醒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一天，我才在晚上去探望了他，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欣慰。

“你和我可都成了新闻人物了。”他分外亲切地招呼了我。

“拉里，是你救了我的命。”我说。

“这算不了什么，迪克，不足挂齿。我扑上去

完全是出于本能，不过我们两个都够走运的，就是这么回事。”

“报上说，你干得简直棒极了，动作迅如疾电，以致谁也没法看清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在那种间不容发的一刹那，”他以更加漫不经心的语调说，“当然谁也无法来得及看清所有这一切的。”

“不过我来得及，拉里。”

他的小眼睛显得越发缩小了。

“我正好位于你和手榴弹之间，你不可能从我的侧面扑上前去，也不可能从我头上越过，更不可能透过我的身体，但你竟然会躺在那手榴弹上面！”

拉里仍然默不出声。

“还有一件事，拉里，手榴弹就是在你身子底下爆炸的，你的确被气浪掀起过，难道你穿上了防弹背心不成？……”

“别忘了事实，”他轻声咳了一下说，“那……”

“把你的‘事实’放到一边去，朋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取下了眼镜，不知所措地擦了擦眼睛。

“我不知道，”他喃喃地说，“报上是这么写的，手榴弹起爆是在几……”

“让报纸见鬼去，拉里。”我轻轻打断了他，“你得知道，我就在当地，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

拉里·康诺特的个子本来就不算高，但他给我的印象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渺小，在椅子上简直蜷缩成了一团。他以那种眼神瞅着我，就好象我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尼密吉达的化身似的。

然后他纵声大笑，那几乎是一种幸福的笑声，以致我由于意外而哆嗦了一下。

“好吧，迪克，这种捉迷藏式的游戏该结束了：我当时失去了知觉，而你却睁大了眼睛……反正迟早我总得向某个人承认这一切的，干吗这个人不是你呢？”

后来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已记在这本临别笔记之中，仅仅省略了一个细节，真的，不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任何人任何时刻都不会再知道它，在任何情况下，谁都别想从我这儿得到它的。



“当然，我不可能不清楚，”拉里说，“你或迟或早会回忆起我们在咖啡馆里的那次夜谈，我们曾无休无止地对上帝和宇宙等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你是不会忘记这事的。”

是的，我没有忘记，我至今还记得我是如何无情地抨击他那些荒谬的论断和假设的，而他又是如何固执地为之辩解。其中有一点特别怪诞无稽，但拉里甚至想要着手证明它……

至此我的脑海中就有些茫然了。

“那时你似乎断言说，”我费力地字斟句酌地回想说，“什么总有一天人类的意念能够掌握……嗯……什么心灵力量，说将来我们人类能不借助于任何机械，甚至连手指头都不动一下，就能够依赖我们思维的力量使自己在眨眼间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总之，你说过对于人类的意念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哪，我那时可真是乳臭未干的后生小子！”拉里感叹不已并陷于沉思之中。

我没有去妨碍他的思路，因为这时连我自己也得好好想想。

“自然，”他重新说下去，“人类的意念本身

并不具备这种功能。我当时对你所讲的一切，统统只不过是空想家的热情洋溢的大话，而不是科学家们经过上百次实验所证实的结论。但是在某些地方我总算还是正确的，就是这些地方使我找到正确的答案。的确存在着某种……就算是某种技术手段吧，借助于这种手段人就能使自己的思维象在日常生活中干体力活那样工作。只消掌握了这种手段，人就最终地战胜了自然！”

他声音中流露出某种异样的语气，在他目光中闪现出某种熠熠的神采，都使我感到他的确已经向大自然索取到了一种

伟大的奥秘。这一次我对他十分信服，即使昨天没有发生参议院那次事变的话，也是如此。

“掌握了这种手段，”他继续说，“人类已经无所不能。你懂吗，迪克？绝对的万能！想飞越大洋吗？只需要一秒钟。控制即将爆炸的炸弹？你已经亲身目睹过了。当然，这实际上是在做功，和做任何功一样，都得消耗能量，谁也不能回避这条自然法则。正因为如此，我才整整瘫倒了一天。在瞬间要想中和掉被释放出来的大批能量至今也是够困难的。与此相比，要使飞行中的炮弹偏离预定轨道就容易得多了。而从枪膛中取出子弹放进自己袋中，使射击失效更是小菜一碟。距离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只要你愿意，迪克，”他眼中迸发出自豪的火花，“你就能在眼前看到那价值连城的英国豪华的皇家王冠……”

“那么你已经能够预见未来了吗？”我问。他皱了下眉并摇摇头。

“干吗用这种腔调说话，迪克？要知道我是在谈论严肃的课题，我从来不搞招摇撞骗这一套……”

“那你能读出别人的内心思想吗？”

“哼，你不大理解这次谈话。不，我这点办不到。以后也许在什么时候我会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无论如何，眼下不行。”

“那么给我表演一下你眼下能够办到的事情吗？”我请求说。

他笑了，看得出来，他对我们的这次谈话感到满足，我很理解这一点。多年来他一直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自己的秘密，十多年的探索 and 实验都是在完全的孤独中进行的。十多年暗中的期望与失望，从出现模糊的想法一直到成为真正的现实都是一个人在承担。他需要让自己的满腔感受有个发泄的机会，所以我想，他一定在为最终能向人揭露这一切而欣慰万分。

“表演什么吗？现在我想一想，”他用目光打量了一下房间并点点头，“看着窗子。”

窗户自动被打开又重新被关上了。

“收音机。”拉里说。

这台小小的设备突然之间活跃起来，先是咔嚓咔嚓地响了一阵，然后一个按键落了下去，刻度盘亮了起来，音乐声随之而出。

“注意看！”

音乐戛然而止，收音机消失了，但旋即又在原地出现，只是电源连接线已从插座中脱出并悄然落在了地毯上。

“它大约到过了象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度，”拉里说，显然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关于这个小玩意儿……”

躺在地上的电源线升了起来，它的插头直奔插座而去，但后来又在空中停了一秒钟，最后拍嗒一声重新落到地上。

“不，”拉里改变了主意，“现在我给你来点真格的。你看着收音机，迪克。我要它在无电源的状态下工作，这只消加强电磁振荡就……”

他专注的目光紧盯住收音机，一瞬间，又是一瞬间，指示灯发亮了，喇叭声传出了第一次的滋滋声。我打椅子上站了起来，正好位于拉里的后方。

我用的是安放在身旁小桌上的电话机，一下子就正好打在他靠近耳朵的后脑勺上，他身子一软并倾倒在地上。我又重重地打了他两下，让他在一时半刻里根本醒不过来，这才把电话听筒扔回原处。

接下来就是着手搜查，我所感兴趣的东西是在他的书桌里找到的；是笔记本中的有关记录。我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怎样才能掌握他所做的一切，这些关键总共只占了二到三行的内容，其余的东西我都付之一炬。

我又拿起了电话接通了警察局，在听到他们的警笛呼啸声以后，我掏出了随身带的公务手枪，朝拉里喉间开了火。当警察们破门而入时，他早已变得僵硬了。

我问心无愧。在法庭上我力图解释这样做的动机，尽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陪审员们会认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那二到三行的内容里讲述了怎样才能象他——拉里·康诺特——所做的那样去做。任何人，只要一读过它，便也能这样做。所有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康诺特的公式，无论是正直的人、邪恶的人、卑鄙的家伙、罪犯或是精神病患者等等。

拉里·康诺特是位正直的幻想家，这点没错。我们从小就是朋友，我对于他的为人知道得一清二楚。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在必要的时刻连我的生命都是可以信托给他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要知道现在所牵涉到的事情要比这重大得多！

这不仅仅关系到他的生命！也不仅仅关系到我的！

谁敢信赖那些突然成为上帝一样的人呢？不妨设想有个人成为唯一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他竟能穿越任何墙壁，进入任何密室，闯进任何一家银行的保险库；再设想一下，这个人竟能不怕任何一种武器，那么事情将会怎样？

据说，权力是应该分散的，绝对的权力应该绝对地分散。但是我们还能想象出比康诺特所掌握的更大的绝对权力吗？一个不怕任何惩罚的人又能无所不能，随心所欲，这有多么可怕！尽管拉里是我的朋友，但我依然极为冷静地干掉了他。因为我懂得，一旦有人掌握了能使他成为世界主宰的秘密，我就绝不能再让他活在世上。

至于我自己——当然是另当别论的。

图 吕树明



序

1954 年 1 月

绝密：野玫瑰计划

丛
马
编
译

深夜，美国科罗拉多州巴克利机场上，一架波音 C—97 运输机，冒着漫天雪花，轰鸣着跃入夜空，倏忽消逝。

塔台内，海军上将巴兹双唇紧闭，似有隐忧，他不能向驾驶这架飞机的维兰德少校机组说明，机舱内的货物，具有无比可怕的杀伤力。在这么恶劣的气象条件下飞行，只会凶多吉少。

飞机到达落基山上空。维兰德少校进入货舱，他要看看舱内的那 36 个金属罐究竟是什么宝贝玩意儿，值得巴兹上将亲自给他下达飞行指令。

金属罐静静地固定在舱内，仿佛有意以沉默来显示它们的高深莫测。维兰德琢磨不透，只好钻回驾驶舱，一股刺鼻焦臭味传出。

“巴克利机场，我是雌狐 03，驾驶舱失火。”驾驶员拼命呼叫。

没有回答。蓦地，一个不祥念头升入维兰德的脑海。临行前，巴兹上将专门叮嘱，倘若飞机出事，一定要找一个荒无人迹的地方降落。为什么上将要谈这个飞行员的最大禁忌？

一股疾风吹进驾驶舱。“3 号发动机的螺旋桨叶片脱落，撕

裂了机身!”又一名机组成员惊叫。

“这简直是蓄意谋杀!”维兰德怒不可遏，“狗杂种是叫我们去送死!就近迫降!”

飞机急速下降，渐渐难以控制。群山迎面扑来。

山谷中奇迹般地出现一块平地。

没有时间考虑着陆的技术细节，在离平地十几英尺高时，维兰德果断地关机，切断电路。起落架与机腹几乎同时触地，飞机在剧烈颤抖。

“成功了……!”机组人员一片欢呼，然而维兰德却预感到某种巨大的灾难。昏暗的雪光表明外面这一块平地空无一物，落基山不存在这么一个平原!他的喉结开始蠕动，本想提醒同伴，却听见一阵噼噼啪啪的开裂声，窗外的白色顿时化成黑水，寒冷刺骨的冰水涌进舱，飞机下沉……

二

1988年9月

倘若德克·皮特不在他的女友那儿度过一个销魂之夜，他就不会进入史密斯父亲的那间仓房，发现C—97运输机的起落架和氧气筒；倘若皮特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也不会对这两件东西感兴趣，从而开始追查它们的来龙去脉；倘若负责空中安全的官员能够根据空难记录明确地告诉皮特，落基山确实坠毁过一架波音C—97运输机。那么前面提到的秘密飞行，将会永远在湖底保持沉默，而后面的故事，也会是另一种写法。事情偏偏这么凑巧，凑巧让美国海洋及水下事务局的特别行动处处长皮特碰上了。

皮特坐在史密斯小姐的木屋桌边，神情专注地查看地图。他在等待他的朋友、联邦调查局的斯蒂格上校从华盛顿赶来与他会商。

斯蒂格的下巴刮得精光，淡褐色的眼珠透出幽默，模样讨人喜欢，较之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结实有力的皮特，显得少了点阳刚之气。

斯蒂格拉开一个皮夹：“这是空军记载的C—97运输机情况，该机编号‘雌狐’03，机长是维兰德少校，1954年1月，该机执行从加州至夏威夷的正常飞行，不幸坠入太平洋。”

“扯淡!既然他们认定我送去的起落架和氧

气筒为‘雌狐’03所有，为什么不解释一下这两样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科罗拉多山脉的一个小村庄?我认为，空军的记录，似乎在掩盖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说明白点，这是一份伪造的记录!”

“真不愧为打捞专家，善于从平静的水面，洞察出水下的秘密。”斯蒂格称赞道。

皮特将文件装入皮夹：“我们最好不要在官方的文件上抠字眼，它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我建议，我们得自己动脑筋，找出答案。”

“有道理。”斯蒂格十分赞同，“从哪儿入手调查?”

“找拉斐特夫妇了解情况。他们是这儿的老住户，又是史密斯先生的生前挚友，兴许能提供一点有用的情况。”

首先映入皮特眼帘的，是坐在躺椅上阅读平装本惊险小说的马克辛·拉斐特。她年过花甲，头上戴着发套，让人一眼觉得她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婆。她的丈夫利·拉斐特，则佝偻着身子，给一辆平板车的前轴加油。两夫妇见陌生人走进他们的院子，不由抬起头，眼中流露出山里人对城里人的那种天然的警觉。

“你好!”皮特首先打招呼，“我叫皮特，是史密斯小姐的朋友。”

“哦，欢迎，欢迎。”拉斐特夫妇一下变得分外友好，“小劳伦可是我们的老朋友的女儿，我们为她的成就感到骄傲。”

皮特与他们很快熟悉起来，一边喝啤酒，一边闲聊有关飞机坠毁的事。

“我们从70年代便住在这里，当时我刚从海军退休，我是一名潜水员。至于飞机坠毁，好象从未听说过。”

皮特不禁有些失望，便启发道：“听说过一架波音运输机坠毁的事没有?时间大概在50年代。”

拉斐特夫妇相视半晌，似乎在绞尽脑汁回忆。“没有，绝对没有。”他们的神情很肯定。

“皮特先生，你打听这些干什么?”马克辛纳闷地问。

“我在劳伦的父亲的旧仓房里，看见了一些飞机零件。”皮特说。

“啊，可怜的老家伙，死得真惨。”拉斐特万分惋惜。

“他一定是从某个地方搞来了飞机零件，想发明一点什么。他爱搞发明，结果把自己炸死了，警察只在现场，找到了他的一截指头。来，再喝一杯啤酒。”拉斐特坚持道。

皮特告辞，走出了拉斐特夫妇居住的小村庄，来到湖边。他的心沉甸甸的，调查一无所获，难道是在异想天开？他沿湖边散步，放眼波光粼粼的湖面。见几只小鸟在翻飞，蓝幽幽的湖水浩渺无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在太神奇，居然能在万山丛中，筑起这么一块大明镜。

“喂，老伙计，你发什么呆？”一声吆喝，打断了皮特的神奇遐想。循声望去，只见斯蒂格蹲在一个岩石上垂钓。皮特走近，眼瞅着水面上的浮标，突发奇想。“浮力！”他兴奋地吐出这个字眼。

“什么浮力？”斯蒂格觉得好笑。

“氧气筒与起落架尽管作用不同，但在水里却有相似之处，就是浮力！”皮特真想一头扎进水底。

三

南非彭布罗克火车站

帕特里克·福克斯先生在南非彭布罗克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定，几杯酒下肚，人已半醉，他觉得自己象刚做完一场噩梦。一小时以前，他在火车站的一辆豪华专列内，会见了大名鼎鼎的南非国防部长德瓦尔将军及其助手、情报部长齐格勒上校。他们要他执行“野玫瑰行动”。

福克斯早年加入英国海军，当过轮机部主任、总机械师，还担任舰长多年。退役后，便在南非纳塔尔购置了一座农场定居，厮守妻子儿女，颐养天年。

“这个计划太邪恶，与恐怖主义行径毫无区别。”他对德瓦尔将军说。

“你错了，舰长。”德瓦尔部长说，“我们只有转移国际舆论对南非黑人的同情，才能使我们的政权生存下去。”

“黑人当政对我并无什么坏处，我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事业？或者说，为什么要去伤害支持他们的美国人民呢？”福克斯反驳道。

“你呀，你呀，”部长点燃雪茄，将福克斯退

回的“野玫瑰行动”蓝本收进皮夹，“倘若黑人掌权，所有个人财产、农场、商店、银行都将被没收，象你这样的人，将成为他们的革命对象。一个专制的部落制政府，会把南非浸泡在血泊中。”

“危言耸听！”福克斯对德瓦尔的警告嗤之以鼻，“即使我们预见到最坏的结果，人们也不会原谅‘野玫瑰行动’！”

“我不需要道德审判！”德瓦尔板着脸，冷漠地结束了这场毫无结果的会见，“这个计划行不通，我放弃它。我只请求你，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

此时，福克期注视着杯内冒泡的啤酒，还在回味他刚才读到的绝密文件的细节。说心里话，他十分钦佩德瓦尔丰富的想象力。只有象他这样的天才恶棍，才能编制出“野玫瑰行动”这种荒唐透顶的计划。他摇摇头，他准备把刚才的所见所闻埋葬心底：“见鬼去，操他妈的‘野玫瑰行动’！”

于是，南非国防部的电脑人才库反复推荐过的执行“野玫瑰行动”的最佳人选福克斯舰长，便半带醉意地晃出小店，发动汽车，连夜打道回家。

他不知道，罪恶蓄意制造的灾难正等着他。

……

当福克斯赶回农庄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农场工人及家属的尸体被烧焦的恶臭，秃鹫在疯狂地抢食儿童的尸体。福克斯以为走错了地方，他那可爱的家园，怎么转眼化为尸骸遍地的一片焦土？

福克斯冲破警察布置的警戒线，站在院落中央，发狂地大吼：“上帝呀！这是谁干的？谁干的呀！”

他扑向院中毛毯罩住的三具尸体，那是他的妻子迈尔娜、儿子朱尼奥和女儿詹妮。

一位警探用强有力的胳膊阻拦住他：“别看了，请记住他们活着时的模样吧。”

“告诉我，是谁干的？”

“从现场留下的大量 CK——88 冲锋枪弹匣以及尸体判断，是非洲革命军蓄意进行的一次袭击。”

“非洲革命军？”福克斯似乎一下安静下来。他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废墟。他无法接受这场

悲剧，他仿佛看见，他在离开前，三位亲人正朝他招手，工人们冲着他友善地微笑。

残阳如血，福克斯霎时苍老了许多，他双手捂脸，突然蹲在地上，发出令人心碎的哀嚎。

四

清晨，泰伯湖面寒风刺骨。皮特向斯蒂格扬扬手，从小船上翻身落入湖水。

昨天，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大面积搜索，终于从水下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仪中，看见了静卧在湖底若干年的波音运输机。

皮特的手触摸到了机身，一种欣喜之情涌上心间。他游到机舱破碎的缺口，打开潜水灯钻了进去，首先看见的是一堆金属罐。皮特穿过货舱，进入驾驶舱。椅子上四具白森森的骷髅，模样狰狞，但依然保持着临终时一刹那间的姿态。皮特不忍多看，把一个文件夹塞进随身带来的防水包，再度退回货舱。他冷丁发现，有几个金属罐压着一只人腿，与飞行员不同的是，这具尸体完全没有腐烂！

虽然冰凉的湖水使得皮特的意识变得混沌不清，然而他还是正确地判断出，这具尸体决非机组人员，而是在飞机失事若干年后进入货舱的。皮特翻动着这具尸体，他看见，此人的食指不见了。霎时间，皮特猛省，脑子里轰鸣着响起一句说：“……警察只在现场，拣到了他的一根指头。”皮特本打算进一步检查，却发觉自己的四肢逐渐麻木，如不赶快浮上水面，飞机残骸内将再增加一个牺牲者。他急忙钻出货舱，一蹶水，游上湖面。

皮特被拉上船，脱掉潜水服，喝了一大口热气腾腾的咖啡，才缓过气来。他和斯蒂格来到劳伦的小木屋，皮特开始讲述他在水下的发现：

“货舱内共有 36 个金属罐，不知装的是什么。”

斯蒂格皱着眉头，究竟是什么宝贝玩意儿，值得用金属罐装载。未必是原子武器？黄金？

“更有趣的是，我在货舱内，发现了老查利的尸体。”

“你说的什么？”斯蒂格大吃一惊。

“是的，我相信我的判断力。”

说话间，文件夹内的纸页已经烘干。尽管有的字迹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然而皮特和斯蒂格，

还是猜出了这些文件的大意。

这架代号为“雌狐 03”的飞机，于 1954 年 1 月 20 日，由海军上将巴兹下令，飞往太平洋中的朗格罗地区。这次飞行任务代号为 1A，意即最高机密。

弄清了这一切后，皮特和斯蒂格却陷入深思。为什么这次飞行会被搞得如此神秘？为什么有人要散布一系列假情报，炮制假文件？当时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究竟在掩饰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五

彼德·德瓦尔部长合上那叠有关福克斯农场大屠杀的报告，抬起头神情黯然地说：“我十分遗憾，我们的队伍未能逮住那些罪恶滔天的野蛮凶手，福克斯先生。”

福克斯坐在国防部长对面，往烟斗里塞烟丝。“只有一个人罪恶滔天，”福克斯怒火满腔地说，“那些血洗我全家的人，无非在按他的旨意办事。”

“谁？”德瓦尔部长显得十分惊讶。

“卢桑纳！我非宰了他不可！”

“这，”国防部长沉吟半晌，“可我尚无证据证明这次屠杀是他下的命令呀！”

“我已认定是他。凡是非洲革命军的一切恐怖活动，都要由他负责。”福克斯倔强地说。

德瓦尔心中暗暗高兴，老头儿的犟脾气上来了。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实施。

“可我能为您做什么呢？卢桑纳有美国人作后盾，我们拿他没办法。”国防部长说，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我决定参加你们的‘野玫瑰行动’！”福克期斩钉截铁地说，“为了替家人报仇，为了替一切无辜的死难者报仇，叫我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野玫瑰行动’？”德瓦尔部长昂头大笑，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眺望一眼那片包围着首都开普敦的林海，然后回头说，“舰长，我理解您的心情，至于报仇，我想总会有机会。‘野玫瑰行动’是一个畸型的设想，我已把它锁进了国防部的秘密文件柜。”

福克斯叭地一下，将烟斗在部长的桌上敲

断：“想不到你原来也是一个胆小鬼！我的农场只是挨了头一刀，如果不制止卢桑纳这伙土匪，整个国家就会血流成河！”

“您干吗非要执行‘野玫瑰行动’呢？”德瓦尔问。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卢桑纳及其外国支持者。虽然这个计划太不道德，但是，我是后发制人，我问心无愧！”福克斯情绪非常激动，全身都在发抖。

“这个风险太大了。”部长冷冷地说。

“将军！”福克斯几乎要跪下去了，“我求求您，我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就在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楼下，齐格勒上校在自己的密室中来回踱步。他感到自己的良心，已被桌上那一堆福克斯农场血案的现场照片撕碎了。作为一名军人，他并不惧怕，更不会拒绝在战场上与自己的敌手真刀真枪对搏厮杀；作为一个情报军官，他更不反对千方百计地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却坚决反对以牺牲平民来获取战场胜利。现在，他从照片上看到了国防部长的杰作，何等残忍的场面！那一具具饮弹身亡的尸体，那一个个被烧焦了的儿童残骸，还有詹妮那张惨白、美丽的脸，无不在折磨他、拷问他：“哦，上帝！我该进地狱。我有罪，是我推荐的福克斯！”

这时，桌上的内部通话蜂鸣器响了。齐格勒整整衣冠，上楼去见德瓦尔。

“通知你控制的双重间谍埃玛，将‘野玫瑰计划’卖给非洲革命军，”德瓦尔对齐格勒下令道。

“为什么？”齐格勒大吃一惊。

“难道一块小乳酪就能钓卢桑纳这条大鱼？为了证明这份情报准确无误，埃玛开价应是两百万美元。”

六

一架东方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载着皮特和几十名乘客，朝弗吉尼亚州的列克星顿市飞去。皮特闭着眼打盹，脑子特别兴奋。贾维斯虽高居国家安全局长，但真够朋友，不仅在总统那儿请来了手谕，而且还详细地告诉了当年的海军上将巴兹的地址。

下了飞机换乘汽车，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到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镇。皮特没有心思欣赏这儿的独特风光，顺着标志牌的指引，走上一条通往田野的碎石路。路的尽头，便是“静泊”旅舍了。

皮特进了店，向女招待说明来意。女招待进去通报，传出的话是要等到夜晚，在旅舍后面的一座小丘上见面。皮特无奈，只好草草吃了一顿晚餐，主人的意思是不可抗拗的。

眼看月挂中天，皮特信步来到后院。出了门，只见一座水塘，反射着满天月华，这种景色可谓摄人心魄。正当皮特陶醉之时，猛然觉得有人出现在他的身后。

“是巴兹上将么？”皮特随意问。

“把手举起来！”巴兹粗鲁地喝令。

皮特乖乖从命。

巴兹走近，掏出皮特的证件，打开电筒查看一阵，然后说：“可以把身子转过来。”

“为什么要开这个玩笑？”皮特回身，不解地盯着上将手里的左轮手枪。

“因为你掌握了一个本应彻底埋葬的秘密，我不可不查证你的真实身份。”

皮特笑了：“现在该放心了吧。我不但有证件，而且调查得到总统的亲自批准。”

“是的，我刚才与你的上司通了话，二次大战时，他是我的一名部下。说吧，你是否真的发现了‘雌狐03’的残骸？”

“是的，我有录相带作证。”

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霎时笼罩着巴兹的脸，看上去仿佛蒙上一层死灰。

“不可能，飞机是在太平洋上空失踪的。我们四处寻找，都毫无结果。”

“因为你们在一个错误区域内寻找，上将。现在，飞机就躺在科罗拉多洛基山脉中间的一个叫泰伯湖的湖底。”

“这么说，飞机连州界都未飞出？你看见飞机上的货物了吗？”巴兹急迫地问。

“你是说，货舱内的那些铁罐？都在里面，上将，铁罐内装的是核武器吧？根据我们的调查，飞机本应飞到南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参加当时进行的氢弹试验。”

的确，这些铁罐最初是用来装运海军核炮弹的。但是，在“雌狐03”失事的那天，这些东西

却另有他用。巴兹象一尊蜡像那样呆立不动：“你可以这样说，‘雌狐 03’及其机组人员，无非是一种载体。”

“载体？”

“一种瘟疫载体。”巴兹缓缓地说，“那些铁罐里装的是‘末日生物体’。”

“末日生物体’，”皮特定定神，重复这个可怕的字眼，“它意味着世界末日？”

“这个词用于描述这种武器恰如其分。这种武器具有极其复杂的生化含义，我们只能简单地将其命名为‘QD’，即速死之意。”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皮特只觉嗓眼发干。

巴兹将目光射向广阔而深邃的夜空，似乎在召回那早已逝去的记忆：“三十五年前，一位叫约翰·威特立的微生物专家，制造出了一种人工生命体，它可以产生一种无法查明与确认的病菌体，人或动物只需与之接触几秒钟，身体的主要器官就会腐烂，三至五分钟必死无疑。”

“难道比神经毒气还厉害？”皮特以为老巴兹言过其实，故意骇人听闻。

“在理想的条件下，神经毒气也相当厉害。但是，一旦出现大气扰动，例如狂风暴雨，它的效力就会大大削弱。然而，如使用 QD，则无需考虑这些因素，它将在使用地区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瘟疫。”

“眼下是什么时代？人类还会在某种瘟疫面前束手无策？”皮特颇不以为然。

巴兹并不理会皮特的讥讽，继续叙述道：

“一般说来，只要查明和确认了造成瘟疫的微生物体，采取大规模消毒、注射抗菌素和血清蛋白，就可抑制或减缓瘟疫的蔓延。可是，在今天的地球上，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打败 QD。一旦它在某个地方流行开来，就会无法收拾。”

皮特觉得脊背开始发凉。从老人的叙述中，他才知道 QD 所以在科罗拉多装上飞机，乃是因为洛基山地区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生化武器生产基地。巴兹的目光，从皮特的脸上扫向山丘下那片遥远的灯海。“1954 年 3 月，”老人继续讲道，“我们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爆炸。我被指派去主持威特立博士的试验，因为我是海军的火药专家，同时，这次试验也是由海军出资的。我们认为，用氢弹试验来掩饰 QD 试验最恰当不

过，全世界都关注着氢弹。我们选择了比基尼岛附近的朗格洛岛作为试验场，试验共分两个阶段，我们先用某种装置，在朗格洛岛散布雾状 QD，接着，我们打算用军舰主炮，将 QD 炮弹射上海岛。第二阶段的试验并未进行。”

“因为‘雌狐 03’未能按时把炮弹运到？”皮特接嘴道。

“不是，而是第一阶段的试验，使我们真正明白了 QD 的厉害，不敢再搞下去了。”

“快讲，上将，当时出现了什么？”皮特急得心头咚咚直跳。

“从表面看，朗格洛岛依然如故。”巴兹说到这里，声音低沉下来，“白色的沙滩，棕榈树迎风招展，但我们放在岛上的动物转瞬便咽了气。我坚持让威特立博士领导的小组，三个星期后才上岛。他们穿着防护服，戴了防毒面具，可是几分钟后，他们也一命呜呼。”

皮特几乎无法掩饰内心的惊恐：“这怎么可能？”

“博士本人也不知道他造出的微生物有那么厉害。举例来说，其它种类的致死因子随着时间逐步消亡，而 QD 则相反，时间越长，效力越高。它们是如何穿透了科学家们身上的防护服，恐怕永远也无从知道。”

“你们收殓了威特立等人的尸骨吗？”

“没有。”巴兹变得忧伤万分，“QD 的可怕瞬息杀伤力，仅仅是事情的一半。最令人恐惧的是，QD 拒不消亡，它的菌杆可以形成超抗体的孢子穿透地面，它们有着惊人的寿命。”

皮特沉思一阵，说：“34 年过去了，我们大概可以上岛去了吧？”

巴兹变得颓然倦怠：“我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 300 年内，凡上岛者休想生还。”

七

美国马里兰州 切萨匹克湾

当帕特里克·福克斯乘出租车来到美国切萨匹克湾的福布斯船舶拆修厂的大门时，离天亮只有两小时了。他从门房的拱形窗户递进一个小本子，一个穿制服的门卫从电视机前转过身子，打着呵欠查验了证件，然后把小本子还给

福克斯。

“欢迎您到美国来，舰长。我们的老板一直念叨着您呢。”

“货到了吗？”福克斯讨厌门房的多嘴多舌。

“在东码头。”门房赶紧回答。

福克斯进了厂区。一股清爽的海风吹来，夹带着浓烈的鱼腥味。福克斯深吸一口，精神为之一振。

在空无一人的船坞上朝前走一百米，一个庞然大物赫然耸现。福克斯从跳板上爬上似乎是无边无际的甲板，熟练地穿过钢铁密宫，上了舰桥。

晨曦抹亮了海湾的东方，残破不全的船体变得清晰可见。“嘿！您这个好家伙，”他对着空荡荡的甲板大喊，“又可以大显身手啦！”

这是赫赫有名的美国战列舰，然而它却被海军当作废铁卖了。眼下，它的真正主人是南非国防部，只是这一真实情况无人知晓罢了。

八

南非的某个丛林深处，是非洲革命军的秘密营地。卢桑纳将军迅速将渔竿抛下河水，静待鱼儿上钩。

“真想不到您还有闲情钓鱼。”卢桑纳的参谋长麦塔奇打趣地说，手上拿着“野玫瑰行动”纪要的大信封。

“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份情报？”

“这是无耻的诈骗，埃玛开价 200 万美元，太可怕了。”麦塔奇说，这份情报只是说南非将对某大国实施一次重大恐怖袭击，南非政府真的这么傻？麦塔奇一脸疑云。

“假如德瓦尔真的孤注一掷呢？”

“他怎么行动？”

“这个问题只能随着 200 万美元的支付而得到解答。”卢桑纳明亮的眼睛紧盯水面上的浮标，“如果这次恐怖活动导致了重大伤亡，那么受到袭击的国家就会被迫停止对我们的支持。我以为，袭击的对象将是美国。”

“看来，我们非得花这笔钱了？”

“是的，”卢桑纳笑笑，半是幽默半是狡黠，“不过，你得设计好交钱的方式，必要时干掉埃玛，这叫两全其美。”

说话间，平静的河水突然激起浊浪，一个棕色的巨大怪物从浊水中昂起头，张开大口便要吞噬卢桑纳，这是一头模样狰狞的巨大鳄鱼。

“哒哒哒……”一排子弹射向鳄鱼，无情地穿透了它那厚厚的甲壳。鳄鱼狂翻身子，缓缓沉入水中。

卢桑纳的警卫救了他一命。

托马斯·麦塔奇买了入场券，走进游乐场。在南非每逢节假日，这儿就人山人海。狡猾的埃玛执意要在这里“一手交钱，一手取货”。

麦塔奇朝鬼推车游戏地点走去。

麦塔奇手上提了一个篮子，上面覆盖一层碎冰，底下却藏了 200 万美元现钞。他将选择时机，在取到情报后用碎冰锥干掉埃玛。

上了鬼推车，前面是一对热恋的男女，女的粘乎乎地朝男人的怀里钻。管车的老头给这对男女和麦塔奇各自安上一根保险横杆，一使劲，小车箭也似地射了出去。前面那对男女一阵惊叫，麦塔奇却在想，这个埃玛在哪儿呢？一分神，冷不防那个老头一下跳进麦塔奇乘坐的车斗内。“我希望能喜欢这个游戏。”老头儿说。

麦塔奇知道，这是乔装后的埃玛。这个狡猾的魔鬼。

埃玛的手在麦塔奇身上一摸，说：“亲爱的朋友，你没带武器来，的确相当明智。”

我们又该下赌了，麦塔奇暗想。他紧紧拎住篮子，用公事公办的腔调问：“你带来了情报吗？”

“你带来了 200 万美元吗？”鬼影似的老头儿反问道。

此时，小车正飞速地向前冲。几个大木桶从头顶上滚动着砸下来，在离他们脑袋几寸高的地方又被猛然拉住。麦塔奇被这种挖空心思的刺激搞得神智发昏，难怪埃玛会选择这么一个地点做买卖。

“钱……在篮子里。”迟疑片刻，麦塔奇还是说。

埃玛掏出一个污迹斑斑的信封：“你的老板会发现这个信封有多么重要。”

麦塔奇掏出信件，粗粗地浏览。这时，两个面目可憎的巫师，身上泛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光，一下跳上车来，他们身上藏的扩音器传出凄厉的鬼叫声。埃玛对这两个蜡面怪物并不回避，

只管打开篮子在微光下辨识钞票的真伪。两个巫师在暗泉边跳下车，隐入草丛中，小车鸣叫钻进山洞。

是时候了！麦塔奇抄起碎冰锥，朝着埃玛眼窝的位置猛扎下去。可是锥尖没有扎进间谍的眼窝，而是刺在他的头骨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长胡子魔鬼从斜刺中窜上车来，手里挥动一把钢叉。

埃玛痛得惨叫一声。麦塔奇不顾一切地一拳击去，手腕刚好打在魔鬼的钢叉上，叭的一声腕骨折断。

埃玛与魔鬼同时跳车，带走了一篮子钞票。

麦塔奇捏着鲜血淋漓的手腕，懊恼不已。

九

一架莫桑比克的国际航班，在一条极少使用的备用跑道上停下。身穿白色长大衣的行李员，把舷梯接到货舱门口。黑暗中，只见一个人影从货舱钻出，拖下一个包裹，然后悄悄坐上行李车。行李员把舷梯移走后，飞机重新发动，背对杜勒斯国际机场的停机大楼，缓缓滑向主跑道。

行李车载着神秘的货舱乘客，从机场的维修厂侧门通过，开向一辆等在黑暗中的轿车。神秘人物钻进汽车，车子便快速开走。直到进入城区，非洲革命军领袖卢桑纳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旅行，真是委屈你了，将军。”司机竟是斯蒂格。

“没关系。我是南非国防军的暗杀对象，只配蹲货舱。感谢你们的精心安排。”卢桑纳哭笑不得。

斯蒂格歉然一笑：“不过，贾维斯局长还在办公室恭候您的光临，这种规格的接待，姑且算是一种补偿吧。”

国家安全局局长载尔·贾维斯听完了卢桑纳的叙述，又浏览了一通情报，轻松地笑了：“将军，你过虑了，所谓的‘野玫瑰行动’，充其量是一种把戏。”

“一种把戏？我万里迢迢把花了 200 万美元搞来的情报交给您，竟只得到这么一句评论？简直是胡说八道！”

贾维斯并不因卢桑纳的粗暴而生气，心平

气和地解释道：“凡是具有一定军事规模的国家，都设置了一个专门部门，其职责是广泛地设想各种非常事件，制订预警应急方案，然后存入电脑。一旦某些事情的确发生，人们才会启用它。”

“您的意思是‘野玫瑰行动’也属此列？”卢桑纳的语气充满尖刻的指责。

“在未获得这一行动的全部真实细节之前，我只能这样看待。”贾维斯还是不紧不慢地说，

“我可以断定，南非国防部针对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都作了假想敌人入侵的应急计划。”

卢桑纳愤怒地站起来：“我未料到您竟是个头脑发昏的官僚！”

贾维斯有些生气了。“将军，直言相告，在我们五角大楼的电脑中，还有比这个东西更难以置信的计划。我们有如何颠覆世界各国政府的方案，就连我们的伙伴也不放过。我们甚至还拟定了抗击加拿大、墨西哥的突然入侵计划，有如何使用核武器的种种方法。”贾维斯站起来，“中国人有句古老的名言，不要杞人忧天。我想，无论您去哪个情报机构敲响警钟，您也只能得到与我的毫无区别的回答。”

卢桑纳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脚踢翻这个安全局长。但他不能这样做，他攥紧拳头，一言不发地把头扭过去，注视着窗外，努力地平抑自己的怒火。半晌，才用几乎是乞求的声调说：

“局长先生，我恳请，为了我们的事业，同时也为了美国的利益，查一查‘野玫瑰计划’，哪怕只做一点探寻。”卢桑纳几乎泪光盈盈。

十

海军上将詹姆士·桑德克尔是位矮胖子，满头火一样的红发丛生。他身上战伤累累，性情乖僻，喜怒无常。他从海军退役后，登上了国家水下及海洋事务局局长的宝座。在短短的七年时间，他将这个本是无关紧要的部门，发展成了拥有五千多名科学家与工作人员的庞大机构。在每年四亿美元的支撑下，他使海洋科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与航天科学齐驱并驾的地位。

此时，他取下咬在嘴上的大号雪茄，用审视的目光挨个儿打量坐在会议室的皮特、斯蒂格

以及沃尔特·巴兹：“我觉得，虽然五角大楼对皮特处长呈上的报告不感兴趣，但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飞机残骸照片，会吓得他们坐卧不宁。”

皮特说：“我在打报告的时候，对于‘雌狐03’与QD工程的联系一无所知。但访问了巴兹将军后，我感到事情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我的推测，因而特地邀请巴兹将军赶到此地，向您报告。”

桑德克尔向巴兹说：“老家伙，你是最清楚内幕的人，您怎么连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蒙骗了？”

“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直接授意下开展工作。在威特立博士不幸死亡后，我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的报告，诈称试验完全失败，因为我再也不敢继续干下去了。五角大楼的人只知道这是一种费用低廉的有关生物化学战武器的试验，无论试验的成败与否，他们都不觉得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因而对我的报告，并未提出异议。”巴兹看一眼皮特，“现在事情严重了，皮特先生的偶然发现，便使我让这个秘密永远埋葬的愿望彻底落空。现在，我不得不冷静地想一想这种后果。速死病菌的厉害之处在于目前尚无任何技术可以抵消它的致命功效。举例说，如果在曼哈顿岛上投放5盎司的QD，在四个小时内，岛上95%的人就会丧命，哪怕300年后，人们也不敢上去。如果用飞机或火箭把足够多的病菌撒遍北美各地，那么直至2300年，整个大陆也将是一块毫无生气的蛮荒之地。”

“真的没有东西可以遏制这该死的QD？”斯蒂格问道。

“应该说有。”巴兹回答，“QD只能在高密度的氧气环境中生存，我想，把它丢进水里，它就会象人一样窒息而亡。”

皮特想了想，说：“你说只有威特立一个人才能知道如何生产QD？”

巴兹淡淡一笑。“我严令任何人不得保留有关QD的资料。为此，我毁掉了博士留下的全部数据，篡改了与工程有关的所有指令，甚至还改变了‘雌狐03’飞机的飞行指令。”巴兹开始微微喘息，掏出手帕擦了擦秃头上的晶晶汗粒，“仅有少量文件躺在五角大楼的密室内，上面加盖了FEO字样。”

“FEO？”

“仅供后人查阅之意，”巴兹解释道，“这些文件标明了启封时间，就连本届总统也无权查看。因此，有关QD的卷宗，须到2550年才能公诸于世。艾森豪威尔希望，到了那时，我们的后代不会大惊小怪。”

“您干吗向我们透露这么多机密？”桑德克尔问道。

“我希望你能够彻底消灭它。就是说，把QD铁罐丢进深海埋葬，千万别让它危害世界。这样，我的良心才会得到解脱。”

“哈哈，伙计们，巴兹老将军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充当人类救星的机会。”桑德克尔说，“各位，就这么定了！”他嘴里喷出浓烟。

斯蒂格冷冷地插了一句：“既然水能杀死QD，干吗不让它呆在湖里？”

“我担心外人一旦发现它，会处置不当，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有人，就是说，除了我以外，还有人进入过飞机。”皮特说，“我在货舱内发现了一具并非机组人员的尸体，我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机组人员已变成一堆白骨，而这具尸体则皮肉尚存。这具尸体，实际上就是我的女友的父亲。”

“什么？”巴兹好象被人踢了一脚似地站起来，接着又倒在椅子上，他双手捂脸，用几近乞求的声音说，“皮特先生，我以亿万生灵的名义，请求你赶紧把QD捞起来！”

十一

大雪飘飞，四野银装素裹，衬得泰伯湖更似一块巨大的明镜。身着保温服的潜水员，已在湖底切断了飞机的尾部与机翼，粗大的吊索套住了机身。

岸边，一字排开五口棺材，空军的收尸队员准备装几十年前遇难的战友尸骨。

斯蒂格搀扶着巴兹上将走下直升飞机的舷梯。上将心脏病复发，但他拒绝了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到现场，一来为维兰德机组致哀，二来要亲眼看看几十年前的那桩秘密如何重见天日。

打捞行动的总指挥当然非皮特莫属。他伸开手臂，朝塔式起重机司机发出信号。两台机器一起工作，起重臂伸向湖面，几根钢索慢慢拉

直，发出轻微抖动。

“飞机已被拉出淤泥。”皮特收到水下潜水员的报告，兴奋地向大家传达。

寒风透骨，现场的人却心如火燎。

巴兹上将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那个多雪的夜晚，他无法把记忆中的维兰德少校率领的机组，与眼前那堆即将出水的白骨联系起来。他开始感到胸膛一阵灼热，心绞痛又发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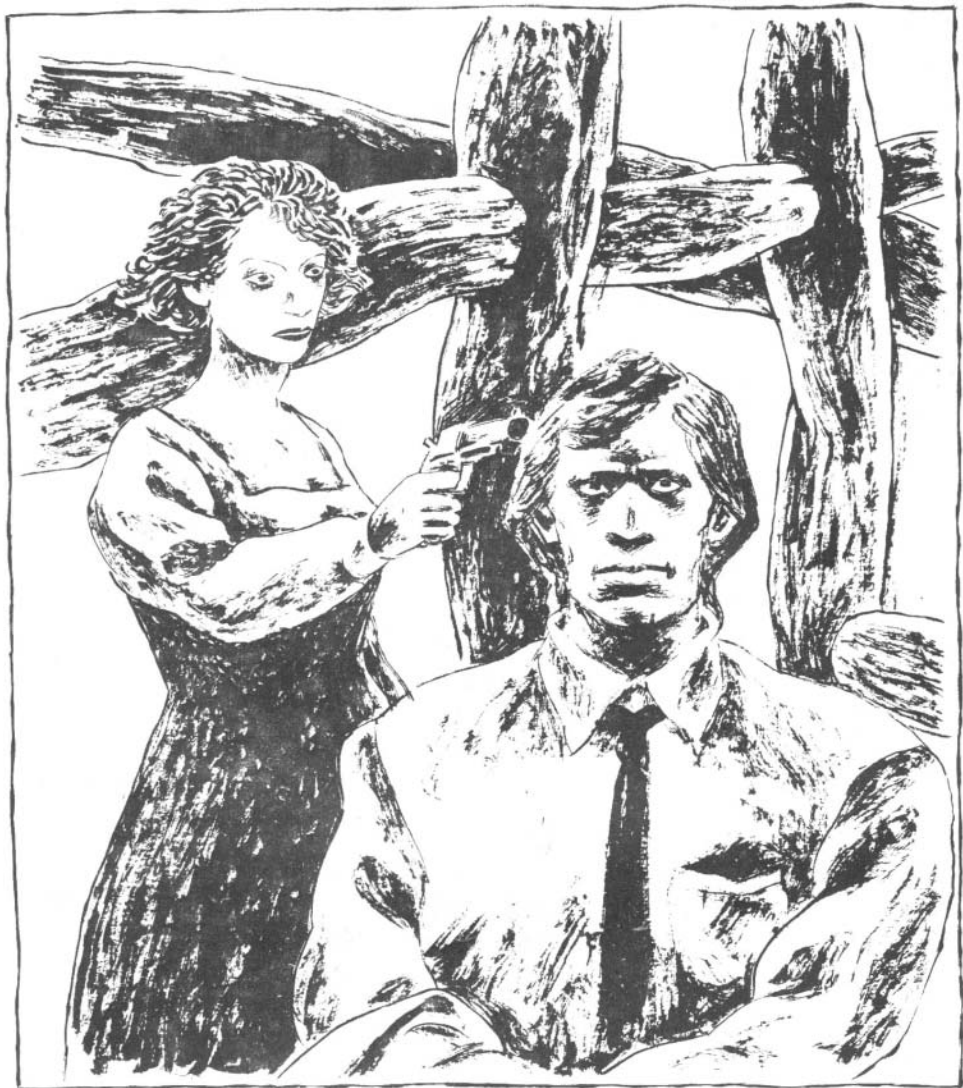
机身顶部那个蓝黄相间的国徽显得格外醒目，“雌狐03”号飞机活似一头砍断了鳍尾的巨鲸。巴兹看见了机身的那道裂口，一句话也没说。尽管他明白，那就是失事的原因。

一架巨型直升飞机悬空不动，两个钩子慢慢垂下，被连接到起重机的钢索上。直升飞机与起重机同步工作，拖着哗哗淌水的飞机残骸移向岸边。飞机卸下残骸，擦着人们的头顶飞开。

皮特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上将应第一个登上飞机。巴兹进入货舱，绕过金属罐，走到驾驶舱门口，脸色顿时发白。“我不能看他们。”他痛苦万状地对皮特说，然后挪开。

“好的，请您呆会儿去清点弹头。”皮特朝收尸队一挥手。他们进入驾驶舱，不一会使用军毯裹住四个人的遗骨，走了下来。

皮特与斯蒂格开始翻查以前被金属罐压住



的老查利的尸体，令他们惊奇的是，尸体不翼而飞。

“这是怎么回事？”斯蒂格诧异地问。

“哼哼，”皮特嘴角一阵冷笑，“我全明白了。”

忽然，他们听见背后传来一阵艰难的喘息，巴兹上将大汗淋漓，难以忍受的痛苦扭曲了他的脸庞。

“将军，您怎么啦？”皮特急切地问。

“那些弹头……弹头。”巴兹说。

“不都在这里吗？”斯蒂格说。

“不，不，我数了一遍，只有28个。”

“原先是多少个？”皮特的脸色苍白。

“36个……皮特先生，应有36个呀。”巴兹

晕过去了。

国家水下及海洋事务局大楼，是矗立在华盛顿 D·C 东郊山坡上的一幢管状大厦，它有 30 层高，全由绿色的反光玻璃装修。

詹姆士·桑德克尔的办公室坐落在顶层。此时，他正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批阅文件。

专用电话响了，桑德克尔按下小型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启动了全息电视摄像机，与皮特本人一模一样的三维彩色图象，出现在办公室中央的屏幕上。通过卫星发来的皮特的形象及其声音，一点儿也不失真。

“沃尔特·巴兹的病情怎样？”桑德克尔焦急地问。

“经过丹佛陆军医院的心脏病专家抢救，已稳定了他的病情。”皮特回答道。

“弹头处置得顺利否？”

“斯蒂格已用卡车将它们送到利德维尔，再用船只将其送往旧金山海岸。”

“好。我已命令太平洋海岸考查船作好准备，把它们抛到大陆架以外 1 万英呎深海底下。”桑德克尔犹豫了一下，终于问起他最担心的那个问题，“那 8 个弹头有无着落？”

从皮特阴沉的脸上，桑德克尔知道事情不妙。

“将军，我们用了各种仪器，对湖底进行了拖网式的搜查，仍然一无所获。”

“皮特，看来我得马上向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报告，要坚决找到它们。”

十二

正午，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马克辛·拉斐特在屋前晒衣服，她看见皮特走来，便笑了。一阵风吹过，皮特的风衣却搭在手臂上，这令她困惑不解。

“你好，拉斐特太太，利在家吗？”

“在家。”利·拉斐特坐在桌子边，起劲地挫一截水管的毛口。

皮特主动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利·拉斐特头也不抬地问：“听说你在湖里捞起了一架飞机，就是你以前向我调查的那架吗？”

“是的，我还想请你回答，你为什么要杀害

你的朋友查利·史密斯？为什么要在几天前从货舱偷走他的尸体？”

利抬起头来，眉毛打皱是他的唯一反应：

“你在说什么呀？你疯了吗？”

皮特坦然地一笑：“需要我推理吗？狡猾的乡巴佬？”

利无言地看着皮特，搓了搓双手，颇有一番其奈我何的意味。

“你们两个人，在未发现湖底的飞机前的确十分要好。你们后来认为，你们在湖底发现的东西肯定十分值钱，于是就分赃不平，酿出一桩谋财害命的悲剧。”

利歪头瞧着皮特，点燃雪茄，说：“讲呀，我很感兴趣。”

皮特并不示弱：“好吧，先从第一章讲起。查利·史密斯是位天才发明家，他发明了一个自动渔竿，于是与你一道乘船进湖试验性能。巧得很，他抛下的渔钩没有钩上大鱼，却拉起一个飞机的氧气筒。于是他和你猜测湖底可能有东西，紧接着，你们决定，到湖底去查个明白。潜水对于你这个海军的老潜水员并非难题，你发现静卧湖底的竟是一架波音运输机，尤其使你惊奇的是，飞机内还有一些金属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很可能价值连城。我可以断定，当你独自一人在水下时，就萌发了杀死查利，独吞财宝的念头。”

利·拉斐特看来并不害怕皮特，他一直面带微笑。

皮特继续推论道：“我一直不明白的是，那个起落架与金属罐，你们两个老头儿是怎样弄上岸的。假如我到了你的年纪，有你们一半的气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年轻人，你又低估了两个老家伙。”利说，“查利设计了一个小型爆炸装置，炸掉了机舱门，我潜入水下，用钢绳套住罐子，查利开动汽车，就把金属罐拖上来了。至于起落架，当然也是用同样办法弄上来的。”

皮特嘲弄道：“然而东西弄上来后，你们才发觉，它不过是一些一钱不值的海军用的旧炮弹。”

“你又低估了两个狡猾的退伍老军人。事实上，查利一眼就认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毒气弹。它与照明弹一样，升到一定高度，就炸开一

张降落伞，再放出一大片致死的毒剂。”

皮特暗暗吃惊。

“其实，查利已旋开了弹头，看了看内部。”

上帝呀，皮特暗暗叫苦，几乎绝望了：“炮弹现在何处？”

“我把它卖了，卖给了法兰克斯武器公司。这个公司做国际军火大生意，可它的经理奥维尔·马普斯，却吝啬得象个小五金店老板。每颗炮弹只出价 5 千美元，你知道，我一共得了 4 万美元。”

“为了独吞，你就杀了查利？”

利点点头：“他认为自己的功劳大于我。顺便问一句，你是怎么推测出我是杀人犯的？”

“你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你未能妥善地处理好氧气筒与起落架，让它们留在了老查利的仓房。第二，你不该在知道了我潜入水下发现了老查利的尸体后，又去干了移尸的蠢事。倘若你不干后一件事，我即使怀疑，也没有证据。要知道，在这个地区，只有你具有这种高超的潜水本领。告诉我，你把老查利藏在何处？”

利神态安详，一心一意地锉铁管毛口，哪像一个杀人犯？皮特正寻思间，冷不防一支冰凉的枪管，顶住了他的后脑。马克辛·拉斐特站在皮特身后，笑着说，“这个问题应由我来回答，干吗老缠住他？不过，这个秘密你至死也不会知道。”

利抬起头来：“杀人并非我的专长，而是她的杰作。别小瞧了这个老婆子，她可以把你从 50 米远抛来的铜币打成两瓣，弹无虚发。是她干净利落地在老查利的心脏上穿了一个小洞，真的，一点痛苦都没有。”利这样说，还故意叹了一口气。

马克辛·拉斐特得意地笑了，笑声显得十分邪恶。

皮特懊恼不已，怎么忘记了这个女人。真该死。

“砰！”一声枪响，皮特脚下的地板立即炸开一个洞，呛人的硝烟腾起。

“这无非是告诉你，我亲爱的夫人的老式温切斯特连发步枪是上了膛的。我们不愿在电椅上度完余生。”

皮特慢慢掉过身子，面对枪口，缓缓地抬起了风衣：“这叫我吃惊，没想到夫人还有这一绝招。夫人，你难道不看看后面？”

就在马克辛朝后分神的刹那间，皮特避开了枪口，与此同时，藏在风衣内的毛瑟手枪发了火，巨大的冲力将拉斐特夫人击倒在门外。皮特只觉耳畔一阵风响，铁管斜砸在肩上，他回身，又一次扳动扳机，利·拉斐特在枪口前倒下。皮特吹吹枪管冒出的青烟，遗憾极了：说实话，我是迫不得已，我还未探听出老查利的埋尸处，怎么向史密斯小姐交待？

十三

拉斐特把八枚 QD 弹卖给了马普斯，其中四枚被双重间谍埃玛买去。现在，这该死的四枚 QD 弹在哪里呢？

国家安全局局长贾维斯审视着全美地图，冥思苦想。他一一浏览各州，始终不得要领。他打开书橱，查阅百科全书。却不料在书页中发现几瓣早已枯谢了的野玫瑰花瓣。野玫瑰！他的眼睛象被针刺痛了一样，定眼细看：衣阿华州，又名霍凯州，其州花为野玫瑰……他心中豁然一亮：

呵，野玫瑰花——依阿华州花——依阿华号战列舰——野玫瑰行动！

他的脑海一阵轰鸣。几乎在同时，桌上电话响了。他抓起听筒，秘书芭芭拉报告：“刚才非洲来电，非洲革命军首脑卢桑纳将军突然失踪。结论是：卢桑纳已被绑架。”

贾维斯砰地一声搁下听筒。脑子里转了几转，又接通了芭芭拉：“给我查一下，‘依阿华’号战列舰现在何处？”

几分钟后，芭芭拉回话：‘依阿华’号战列舰现在停泊在马里兰州的切萨匹克湾船舶修造厂，有人在拆卸这条船。然而奇怪的是，这条船的上层钢铁建筑，全被换成了木质结构，看样子要启航了。

贾维斯这才立即接通了前去收缴 QD 炮弹的斯蒂格，下达了由他和皮特截住战列舰的紧急命令。

当他听说皮特和斯蒂格能够收缴的 QD 炮弹不是 8 枚而是 4 枚时，他便觉得，办公桌后的皮椅，再也不能坐下去了。

他冲出办公室，调来一辆小车，飞也似地朝切萨匹克船厂驶去。

十四

一辆普通的集装箱卡车，抄小路往切萨匹克湾驶去。海勒姆·卢桑纳四肢被缚仰卧车厢，每当车轮辗过地面的凹凸不平处，他的头就要被猛撞几下。现在，他感到自己的意识已不起作用了，蒙眼布使他不见一点光线，自然也辨不清方向。

他最后想得的是，在机场的头等舱候机室那位自称穆塔波机长的人的笑脸。

此人身着莫桑比克航空公司的墨绿色制服，个头不太高，皮肤也不黑，从他的声音乃至某些动作看，卢桑纳甚至觉得他不是个男人，是的，连喉结都没有，怎么可能是个男人？

“我国政府的一位要员要求我确保您的旅途安全，因此，您必须跟我走。”他说，“让我们为飞行平稳干杯，你喝点什么，将军？”

“一杯马丁尼酒，加点柠檬片。”

卡车过铁路时，卢桑纳的头被碰得象要裂开。愚蠢呀，卢桑纳心中想，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在起飞前24小时都不准碰酒杯，怎么连这类常识都忘了？作为非洲革命军的领导，怎么能以意气用事？忘记了安全规则独自一人回国？在他意识到自己的酒中加了高效麻醉剂时已经晚了，那位冒牌机长的笑容突然凝固不动，在模糊中化为乌有。

卡车慢慢停下来，卢桑纳听见后门打开了，有两双手把他抬起来，扛起走了一阵。黑暗中传来奇怪的声音：海涛声、汽笛声，还有新鲜油漆和油料的气味。

卢桑纳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砰地一声被人扔到坚实的地板上，痛得他几乎要断气。接着，他感觉有人用刀在割他身上的绳索，取下了蒙眼布。卢桑纳慢慢地让血流流通四肢，他眯着眼四周打量，觉得自己好象在一艘船的驾驶舱里，因为隔他不远的地方就是船舱和仪表盘。他终于看清，有一个身材魁伟的人站在他的头顶，那人朝他微微一笑，卢桑纳只觉脊背发凉。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勒姆·卢桑纳将军？”低沉的男低音在舱室回荡。

“我就是，”卢桑纳用嘶哑的声音回答，“你是谁？”

“怎么？你连福克斯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

“这也可能，你怎么会记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的姓名呢？我的亲爱的刽子手将军。”

卢桑纳如坠五里雾中：“你在说什么？”

“你在装糊涂。你下令杀害了我的一家，我的工人，一家一家的被你屠杀，你的人还烧毁了我的农庄。”福克斯的声音变得极其严厉，“要知道，我是多么盼望与你见面呀。”

卢桑纳觉得十分好笑，但他清醒地知道，这个老头儿的感情是真诚的，他的苦难决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件事与他实在无关。于是他说：“对于你的家人和农庄工人所遭受的不幸，我只能深表遗憾。不过，我请求你千万别误会，我没有杀人，我的军队也决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定是有人假冒非洲革命军犯下了这场弥天大罪。”

“我不感惊奇，你肯定会抵赖。”

福克斯的目光从舷窗透出去，外面的大海已为夜色笼罩。他的脸上显露出某种难以言说的神色：“不过没有关系，我们马上就要启航作一次小小的旅行，你和我，一次没有回程票的旅行。”

十五

皮特驱车摸黑前进，斯蒂格坐在他的身边昏昏欲睡。及至凌晨三点，他们才赶到船厂大门。

“什么事？”门卫有礼貌地问。

斯蒂格亮出证件。门卫的双手不禁有些打哆嗦：“我们这儿平安无事。”

“好了好了，我们只是来打听一下‘依阿华’号战列舰是否还在这里。”皮特不耐烦地说。

门卫似乎松了一口气：“在，在。它就停在船坞边，整修了一段时间了。”

听到“整修”二字，皮特与斯蒂格交换了一个不祥的目光。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驶到门口，嚓地一声刹住，贾维斯象个赛跑运动员似地冲下车。

“是局长吗？”斯蒂格问。“是的，船还在不在？”贾维斯急切地问。

“我敢肯定还在，”门卫抢着回答，“我们船

厂的一位主管梅甘先生刚才还进去了呢。”

“走!”贾维斯一挥手,三个人一阵风似地刮进大门。

船坞空空荡荡,一弯新月照得漆黑的大海泛起一片银光,波涛拍击大堤,发出轰然声响。

一个人顶着寒冷的海风,木雕似的一动不动。他就是梅甘。

“那个苏格兰老头子疯了,他把船开走了!”梅甘一见人来,张开手臂大吼。

“怎么一回事?”贾维斯焦急地问道,“我是国家安全局长。”他一边说,一边掏出证件。

梅甘平静下来,开始叙述:“那个苏格兰老头名叫福克斯,原是英国的一位退役海军舰长。海湾投资公司买下了‘依阿华’号战列舰,雇用他来负责船的拆卸工作。奇怪的是,这个老头儿不是指挥我们把船拆成块块钢铁,而是强令我们把船的上部建筑和一些大炮扔掉,换成木板,说这样就能减轻船的重量,提高船速。要知道,战列舰可不是软木塞,不能在水上随意漂。经他这一折腾,这船还能出海吗?”

贾维斯大气不敢出一声:“告诉我,他保留了大炮没有?”

“保留了。”梅甘肯定地说,“他精心地维修了至少一门主炮。”

贾维斯瞧着神情严峻的皮特,仿佛想从他的脸上得出问题的答案。

“这个老头儿性情极其古怪,”梅甘说,“只有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才会象他那样行事。”

“你能提供一点船是何时开走的线索吗?”斯蒂格问,

“今天下午,突然开来了一车黑人水手,老头儿把我们全赶回家去休息。这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老头儿露出笑脸。我想,船是趁天黑时开走的。”

他们走到曾经是牵系着“依阿华”号战列舰的缆绳柱前,皮特目不转睛地看着砍断了的缆绳。

“这个疯疯癫癫的白痴,好象打算再也不靠岸了。”梅甘说。

“是的,肯定不会再靠岸了。”皮特说。

贾维斯疲倦地靠在一根柱子上,说:“全是我的过错。我若早相信卢桑纳,事情就不会这么

糟。”现在,一根明晰的主线展现在他的脑海中。

“野玫瑰行动”与失踪了的卢桑纳和那四枚 QD 炮弹,都集中在突然开走的“依阿华”战列舰身上。

“他们为什么要发动一次攻击?”皮特问贾维斯。

“意图十分清楚。当人们最终从战列舰上找到卢桑纳,知道这场恐怖袭击是因为他的缘故,甚至是他下令干的,还会对非洲革命军产生好感吗?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用 QD 炮弹?目标选择在哪里?日期是那一天?”

皮特抬腕看看手表,说:“还有什么日子比今天更合适呢?”

“眼下是星期三,凌晨 12 点过 5 分。”贾维斯一下变得格外紧张,“今天是 12 月 7 日。”

“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十六

1988 年 12 月 7 日

南非 比勒陀尼亚

国防部长彼德·德瓦尔在油光锃亮的大办公桌上书写电文。晚霞从窗帷缝隙中透进,映得办公室一片血红。

齐格勒敲门进入,报告道:“福克斯已开始行动。”

德瓦尔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无言地递给齐格勒一纸电文。齐格勒低头一看,心脏开始狂跳。

我有责任提醒贵国政府注意:非洲革命军的恐怖分子在原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帕特里克·福克斯的指挥下,即将向贵国海岸某地发起攻击。对于我的政府在这起可耻的严重事件中的失察行为及其给贵国带来的不便,谨表示极大的遗憾。

南非内阁总理
埃里克·科兹曼

“请您亲自将此电报,火速发送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长说。

“你以总理的名义发报,可总理对‘野玫瑰

行动’一无所知呀!”齐格勒睁大双眼。

“我看没有必要讨论这些技术细节。”德瓦尔故作高深地说。

“还有,假如福克斯袭击失败,被对方抓获,他的招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齐格勒说。

德瓦尔不耐烦地一挥手:“福克斯必死无疑,袭击一定成功。”

福克斯曾仔细地研究过这条航道,记住了每一河段的情况。由于拆掉了几千吨无用的钢铁,船的吃水已从原先的38英尺,降到现在的22英尺。尽管如此,巨大的螺旋桨还是搅起河底的泥沙,使“依阿华”号的屁股后,拖出几英里长的混浊尾巴。如果不是他的精确计算,“野玫瑰行动”仍然会因这一技术细节的无法解决而流于空谈。

在战舰上,有个身穿油腻工作服的人悄悄进入曾是船医室的空舱,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山洞。此人掏出一把手枪,又将装有20发子弹的弹夹,压进手枪弹仓,最后,他给枪管旋上消音筒,忍不住笑了。

埃玛把枪别在右腿上,悄悄溜过过道,朝轮机舱走去。

埃玛成功地绑架了卢桑纳,现在又奉命监视福克斯,因为埃玛是德瓦尔部长最宠信的人。

十七

皮特在白宫前停下车,与贾维斯分手。贾维斯的任务是把总统及其军事将领们从被窝中拖出来,皮特则去医院找巴兹,进一步了解QD炮弹的某些技术细节。

巴兹似乎还清醒,只是衰弱得无力说话。

“那个该死的生物弹的运行弹道是怎么回事?”

“离心力……来复线。”

“我知道,”皮特压低声音,“炮膛内的来复线使弹头旋转,产生离心力。”

“带动发电机,依次带动一个小型雷达测高计。因为火炮发射时的弹道低平,必须用这种仪器测地面反射讯号。”

将军闭上眼,稍事休息。随后,他从被窝中艰难地伸出手,抓住皮特:“下面最要紧。炮弹达

到最高点后,开始向地面飞去,测高计的全面指示器也开始指示降低高度。”巴兹的声音渐渐衰微,“离地面1500英尺,降落伞打开,减慢弹体下落速度,引发启爆装置。”

“1500英尺。”皮特用心地重复。

“及至1000英尺,炮弹爆炸,释放出无数束小炸弹,里面就是QD生物体。”

皮特俯下身:“将军,降落伞打开到释放速死剂,共有多长时间?”

将军明显地支撑不住了:“时间太久,{已不清了……30秒……下降速度大约每秒18英尺。”

“30秒?”皮特想得到证实,然而将军已陷入昏迷状态。

十八

白宫地下300英尺深的地方,是紧急情况处置办公室。此时此刻,里面一派肃杀气氛。总统直端端地盯住贾维斯:“戴尔,用不着我多说,在我任期届满之际,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危机,尤其是到天亮都还无法解决的危机。”

国务卿蒂莫西·马奇叹口气:“还是快想办法吧。这伙疯子携带的生物武器,据说可以毁掉一个大城市的全部生灵,还会让天知道多少代人受害。对吧,贾维斯局长?”

贾维斯点点头。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蒂斯·希金斯将军疑惑地瞅一眼贾维斯:“据我所知,我国的军火库没有这种武器。”

“那是我们在向公众胡说八道,这间屋里的人都知道,我国从未停止过研制和生产生化武器。”贾维斯厉声驳斥。

总统打断了争吵,对海军作战部长乔·肯珀上将说:“既然是一次海上袭击,那就该您管了。”

肯珀将军按了一下桌面的电钮。众人的目光扫向侧面一堵墙壁,一个8英尺宽、10英尺长的大屏幕展现出一幅巨大照片。这是间谍卫星从地球高空摄下的高分辨率电视图像,切萨匹克湾东边的海岸线犹如一张风光明信片。随着肯珀的指挥,人们依次看到一条条货船、军舰,不一会儿,左边出现坎布里奇,右边出现安纳波

利斯海军学院，接着是巴尔的摩。

“依阿华”号战列舰在哪里？它要袭击什么目标？

这时，一位助手进来，交给马奇国务卿一封电报。马奇看完，神色大变：“南非总理来电，承认有一个‘野玫瑰行动’。”他向总统报告。

总统接过电文，仔细地品味措辞，然后说：“先生们，我承认我们的确面临一场可怕的、又莫名其妙的战争。”

华盛顿桑德克尔的办公室内，皮特、斯蒂格和桑德克尔也在紧张地研究海图。一个问题在皮特的脑海盘旋，经过改装的“依阿华”号战列舰的吃水只有 22 英尺深，哪个海岸、河段适应它航行？他思索着。

“皮特，有什么妙计能阻止那帮疯子？”桑德克尔点燃雪茄，问道。

皮特仍在沉思，因而对桑德克尔的话毫无反应。

斯蒂格叹口气：“我们不知道‘依阿华’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他们要进攻什么地方？”

“皮特，你说话呀。”

“假如我们能派一个人偷偷登上船，摧毁发射炮弹的装置，再将生物弹头抛入水中……”皮特一任思绪驰骋。

“你敢去吗？”斯蒂格问。

“我最有资格。”皮特说。

“我举双手赞成。”桑德克尔说。

“我大概被你忘记了。”斯蒂格酸溜溜地说。

“如果我的努力宣告失败，就该你开着直升飞机上船了。”皮特说。

“关键在于要抢在国防部那些人之前上船，可他们有卫星帮助搜索。”桑德克尔说。

“如果我已知道了‘依阿华’号现在的位置呢？”皮特笑一笑。

“你凭什么猜测出船的位置？”

“船的吃水深度无意中揭示出它的航行目的地，”皮特指着地图说，“福克斯感到满足的航道只有一条。”

桑德克尔和斯蒂格静待皮特说出下文。

“那就是波托马克河。福克斯打算驾船溯流而上，袭击——首都！”

福克斯双臂疼痛，浑身大汗淋漓。他已在船

舱前站了近十个小时，硬把这条船拖拽进了本不该它行驶的航道。尽管他的双手已布满水泡，但他毫不在乎，因为他设计的艰难航程已近最后阶段。宾夕法尼亚大街已处于长长的、致命的 2 号炮塔的大炮射程以内。

“依阿华”号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钢铁魔怪此时充满灵性，它仿佛知道自己即将去进行生命的最后一搏，它冲过了马里兰州河岸边的康沃利斯隘口。

福克斯凝望着前方 20 英里外隐隐闪烁的灯光，那就是华盛顿城。华盛顿城开始迎接黎明的第一道曙光，而“依阿华”号则开到了波托马克公园的高尔夫球场边界。

“23 英尺……”船底部传来的测水深的报告，通过扬声器在驾驶舱嗡嗡作响，“22 英尺……船长！”

“依阿华”又冲过一个浮标。它那长 18.5 英尺的螺旋桨叶片搅动着河床的淤泥，它的船头顶着流速每小时 5 海里的河水前进，激起团团白色的泡沫。

“船长！打住……打住！哦，天啦！”

“依阿华”号象榔头砸进了枕头，它终于搁浅在芒特弗农那段河床的淤泥上。

十九

“我简直不敢相信，”肯珀看着屏幕上的图像说，“这位福克斯先生敢在茫茫黑夜，把一个钢铁堡垒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开 90 英里。”

“这不是纯粹的冒险，此人的妻儿子女遭到屠杀，他是决心报仇雪恨的。”贾维斯说。

总统品味着贾维斯的话，侧头问希金斯将军：“怎么对付这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

“我的计划是，派一中队 F—21 战斗轰炸机，用‘铜斑蛇’导弹炸沉‘依阿华’号。同时，岸上陆军实施炮火支援。或者，派海军的海豹突击队攻击它，实施空降。”

“不行，它仍有时间发射 QD 炮弹。”贾维斯断然否定。

“我的最后选择是，用一枚低当量的核导弹完成任务。”

满屋人一片沉寂。总统最终明白，该由他发表意见，便问：“如果这样做，要牺牲多少人？”

“5 万至 7.5 万人死亡，受伤的人则至少是死亡人数的两倍，离‘依阿华’最近的那几个小区的人口会受到严重伤害，但华盛顿的损害却会减轻，这叫以少数换取多数。”

“若用中子弹不就更好么？”肯珀上将建议道。

还未等希金斯答复，贾维斯摇头道：“我怀疑辐射能杀死生物毒剂。”

这一说，令满屋人一筹莫展。总统搔搔头皮，真真尝到计穷力绌的滋味了。

“快决定呀，离天亮还有半小时。依阿华号撤掉了全部的雷达操纵和自动射击系统才退役的，福克斯只能依靠时光来帮助瞄准。”

这时，一直凝眸屏幕的马奇大叫：“快看，那是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均集中于屏幕，他们都看见了一架直升飞机渐渐抵近军舰。

“完了！”希金斯大吼，“一定有人觉得好奇，决定去骚扰‘依阿华’号，假如福克斯沉不住气，按下电钮，华盛顿就完了，美国就完了！”

“马上采取行动！”总统对希金斯下令道。

二十

海豹突击队队长艾伦·弗格斯上尉带领他的部下，乘坐快艇风驰电掣般地赶到集结地点待命。在他们前方不远处，便是陷于淤泥的“依阿华”战列舰。

“登上战列舰，消灭敢于抵抗的武装分子，占领船尾，迎接海军陆战队的突击直升飞机！”他的耳机内传来肯珀上将的命令。

第一艘小型突击艇实际上驶入了一个大屠场。尽管战列舰上只有一门炮在发射，但众多的机关枪、冲锋枪构成的火网，仍使快艇寸步难行。快艇急速后退，恰好成为主炮的轰击目标，一股巨大水柱腾起，倏地吞没了小艇。

福克斯舰长十分满意，下令战列舰升起非洲革命军的战旗。从福克斯农场开始的复仇行程，自然地发展到了这一步。接着，他发出了关系重大的命令：

“向林肯纪念堂开炮！”

一发炮弹尖利地嘶叫着，飞向第 23 大街中

央，成千上万块泥土、沥青掀起，大街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大坑。

南非的黑人炮手在钢铁炮塔挥汗如雨，用机器把巨大的弹头塞进炮膛，填进药包，又高声咒骂着修正弹着点，然后关闭炮栓，一声巨响，大炮向后坐了几英尺。

炮弹终于砸进了林肯纪念堂，白色大理石顿时化为碎片，立柱倾折，建筑象积木垮塌，白色的尘灰直冲云霄。

但是林肯像依然直立，他那 19 英尺高的身子并未遭到破坏，脸上还是那一贯的忧郁表情，庄重地注视下界，眼光深邃莫测。

白宫地下室一派战时紧张气氛，林肯纪念堂的被炸令总统和他的阁员们愤怒之至。

希金斯问桌那边的肯珀：“计算出‘依阿华’的射速了吗？”

“每发炮弹的射击间隔为 4 分 10 秒。”

希金斯抓起电话：“突击队，利用大炮射击的间隙冲上去！”

卫星镜头往后拉，显出以白宫为中心，半径两英里的范围。众人的目光在搜寻，提心吊胆地深怕 QD 生物弹出现在空中。

“他大概要炮击国家档案馆，”总统担心地说，“摧毁《独立宣言》和国家宪法。”

“总统先生，我强烈要求您批准我对‘依阿华’实施核打击！”

总统活像一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野兽，但他还是耸起肩。“不！”他拒绝了。

空军上将迈尔斯·塞尔进门报告：“一中队的 F—21 飞机已携带导弹起飞！”

好极了！每个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紧紧盯住战列舰。几十秒后，只见几架战斗机俯冲而下，炮弹雨点般地泼向军舰，一发发导弹拖着白烟，准确地命中目标，炸得战列舰不停地摇晃颤抖。

“突击队，突击队已抵近军舰！”希金斯高兴地大叫，“棒小子们，抓的机会不错。”

弗格斯上尉亲率 30 名队员，终于爬上了军舰的甲板，在他们身后，即刻留下了 6 名战友的尸体。他一面用冲锋枪点射，一面指挥战斗人员分成小组或单兵逐步推进。

他亲眼看见，在浓烟的掩护下，一架直升飞机几乎用手可以摸到的高度接近船尾，一个人从直升飞机上跳下，转瞬不见踪影。

皮特象一个沉重的口袋从空中坠下，身子砸穿了几层薄木板。他不顾浑身疼痛，爬起来就朝战列舰的弹药舱摸去。当他扑进一间空荡荡的舱室时，听见了一个人的呻吟。一个全身被缚的人就在他面前。

“你是谁？”皮特用枪顶住那人的脑袋。

“我是卢桑纳，非洲革命军领袖。”

皮特霎时明白，为啥一艘秘密驶抵华盛顿的战船，要在袭击时突然亮出旗号。原来是冲着眼下这个人来的，就是说，要嫁祸于人。

皮特替卢桑纳解开绳索：“你赶快撤退！”

“不！”卢桑纳活动着四肢，

“我十分清楚我的处境，为了让贵国人民知道事情真相，我必须在这里战斗，用鲜血来洗刷非洲黑人的名声。”

皮特从卢桑纳的眼光中看到了真诚。他不再多说，递了一支手枪给卢桑纳，示意他紧随其后。

福克斯在猛

烈的导弹袭击下奇迹般地皮毛未伤。他从破碎的窗户看见，他赖以施威的三门大炮哑了两门。炮管奇怪地扭曲，全然失去了刚才怒吼时的雄姿。福克斯打开通话器连吼几声，一、三号炮台无声无息，二号炮台传来一阵咒骂。

“赶快报告情况！”福克斯呼唤道。

“舰长，机器出了故障，只能用手装炮弹。另外，门被炸坏了，只能从弹药舱的升降机上来。”

福克斯决定去他那唯一的复仇火炮巡视，如果这门炮无法启用，他的整个事业也就等于



宣告失败。

二十一

皮特领着卢桑纳准确无误地穿过一条又一条通道，最后在一扇舱门停下。

“我们在什么地方？”卢桑纳显然被迷宫般的船舱内部搅昏了方向。

“弹药舱外面。来呀，干呀！”皮特和卢桑纳一使劲，门勉强推开了三分之一，他们鱼贯而入。皮特屏息，聆听一阵上面的嘈杂声和金属铿锵声，然后跨过一排排堆放整齐的油光光的炮弹，来到一堆圆头炮弹前。

弹头反射着弹药舱的昏光，显得那样疹人。有一枚速死弹不见了。

皮特取下肩头上的工具袋，递给卢桑纳一把电筒：“我拆毁炮弹，你负责照亮。”

“为啥不消灭上面的敌人？”卢桑纳好奇奇怪。皮特并不回答，而是象偷保险箱的窃贼那样小心翼翼地摆弄炮弹。他用螺丝刀旋松所有弹头上的紧固螺丝，弹头沉重地掉在他的手掌上。一会儿工夫，三枚死亡之母就再也不会为非作歹了，而皮特的眼睛，已被汗水浸得通红。

一个人从身后，拍了拍他俩的肩头。

“你们在干什么？小伙子们？”

卢桑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枪，当他回过身子，就要扣动扳机时，他才蓦地发现，福克斯的双手空空。

“我是在荣幸地同帕特里克·福克斯讲话吗？”皮特头也不抬地说，“请原谅，我在拆毁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武器。”

也许过了整整一分钟，福克斯和卢桑纳才明白皮特实际上没有开玩笑，他们互相面面无表情地对望一眼，又同时扭头看着皮特。

皮特直起腰，简单地解释了他手上的生物弹头的极其可怕的破坏性。

“福克斯先生，我知道一点你的不幸，可是，无论您准备怎样报仇，也不能这样干呀！”

福克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同意袭击华盛顿，但我决未同意用生物武器！”

皮特倒出工具，把拆下的弹头交给卢桑纳：“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争论。我们继续拆，请你把这个玩意儿扔进河里，记住，一定要扔进水里。”

福克斯一把揪住卢桑纳：“干完这事后，我们再清账。”

卢桑纳冲他一笑，从容地回答：“静候。”他象影子一样钻出弹药舱。

于是，皮特与福克斯不声不响地各自负责拆卸一颗弹头，两位行家象竞赛似地很快干完了活。

福克斯松了一口气：“你是谁？”

“我叫皮特，国家水下及海洋事务局特行处长。舰长，你能告诉我，这些炮弹是怎么弄上船的吗？”

“我的确不知道。”福克斯真诚地说。

“哈哈，你们别费精神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一个黑暗的角落传出来，“是我偷偷弄进来的，而且，最后一枚炮弹就在二号炮台的炮膛内。”

皮特和福克斯扭头一看，一管手枪冷冷地对准了他们。

“我是舰长，”福克斯生气地说，“你是谁？胆敢如此放肆？”

“我是埃玛，南非情报局的特工，奉命监视你执行‘野玫瑰行动’。并且在你不再有用的时候杀掉你，哈哈。”

福克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奉谁的命令？”

“我奉德瓦尔部长的命令。老糊涂，你上当了，从一开始你就上当了。”

“上当？”福克斯吼声如雷，“这么说，是你们设下骗局，把我变成了你们的罪恶工具？”

“哈哈，你终于清醒了。好吧，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你是我们物色执行野玫瑰行动的最佳人选，为了使你失去理智，德瓦尔部长便设计了对你农场的袭击，而向你的妻子的头颅开最后一枪的，正是本人。”

如雷贯耳。福克斯犹如大梦初醒，他悔恨，他懊恼，他恨不得将眼前这个魔鬼撕成两半，恨不得将德瓦尔碎尸万段！

就在他俩说话的当口，皮特已一寸寸地挪近了埃玛。只听他一声断喝，似猛虎下山朝埃玛猛扑过去。

埃玛的无声手枪吐出一团火花，皮特倒下。福克斯趁机冲上，一掌将埃玛的手枪打落，接着一脚将埃玛踢翻，他抡起铁拳一下、两下地揍埃

玛的头。埃玛脸上的皮肉裂开，骨头破碎。福克斯并不罢休，抓住埃玛的头发，用他那树干一样粗壮的手臂上的每一份力气，把埃玛的头往甲板上猛撞，直至埃玛的头被捣成肉浆。这时的福克斯，已不再是一个丧失理智和良心的疯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疾步登上升降机，进入炮塔，喝令里面的炮手停止一切射击。

“为什么？”

“这是命令。我们全都上当受骗了，这次袭击是一个错误，一个根本的错误。”

他再次回到弹药舱，将倒在地上的皮特的身体翻平，查验伤口。皮特的头皮被子弹擦伤，昏迷不醒是受了枪击震动。必须把皮特救出去，福克斯想。

二十二

卢桑纳颇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了上主甲板的出入口。他跌跌撞撞地冲出去，双手紧紧地抱住装有弹头的口袋。突然得见天日，两眼睁开不开，他只好稍稍站定，适应他认为十分难受的强光。

四面都在射击，子弹噓噓横飞。卢桑纳一心要把弹头扔进河里，因此忘记了自己的危险。

“站住！”一个身穿制服的美国军人从炮塔的阴暗处钻出来，冲锋枪对准了卢桑纳。卢桑纳回过头，他以前从未见到哪个人具有此人脸上的那种冷酷的恶意。倘若卢桑纳此时跪下，或许可以平安无事，然而充斥于他意识的，只有一样东西：他个人的斗争生涯到此该划句号了。他不能让自己活着走下这条肮脏的船，如果他成为烈士，他的鲜血将洗净敌人泼向非洲黑人身上的污泥浊水，也就是说，他的死更能为非洲受压迫的人民作出大得多的贡献。

卢桑纳接受死神的挑战。他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弹头，朝那个美国军人笑了笑，随后朝河边冲去。

当弗格斯上尉用枪对准卢桑纳时，他并未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糟糕的错误。虽然眼前的这个人穿的是西服而非军服，手上也好像未带武器，但这无关紧要。弗格斯的部下为夺取这条军舰已死伤了好些人，更令人愤怒的是，美国的首都居然被该死的军舰扎实地狠揍了一通，

鬼知道白宫的圆顶是否已被掀掉。在这个人无视他的警告继续朝船舷冲时，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管吐出一长串子弹。

卢桑纳的背脊立即被撕开几个血洞，冲击力推着他摇摇晃晃向前扑跌。

弗格斯再次扣动扳机。

卢桑纳跪下，他痛苦地扭转身子，鲜血从口中喷出，他指着手上的袋子，似乎要向弗格斯交待什么。他终于又倒下，身子朝河边爬，留下一路殷红的血迹。

弗格斯以钦佩的心情观看着，他弄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力量驱使这个黑人，在身中十余弹后还要往河边爬。待卢桑纳不再动弹后，弗格斯才走上前。他拧起那个沉甸甸的布袋，在手上掂一掂，砰然丢在甲板上。

“什么玩意儿？”他又投身枪战去了。

福克斯预感这条船终将会被强大的进攻火力炸成碎片，于是决定给皮特找一件救生衣穿上，然后将他扔进河里。

他的目光停留在埃玛的尸体上。他动手剥下埃玛身上的救生衣，给皮特套上，拉开二氧化碳气瓶的拴绳，救生衣咝咝地鼓胀起来。

这时，他从埃玛纽扣迸裂的地方，看见里面有一条尼龙带，紧紧缠住埃玛的胸部。一种纯属莫名的好奇，驱使福克斯撕开了埃玛的衣襟，他解开一个小搭扣，尼龙带松脱，露出两个圆包，上面分别点缀着玫瑰花苞般的紫红圆点。

好一阵子，福克斯也未回过神来。

“圣洁的基督之母呀！”他敬畏地划着十字。杀人不眨眼的双重间谍埃玛，竟然是个女人！

白宫地下室。本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们，无不被电视屏幕传递出来的精彩绝伦的枪战所吸引。

贾维斯指着荧屏说：“看，里面有人出来。”

众人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只见福克斯拖着一个人出来，用绳子将其缓慢放入水中。然后，他走到船舷边的一具尸体前，低头不动，好象在致哀。接着，他弯腰捡起一个口袋，好象用尽全身力气，将其抛入河水中。

“他在干什么？”总统大惑不解。

肯珀说：“恐怕在销毁罪证。”

福克斯开始摇动一件白衬衣。

“他宣布投降!”马奇肯定地说。

“不能相信!”希金斯断然否定,“立即摧毁二号炮塔!”他下了一个决定性的命令。

一架 F—21 战斗机从半空中突兀而下,一枚自动导弹准确飞向 2 号炮塔。

站在炮塔附近的福克斯目睹着导弹飞向炮塔的情景,他的脸色变白了。一个明知自己要死的人本无畏惧可言,然而福克斯的心中却充满了恐惧,炮塔内的那枚生物速死弹已被装入了炮膛。福克斯还来不及消除埃玛造的这个孽,就被一团火焰吞没了。

炮塔内的炮手们当然看见了导弹是怎样将死神带给他们的。他们本来在执行福克斯的指示,将炮膛内的那枚 QD 炮弹立即退出来。不巧的是,填装炮弹的机器的故障无法排除。

在临死前的极度恐惧中,一个炮手无意中按下了“射击”按钮。就在导弹砸向炮塔前的瞬间,生物速死弹被射向了空中。

于是,在晴朗的华盛顿晨空的 1500 英尺高空,一把桔黄色的降落伞花绽开了。

总统及其阁僚们看见了这一幕,他们的血液顿时凝固。

北面吹来一阵轻风,把降落伞带向史密斯博物馆方向。而封锁林肯纪念堂和国家档案馆的士兵们,以及被堵塞在挨炮地区周围的人群,都伸手指点空中,他们议论纷纷,神情自然和顺,全然不知他们将在极短的时间内死于非命。

地下室的气氛一片死寂。总统两眼发红,贾维斯双手抱头:“完了,完了!”

人们完全绝望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圆点很快接近于 QD 生物弹。人们终于看清,那是先前出现过的那架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钻进了闪闪发光的桔黄色降落伞,这一个惊险的动作令所有目击者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 12 秒炮弹就会把生物病毒洒向人间。

直升飞机被炮弹拖着往下坠。斯蒂格把飞机操纵杆拉到上升位置,猛踩油门,高度计的指针在 1000 英尺处晃动。桑德克尔绝望地伸头出窗,想看看炮弹爆炸时的情景。

“升上去!升上去!”斯蒂格额头汗流成溪,

他在恳请这头该死的蠢驴。

飞机终于缓缓上升。

皮特被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救上去的时候,正值“依阿华”号爆炸起火。

“现在情况如何?”皮特问巡逻艇指挥官道。

“你们局的傻瓜直升飞机把‘依阿华’发射的最后一发带降落伞的炮弹挂住了。现在,这架直升飞机正朝大海飞呢。”

皮特如释重负。

二十三

直升飞机上的电台呼叫灯闪烁,桑德克尔按下“传送”键:“我是桑德克尔,请讲。”

“局长,我已准备好来吃这个煎鸡蛋。”

“哈,皮特,你还没死?”

“死不了。快讲讲情况。”

“燃料还能坚持两小时,只是发动机有些脾气古怪。”

“没啥,估计是降落伞堵住了排气孔。我马上赶到。”

皮特关闭电台,对指挥官说:“请立即接通斯特兰斯激光公司,我要一架激光发射机。”

虽然只过了一个半小时,但斯蒂格与桑德克尔却觉得好象熬过了一个世纪。飞机上连座椅都被拆掉扔下,目前,飞机已在大西洋距本土约 500 英里的上空。最乐观的估计是,飞机至多还能飞半小时。

就在两人快要绝望之际,一股强大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是皮特。”两人欣喜地说。

“两位听着,在 18 英里外有一艘邮船,船长同意你们在上面降落。”

“你发昏了吧?”斯蒂格破口大骂,“现在还在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我用激光割断降落伞的绳索,你们就能脱身了。”

皮特命令飞机驾驶员尽量靠近斯蒂格的飞机。

“再靠近就会碰撞了。”驾驶员咕哝道。

皮特进入架设激光器的货舱,工程师一脸苦相:“糟糕,未把冷却系统带上飞机。只要工作几分钟,激光器就会烧坏。”

皮特恨不得一脚把工程师踢下飞机。

他绞尽脑汁想办法。

工程师开动机器，一束激光将两根缠在一起的绳索烧断。

待还剩下四根绳索时，激光器无法再工作了。

万般无奈的皮特只好把头伸出飞机，一股冷风直吹他那滚烫的脑袋。他看见弹头有点朝机尾飘斜，顿时有了主意。

皮特打开了通话喇叭：“将飞机快速俯冲到2000英尺高，然后猛拉起来，甩掉炮弹。我们没有了激光器，只有这个办法了！”

斯蒂格气得大骂，但他还是这样做了。

直升飞机朝海面俯冲，桑德克尔的头已经顶住了驾驶舱的隔板：“回头非找皮特这小子算总账。”

2000英尺！飞机猛地上翘，巨大的引力使炮弹象巨大的钟摆一样朝后猛甩，靠自身的重量挣断了绳索，掉了下去。

“甩脱了！”皮特欣喜地大叫。他的目光紧随炮弹，直至它与波涛翻卷的大海融为一体。

可怕的生物病菌被埋葬在大海深不可测的博大怀抱。

就在华盛顿陷入战火之际，德瓦尔部长却在他的办公室悠闲地聆听音乐。他在等待埃玛发回胜利的电讯，然后开始“野玫瑰计划”的下一步骤——一个只在他的脑海中算计得十分清楚的步骤——立即发动推翻南非总理的军事政变。他相信，一当国际社会得知南非总理参与“野玫瑰行动”，一个强大的国际包围圈就会立即形成。他吊民伐罪，师出有名。

门开了，齐格勒进来。怎么，这家伙的脸色有些发白。是情况不好？德瓦尔的脑袋滴溜溜地转，却不料齐格勒的手枪已对准了他的眉心。一声枪响，他看见了一朵血红的玫瑰在眼前绽开——这是他的脑袋开花时溅出的血花。

侍卫兵冲进办公室时，他们刚好看见齐格勒扣动扳机，把手枪子弹射入自己的太阳穴。

二十四

几艘消防艇和消防飞机徒劳无益地开始扑灭“依阿华”战舰上的熊熊烈火，被炮击的地区

已被更严密地封锁起来，白宫地下室却在为处理善后事宜费尽心机。

“皮特他们正在朝首都飞来。”希金斯报告道。

一阵急促的电话响起，肯珀抓起耳机：“医院宣布：巴兹上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终于卸下了可怕的负担。”总统说。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舆论对整个事件的追查。”贾维斯说。

“还有国际舆论。假如他们知道了美国曾试验过如此可怕的生物武器……”马奇不再说下去，而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的涵义。

“对，”总统困乏地点头同意，“大家拿个方案出来。”

贾维斯说：“不能让任何病菌的痕迹留下。”

希金斯说：“把郎格洛岛从地图上抹掉！”

“不行，”肯珀说，“因为只有进行一次核袭击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世界舆论就会更加猛烈地谴责美国。”

终于，总统象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那样站起来：“就这样定了。祈求上帝宽恕，我是历史上又一个下令施行核打击的人。”

郎格罗岛其实仅是一个小小的环礁，它只高出波光粼粼的海面6英尺，在太平洋16000平方英里的洋面上显得十分孤单。

小岛满目荒凉，几株腐烂的椰子树已被台风刮成树桩。岛的最高处，博士及其助手们的惨白的尸骨躺在凹凸不平的珊瑚上，骷髅的眼眶朝天，仿佛在呼唤苍天。

夕阳西下，雷雨云被残霞镀上一层金边。一枚导弹从空中落下，蓝白色的光辉照亮了周围几百英里的海面。一个巨大的火球吞噬了环礁，耀眼的色彩从桔黄渐次变成粉红，最后化为深紫色。冲击波带着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向四周扩散，奇怪地抹平了波涛汹涌的海面。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直升入11500英尺的高空，缓缓向北漂移。

郎格罗岛消失了。海涛发了怒，飞快地涌回先前被冲击波赶走的地方，激起了更加狂暴的巨浪。太阳悄悄溜到海平线上，她的娇容被染成了怪诞的黄绿色。

快速致死病菌不复存在了。

图 曾胜利

《科幻世界》1991 年 1—6 期总目录

篇名	作者	期·页	篇名	作者	期·页
科幻小说			人多道的		
太空修道院	谭力、覃白	1. 6		〔捷克〕拉·库比著 里 群 译	5. 34
证 据	刘继安	1. 62	一台电脑打字机	〔美〕史蒂文·金著 熊启珂 译	5. 20
永恒的蓉小姐	李一然	1. 33	绝密:野玫瑰计划	丛马 编译	6. 57
移 民	乔永强	1. 61	假 如	〔美〕阿西莫夫著 孙维梓 译	6. 21
雾中山传奇	刘兴诗	2. 4	另当别论	〔美〕波尔著 孙维梓 译	6. 53
故土难离	金 平	2. 65	科幻电影故事		
生死第六天	吴 岩	2. 16	冲出地球	陈 登 编写	1. 50
识心器	乔永强	2. 39	机械战警	一 辛 编写	1. 72
太空百慕大	吉 刚	2. 60	外星恋	莫树清 编写	2. 51
大十字梦魇	海民、剑心	3. 66	闪电行动	丛 马 编写	3. 58
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	姜云生	3. 4	边读边想		
缺席审判	绿 杨	3. 52	《零侧曲面》教授	〔美〕马丁·加德纳著 孙维梓译	1. 56
宇宙语	于京华	3. 31	五色岛	〔美〕马丁·加德纳著 孙维梓译	2. 34
女蜗恋	晶 静	3. 22	福尔摩斯与泊松光斑	〔苏〕阿廖沙著 孙维梓译	3. 28
火山口上的大脑基地	汪洋啸	4. 60	格 式	〔美〕埃德伍德·韦伦著 杨岸青译	4. 33
太空饲养场	李一然	4. 8	最后一个问题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 寅生编译	5. 59
无声的恋情	〔香港〕黄易	4. 17	校园科幻		
外星人来犯——2001	迟 方	4. 27	奇 遇	冯树华	1. 41
积 木	刘卫华	4. 51	他 们	姜亦辛	2. 30
黑 洞	晋 川	4. 25	2000 年的故事	张 健	3. 46
太阳帆杯赛	颜耕、孟冀	4. 35	不速之客	廖 炜	3. 47
等你一千年	石 坚	5. 4	读书机器	刘 异	3. 49
野人郝女	周毅、陈登	5. 71	超高速教育	冯 平	4. 47
一夜疯狂	何宏伟	5. 44	永 恒	征 士	4. 46
神奇的医疗	陈一水	5. 54	β 医师	陈 剑	5. 57
各有高招	韩建国	5. 63	星星蛋	巫雪松	6. 37
持琴飞天	资民筠	5. 27	无 题	陈 悦	6. 36
行星巴士	袁英培	6. 4	科幻小说接龙		
智 鼠	崔金生	6. 12	魔 盒	胡晓鸥	1. 55
铁血人	绿 杨	6. 28	流 星	韩 松	2. 44
外国科幻小说			流 星	曹德骏	2. 47
蒂罗克斯星的女儿	〔美〕阿瑟·托夫特著 杨汝钧 译	1. 34	科幻小说接龙		
友谊使者	〔南斯拉夫〕沃尼米尔·弗尔丁格著 一辛 译	2. 25	魔 盒	胡晓鸥	1. 55
怪事桩桩	〔美〕理查德·马西森著 杨汝钧 译	3. 12	流 星	韩 松	2. 44
计算机姻缘	〔美〕理查德·阿·鲁波弗 雨 潇 译	4. 23	流 星	曹德骏	2. 47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孙维梓 译	4. 56	科幻小说接龙		
奇异的肤衣	〔美〕马·诺伯特著 罗祥秉 译	5. 65	魔 盒	胡晓鸥	1. 55

篇名	作者	期·页	篇名	作者	期·页
流星	纹玉	3.50	宇宙植物入侵地球·雪人成了救星 超越时空的人·凭特异功能探金矿		6.44
奇思录			科学与幻想		
外星人存在吗	雷良锬	1.60	九十年代的最后冲刺	吉刚	1.4
假如恐龙不死	雷良锬	2.29	作家谈科幻		
物种进化的命运	雷良锬	3.37	科幻小说——兴乎?衰乎? 韶华		2.14
盘古爷醒来了	储一天	4.55	为何要阅读科幻小说 杨汝钧 译		4.53
科幻连环画			科幻小说是金桥 (英)爱德华兹		5.19
最后一枝花朵	〔美〕詹姆斯·瑟伯作 杨汝钧 译文	1.44	作家与科幻		
水晶星人	向际张 谭楷 陈昌柱	2.40	我认识的几位科幻作家 王逢振		3.33
陆沉	林月光图 一晒文	3.40	不解之谜		
玛吉与 UFO	杨汝钧 译文		我只需发出指令 朝天		3.32
探声器	李家衡改编 绘画 杨汝钧译文 拂晓改写 陈昌柱 绘画	4.41 5.38	历险记		
幻想火花	舒明武 文 程国英 图	6.40	啼笑皆非的森林历险 萧涯		3.51
新·奇·趣			南美密林遇险 周隆潇		5.32
豹人·飞来的音乐岩·飞机与鱼相撞	刘梦熊·萧兮·张声	1.49	WSF 会议报道		
沉“醒”72 年的小公主会醒吗·遭雷击少女变老姬			世界科幻的盛会 中国科幻的丰碑	梁心	4.5
电脑的悲哀·乘风飞翔·胆囊结珍珠	萧涯·英华·萧兮	2.58	卧龙历险记 齐思		4.7
龙卷风卷上天的幸存者·青春银行·机器狗			贺信·贺电		4.4
冷冻遗体盼相聚·巨鱼剖腹救婴儿	萧涯·王敏才	3.38	评论		
人头切断可活 20 天·印尼发现卵生人			创造中国风格科幻小说 (台)吕应钟		5.31
人类可同机器人结婚·失踪 36 年的气球重新出现	萧涯·王敏才·萧兮	4.44	奇事·奇遇		
史前遗迹——核反应堆·太空大炮·太空寓所	王敏才 英华	5.42	被外星人邀请 潘英忠		6.46



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启事

为进一步繁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本刊决定举办“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1. 欢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创作的各种风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字数一般不超过 15000 字。

2. 征文时间从 1991 年 5 月 20 日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评奖结果于 1993 年元月 15 日

于《科幻世界》1993 年第一期公布。

3. 评选一等奖(1000 元)1 篇,二等奖(600 元)2 篇,三等奖(300 元)5 篇;另外评选鼓励奖 10 篇。

4. 投稿者请剪下左上角“征文题花”贴在信封上。



读者是科幻迷，编者更是科幻迷。许多事只要入了迷，就会迷出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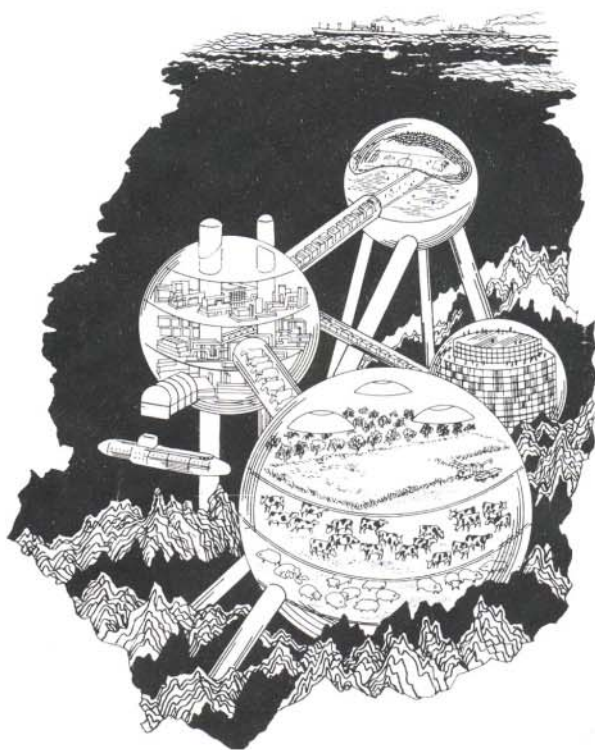
如何才能把这个栏目，办得使读者入迷。除了编者入迷式的工作，更希望读者，作者入迷式的支持，寄来使人入迷的稿件 谢谢大家！



高级情报鼠 文 路画

(成都七中、初一·四班)

情报鼠比家鼠略小，它噬出一个四通八大的地下通道。它出入于森严的高楼、机密的地下指挥中心，用高科技手段，获取准确无误的情报。



海底城堡 叶牧天画

(成都市木偶剧团)

在深深的海底，建起了人类新居。
把海水作为能源，用光缆引进阳光。
陆上能得到的，这儿也可以给予。

未来制衣机 刘晓云构思

(湖南桂阳县城市建筑工程公司)

未来的制衣机贮存有若干式样，它会根据你的审美情趣，审视你的体形和你选定的面料，完美地进行加工，十分钟后，你就能满意地穿上漂亮的新衣。

叶牧天画





飘向木星的太空城

杨 松 (四川合川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封面美术

上图： 未来的发电群体
把狂飙化着动力

下图： 外星人入侵地球
挑起一场残酷的战争
这刀光剑影的场面
带你到科幻领域里驰骋

定价： 1.60元

发 行：《科学文艺》杂志社批销订阅
邮 政 编 码：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编 辑 出 版：科学文艺杂志社
主 办 单 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告 许 可 证：川蓉工商广字177号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 51-11360
印 刷：成都七二三四工厂
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